

党员干部要讲情怀有担当

王玉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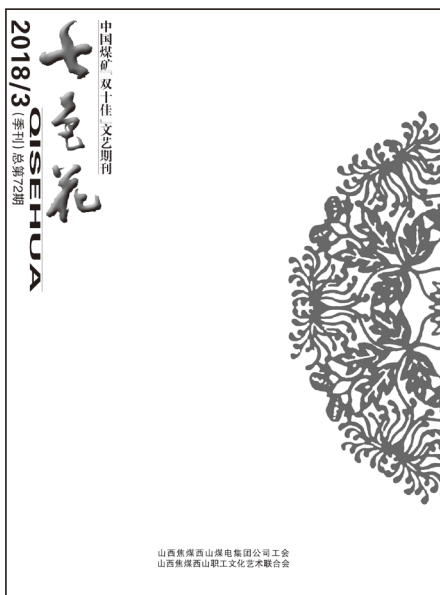
讲情怀，有担当，不仅是一种精神、一种品质，更是一种积极的事业心态和价值取向。身为党员，身为领导干部，不担当、不作为，就是对党不忠诚，就是变相的腐败。

改革越深化，越要有担当。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既面临复杂多变的形势，又面对着一系列突出矛盾与挑战，前进的路上还有不少荆棘和暗礁，亟须一批有担当的领导干部攻坚克难、披荆斩棘。正如习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改革推进到今天，比认识更重要的是决心，比方法更关键的是担当。是否有担当，决定一个人对待事业和困难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决定改革成效的关键，也是决定我们事业成败的关键。

今年，是焦煤集团确立的“改革深化年”。集团公司确定的“25项”具体改革任务，特别是资产资本化、证券化，转岗分流、企业办社会职能剥离、大集体改革等重点难点工作必须取得阶段性胜利。好啃的骨头差不多已经啃完，剩下的大多是难啃的硬骨头，各级领导干部丝毫容不得懒惰懈怠、犹疑彷徨，必须坚定信念、尽责担当，以改革为己任，为发展作贡献，与改革发展共命运，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以满腔的热情和激情，全面投身改革，全力推动发展，切实担负起我们这一班人的历史重任。

（摘自西山煤电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玉宝在二十二届一次职代会暨2018年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目 录 2018 · 3 总第 72 期



《七色花》编辑委员会

主 任：郭文斌

副主任：杨九命 耿晋萍 张 鹏

孟 奇

主 编：耿晋萍

编 委：杨九命 景五更 郭银虎

霍鹏博 傅澍乾 潘洪科

执行主编：傅澍乾

责任编辑：潘洪科 王 琨

美术编辑：王玉荣

封面题字：刘政群

卷 首

01 党员干部要讲情怀有担当 / 王玉宝

西山记忆

04 一个人经过一座山 / 张勇耀

10 难忘的年度（朗诵诗）
——献给金城公司的歌 / 牛未生

11 “双为”引航 乘风破浪
——集团公司第九次党代会报告起草回眸

/ 芦少华

诗歌坛

14 心曲（组诗） / 赵建华

15 关于爱（组诗） / 冯海燕

16 生活之歌（组诗） / 刘全富

18 一组小诗（五首） / 闫海育

18 春天的颂歌纵情唱（组诗） / 周昌宇

20 农民工（外一首） / 王春生

20 故乡的底色（组诗） / 张 杰

22 散曲与绝句（十七首） / 李彦斌

23 梅花诗九首 / 刘江平

23 词曲十四首 / 蔺润萍

30 疲惫（外一首） / 李雪梅

38 害病（信天游·外一首） / 王思会

84 《漏雨堂诗草》出版贺诗二首

/ 张冬梅 范孟师

84 《漏雨堂诗草》诗选 / 宋树德

87 学诗有感（二首） / 傅澍乾 张冬梅

小说林

- 25 真相 / 杨永汉
31 日暮晚霞 / 寇佩芳
39 安子讲故事（六题） / 郭子林
46 蓝天与大海的约定（中篇连载） / 刘国明
54 落俗（长篇连载·之五） / 百川

散文韵

- 65 感念崛围山 / 鲍文昌
67 放学路上 / 姜红
68 生活笔记 / 霍鹏博
74 郊野的月光（外三章） / 李振虎
78 冬的景色 / 杨长安
79 上党古镇荫城游 / 马小君
80 宋树德《漏雨堂诗草》出版暨职工文学创作
座谈会发言摘编
/ 宋树德 高海琴 马小君 赵克诚
周成立 王琥 霍鹏博 高海生
潘洪科 皇甫琪 冀小强 刘同成
崔超 张文军 王刚 李哲

曲艺苑

- 86 一诺千金（2018 劳模会·音诗画） / 郭银虎
88 小胖跑腿（小品） / 朱熙

艺苑风景

- 91 杨树华国画作品选
93 从矿工队伍里走出来的矿工摄影师 / 刘戌梅

简讯

- 13 西山“太阳石”、“七色花”合唱团再获
“三晋之春”金奖
45 鲍文昌荣获“中国十佳当代诗人”提名奖
90 皇甫琪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主 办：山西焦煤西山煤电集团公司工会
山西焦煤西山煤电职工文化艺术联合会
编 辑：《七色花》编辑部
地 址：太原市万柏林区西矿街 325 号
（西山工会办公楼一层）
邮 编：030053
电 话：（0351）6212154 6215415
电子邮箱：XSWLQSH@163.com
出版日期：2018 年 7 月



当新来的大学生抬头仰望的时候，这座山就已经驻扎在了她的生命中。

这是一座矿山，名叫西铭矿。

西铭矿位于太原最西边，从太原到古交的必经之路上。据史料记载，西山煤田开发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隋书》中便有晋阳官吏向隋文帝报告关于石炭情况的记载。唐朝时期一位日本留学僧圆仁，在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太原府……出城西门，向西行三四里，到石山，名晋山，遍地有石炭，近远诸州人尽来取烧，料理饭食，极有火势。”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11月8日，山西沦陷，日本侵略者派山根新次等人对西山的煤田进行了调查，写有《山西煤田白家庄、西铭地区调查报告》，之后日本运用暴力霸占了很多矿山开采点。1949年4月，西山地区解放，5月，西山矿区正式复工，包括西铭矿。

大学生由下元乘16路公交车，沿迎泽西大街一路向西，到南寒广场拐向西矿街，到矿务局十字路口向北拐，到三岔口再向西行，一路颠簸之后，到达了斜坡。斜坡是16路车的终点站，也是上山

的起点站。大学生抬头仰望，看到了缆车。缆车是两辆，一辆头朝上行驶，一辆头朝下行驶，外形很像公交车，里面能站十几个人。一股粗壮的绳子是缆车唯一的凭依。到半山腰，两辆车交错，一股绳子变为两股。万里晴空下，油油绿草中，两辆车一上一下，缓慢稳重，默默无声，那稳重里承载的全是人的生命。

缆车房是西铭矿的咽喉，连通着山上和山下。住在山下的人要上山上班上学，住在山上的人要去矿务局或太原市里办事或逛街。没有人不知道缆车房，也没有人不需要缆车房。

缆车房上面，过了马路，便是西山五中。需要攀登五十级台阶才能到达校门口，有点像庙宇，爬上台阶才得真见真神，才求得真学问，才修得真本领。因而建校几十年来，一代代学子便沿着这台阶上上下下，并最终在某一天走下缆车房，走向太原市的某一所中学，然后进入外省的大城市的大学，成龙变凤，成为传说。

学生大多是矿工子女，也有矿山附近村庄里的孩子。这些村庄都有很好听的名字，王封，大卧龙，

小西铭等等。矿工的孩子住的大多是石头房，由矿工在山上较平整的地方辟一块地，用石头垒就。没有人知道这山上第一间石头房建于何时，只看到如今石头房已在半山腰上连成了一个村庄。石头房夏凉冬也凉。好在老家的孩子们被接上来，一家人围坐一起，再凉也是暖。用砖头和石垒一个小院，小院里种几畦菜，找两根木桩两头一立，拉一根搭衣服晾被子的铁丝，日子也就这么过起来了。几座几十座石头房连成一个村，也便有了邻居，有了伙伴，有了鸡犬相闻，有了炊烟袅袅，有了针头线脑，有了家长里短，有了隔墙传来的欢笑，有了大人对孩子的呵责，有了孩子与孩子间的攀比……

早晨，孩子们从不同的石头房里出来，有的走向矿山西部的第十一小学，有的走向矿山东部的西山五中。

西山五中海拔高度1167米，一直被戏称为“太原市最高学府”。新毕业来的大学生一来学校上班，老同事就告诉她：这山上不需要雨鞋，下再大的雨路上都不会积水，水全下山去了；这山上不需要买自行车，没有一条路是平的，非上即下，还有坑坑洼洼；这山上不需要穿白色的衣服，山下无风，山上也有五级风，如果山下有三级风，山上就应该是八级风，风刮来的可全都是煤灰呀……

大学生来到西山五中，兀自生出了一种隐居感。夜晚，站在校门口，她不但可以看到满天星斗，还可以看见迎泽西大街的两行路灯，或者就是迎泽大街的灯也说不定呢。那灯光和天上的星光交错在一起，比天上的星光更亮，排列更规则，好像在和天上的星星较量。天上的星星肯定是较量不过它们的，因为天有晴有阴，而它们不管阴晴，就一直那么亮着，把整个城市照得透亮。星星管的是全国全世界，视野太大，光芒都被分散了，它管的只是太原市，它们全力以赴，只为照亮自己的城市。照亮别的城市的有别的灯，它们不贪心，不求大，只管自己这一片儿。但这一片儿就足以让远在西山上眺望的大学生心潮澎湃了，因为她感觉自己已经把整个太原市尽收眼底了。一个被分配到东山的同学听

了她的描述，说：你想我的时候，挥一下手，我就能看见。虽然这样说有些夸张，西山这位大学生还是想挥一下手，以显示她占据的位置之高。挥手之间，整个太原市一拂而过。她似乎感觉自己脱离了凡俗，连呼吸都是仙人式的。更何况有一次开运动会，操场之上，她亲眼看见有雾从山下缓缓飘上来，不一会儿便将操场上的师生氤氲其中，更像是仙人聚会了。想是王母过寿，众仙来贺，也是这云里雾里了。而如果拍电影，天宫的镜头在这里拍，那是最自然不过的景致了。于是大学生出神地望着操场后的山，山上鳞次栉比的石头房，想象自己如果也能辟一块地结庐而居，今生便也足矣。

没课的上午第四节课，大学生便会从学校的侧门出去，不须下台阶，一条土路向着西边延伸。上学和放学的时候，学生有一部分从正门的台阶上下，而大部分却是从这个门进出的。正门通往山下的缆车房，而侧门通往山下的石头房，当然也有学生直接从学校的后操场翻山越岭走，到达山后的王封村、大卧龙或小西铭。大学生从侧门向西，走过一排像故乡的村庄一样的栅栏门小院，便到达了大虎沟。

大虎沟是西铭矿的中心地带，所有的集市都在这里。卖菜的，卖肉的，都摆在一长排的小摊上。旁边还有理发店、熟肉铺、便利店、粮油店，还有一家如村里的供销社一样的综合商店，针头线脑，日用百货，秋裤袜子，架上挂着几件质量不好自然也便宜的衣服。邮局也在这里，大学生给同学寄信的时候也会走进去。大学生买菜的时候，听到有乡音，一问才知是矿工家属，卖菜以补贴家用。买熟肉的时候被老板娘热情地拉住，大学生才知道这是她班上一个学生的家长。来山上不久，大虎沟的生面孔就几乎全变成了熟面孔，让她觉得这里更像一个村庄。村庄是有故事的，世世代代生长着故事，横向纵向衍生着故事，故事里的桃红柳绿，云蒸霞蔚，都让她向往。她喜欢有故事的地方。可当她问及大虎沟的来历时，一个卖菜的小贩告诉她，大虎沟嘛，想想都知道，是以前老虎聚焦的一条沟。再往西走，走过玉门，还有一个地方叫虎窝。以前这

地方肯定是老虎的家园。

老虎的家园，因为有了人，就变成了人的家园。有了矿，就有了矿工，就有了调度机关，就有了家属和孩子，就有了学校，就有了职工医院，就有了石头房，就有了楼房，就有了菜市场，就有了缆车房……人多，吓得走虎。这就是人的力量。

大学生去往玉门。玉门是矿山机关所在地，坑口就在玉门。“玉门”这个词让她想起了“春风不度玉门关”，让她体会着历史的穿堂风所裹挟而来的荒凉。但这里的玉门不荒凉，有机关楼，有宿舍楼，也有成群结队的戴着探照灯的矿工。他们都是她的学生的父亲，以自己一人的劳作、危险，换取孩子“最高学府”教室里的明媚，换取石头房里家人相守的温暖，换取小院里草的绿、花的红，换取女人孩子乘缆车下山进入太原市区购买衣物和生活用品的小小奢华，换取孩子从太原地理上的“最高学府”向全国文化上的“最高学府”的起飞。

春风度过玉门关，便会看到那脏黑厚重的矿工服里的包裹着的丈夫的心、父亲的心，那么温热甚至滚烫。大学生用目光向每一位走过她身边的矿工致敬，并暗暗发誓要把他们的孩子教好。

站在教室，大学生看到了南面的高山，才明白这座矿山和对面高山有着相同的高度，只不过她所在的这座矿山得到了开发，有人烟，有生机，而对面高山却是荒凉一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无菊可采，她看南山最好的视线是在教室的窗户里。大学生不知道那山的名字，问学生，学生也不知道。想来应该是蒙山或龙山的一部分吧。山上没有脚印，没有羊肠小道，只是静默着，年年绿给天空看，绿给对面的老师和学生看。关于那矿山南面那两座山，没有人知道它们的历史，没有人知道得更多。它们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说明它们“在”。

大学生是个爱写作的大学生，当她还是小学生的时候她就开始写作了。于是这山上一年四季便有了诗意。冬天的风吹得宿舍的墙壁都在摇晃，冬天的雪下得对面的青山披上了白装，白得静美，白得华贵，于是大学生带领学生读上《济南的冬天》，

让学生仿写出《西铭矿的冬天》。学生写到了石头房，风从缝隙钻入，前天洗下的衣服结了冰。雪铺满了学生上学来的路，填满了路上的坑坑洼洼，一脚下去便不知深浅。有人在上学的路上跌倒，相传有一年一个学生在放学时从学校的五十级台阶上滚下去摔死，于是她就反复叮嘱学生要注意安全。学生的脸都被冻得通红。大学生把自己的作文和学生的作文一起贴到教室里的墙上，下课便有学生挤着去看。学完朱自清的《背影》，大学生便把自己曾经发表在《中华散文》上的写母亲的的文章复印了贴在墙上，学生看了，日记本里就多了许多对父母感恩的句子。

大学生想去矿井下看看，这是大学生的一个梦想。终于一个合适的机会，有理工大学的一些男生下矿井参观，她搭上了去往矿井下面的车。她被要求把头发盘起来塞进安全帽里，女扮男装，别让井下的矿工看出她是个女子，因为历来人们认为女子下井不吉利。她装得还算像。她穿着厚重的胶鞋，在长长的黑黑的通道里走啊走。那是一种漫长的没有尽头的行走，不知道前方是什么，不知道还要走多久。暗无天日，只有自己头顶的矿灯可以照见自己脚下的路。没有人说话，只有沉闷的胶鞋踩在地上的声音，一声又一声，在黑而深的洞里发出沉闷的回声。偶遇有滴水的声音，偶尔会看到一两个矿工在作业，但都只是偶尔，大多数时候，她都只是在走。渐渐地她体力不支，落在最后。没有人断后，她只能努力不让自己掉队。她不知道如果自己被丢在这漆黑的隧道里，她会怎么样。她只能拼命跟着理工大的学生，踩着比她的脚大得多的胶鞋，一步一步紧跟上去。

这次下井的经历让她对矿山多了许多的认识。矿井在，矿山在，人在；繁华在，生活在。她想总有一天，她会像矿工捧出乌黑的煤一样，捧出她对矿山用文字承载的爱，一车又一车，沿着遍布矿山的铁轨，运送到外面的世界。因为爱，所以聚焦，所以创造，所以升华，所以运送。

每天早晨，山上便有三三两两的学生家长陆陆

继续往学校跑，来抱走这校园后面宿舍中的婴儿。几乎所有的老师，生了孩子后都由学生家长看护。早晨来抱走，晚上送回来，中午饭在石头房里吃。如果孩子小需要喂奶，一天一接一送就变成了两接两送，家长们也不辞劳苦。钱也给，一百二百，都是象征性的。老师们过意不去，便隔三岔五称五斤鸡蛋，于课间，借看孩子的名义送到山上的石头房里。没有工作的矿工家属们很乐意来抱走老师们的孩子，以便让老师们更好地教自己的孩子。老师们都是些多年读书的大学生，大多不会带孩子，这些带大了自己孩子们的矿工家属们却会把孩子养得白白胖胖，有时还会给孩子做条棉裤什么的，说是比买下的棉裤结实。于是五中老师们的孩子，上幼儿园之前，一大半的时间都在石头房里长大，这叫真正的接地气。这半山腰上石头房里的矿工家属们，带了一个又一个教师的孩子。她们抱着孩子互相串门儿，于是这些孩子在襁褓中就成了石头房围成的村庄里的名人，谁的嗓门大，谁的笑脸亲，谁的反应快，谁的记性好，谁的骨头硬，都成为石头房里房外的新闻，有着说不尽的话题。直到这孩子长大，上了十一小甚至上了西山五中，石头房里房外还保留着他们婴幼儿时的美好传说。

西山五中校园后面的教工宿舍里，每到夜晚便是一片欢腾。家家的门都开着，晚饭后只须有人一声吆喝，老师和家属们便三五成群地凑起来，打两副牌的升级。战者激烈，观战者也激烈。不打牌的，便带了楼里的孩子们去散步。夏天夜晚的教学楼前，凉风习习，对面的山黑黢黢的，路灯却让每个孩子都感觉到了安全。偏有个小孩子怕自己的影子，站在路灯下哇哇大哭。音乐老师便带着孩子们念童谣，排练舞蹈，“鞋带开啦，屁股歪啦”，逗得孩子们哈哈大笑。数学老师正在举行口算比赛，赢了的还有奖品。语文老师正带孩子们朗诵诗词。大家打打闹闹，蹦蹦跳跳，老师们也变成了孩子，回到了童年。

大学生常常想，日子这样便好，不要再改变罢。一代代的新教师变成老教师，一代代的孩子们长大，再增加更小一些的孩子。山上永远有风，冬天的风，

春秋的风，夏天的风，都已适应。大虎沟的菜永远都那么新鲜，山上夜晚的天空永远都能看得见星星。买袋面都可以在课间打发两个学生去抬，生个小病都可以打发学生到校门口的药店去买。周末可以去玉门的职工澡堂洗澡，还可以坐16路到矿务局去洗澡，再买些日用品回来，一切都方便得不能再方便了。山上的石头房里飘出一家家的炊烟，把家的温度不断放进风里，飘进校园。外地来的大学生，便也认此处作故乡，想要在这里度过一生的时光了。

校长提议在后操场给老师们集资建一栋楼房，房价很低，问大家谁愿意买。大学生很积极地报了名，可是事情过了很久，都没有回音。再问，是因为除了她没有人再报名，因为如果买房，大家更愿意在山下的矿务局附近买，哪怕天天跑校坐公交车坐缆车都愿意。大学生不理解同事们的选择，但也只好作罢。

改变似乎就发生在不经意间。山下矿务局和斜坡之间的建北小区又盖起了一排排新楼房，于是不少矿工就在建北小区买了楼房，不少山上的老师也在建北小区买了房。缆车房每天上学下学时聚焦的人就更多了，缆车上上下下运送的人也更多了。偶尔缆车坏了，迟到的人也就多了。渐渐地，不少学生开始转入山下的矿务局学校，不少老师也在想办法调入山下的学校。随着西山十三中和二十四小学的建立，山上学校更是日渐萧条。

自从到了这所学校，她越来越写不出作品了。山上没有书店，也看不到报纸，没有电脑更没有网络，唯一的信息来源渠道便是宿舍里的那台电视机。只是她感觉自己越来越没有时间写作了。备课，讲课，批作业，找学生谈心，家访……她力求把工作做得完美。她在教学中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每种尝试都让学生获得了快乐也获得了提高。她也上过关于创新课的公开课，于是在一些与其他学校的老师见面的机会中，总会有一些陌生的面孔对她说：“我听过你的课，你真用心呀。”

她想就这样，像学校好多五十多岁的老教师一样，在这里一直工作到退休。她有时候也有思考人

生的意义，思考自己来到这世上的使命。她不太甘心那殒落在时间缝隙里的作家梦就这样离她而去，那些不时蹦出她脑海的诗意的句子或小说的题材常常会如小虫子一样啃噬她的心，但她又常常在忙碌中将这些心爱的天外来句丢失。她偶尔会把自己写的小文投到山下的报社或杂志社去，偶有小文发表，但这离她的作家梦依然有距离。随着她在山上待的时间越来越久，她写的文字渐渐与社会的实际发展相脱节，她的文章开始被退回或如石沉大海。她想写长篇，可没有网络的山上学校，让她感觉自己其实与山下那个世界也是脱节的。

有一天，一个学生要回老家读书了。那孩子的父亲在矿井下作业时，被一块冒顶的石板掉下来砸中身亡。这事对大学生美好的梦想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是一个离别后将永不会再见到的孩子，她不知道他的家乡在哪里，即使知道也不会去找。人生中有许多这样的离别，在还没有面对面告别的时候，一个人就从此走失不见，再无消息。这件事也让大学生明白：那矿坑下的父亲们，是一个家在这矿山上的唯一根基，他在，家在，一切便在。他走，家散，只留一座石头房。这座当年他亲手搭建的石头房，以很便宜的价格转让给了别人，然而那石头房中的曾经有过的家的温度，爱的温度，只会随他而去，一去不回。

有一天，山下来了两个不速之客，他们一见到她就感叹寻找她真不容易，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不说，接下来还又坐缆车又爬台阶的，有上武当峨眉寻访武林高手的感觉。她被这个说法逗笑了，说不至于吧？武当峨眉山高林密，云深不知处，上去了也难得找到要找的人，而这小小的山上到处都是人，一上缆车房间哪儿都知道。来人是她的大学同学，他们都在市里一家杂志社工作，因而也是同事。毕业许多年，他们没有她的任何联系方式，他们只是打听到她在这座山上的学校里，于是在一个周末，像做一次长途旅行一样，历时两个半小时，才找到了她。

他们来，是为了请她为杂志的十几个版面做兼

职编辑。他们知道她有才，大学期间她发表过的文章总数，够全班同学每人匀两篇了，而那也是他们全班发表过的所有文章的总数。有一次老师让每人写一首古体诗，结果全班半数以上的学生的诗，全是她写的，她写了各种题材的诗让班里同学分抄。而且她在大学期间，就在一家杂志社兼职做过编辑。这两位同学说，他们这本杂志上这个栏目，只有她来主持是最合适的，他们相信凭借她的才华，足以把这本向全国发行的杂志办得风生水起，更受读者欢迎。对于这次邀约，她几乎没怎么考虑就答应了，她想建立一条与山下世界的通道，让她可以吸收更多新鲜的资讯，为她的写作，也为她的学生们。

之后她就常常在没课的时候下山，去把编好的稿子送下去，把来自全国各地的纸质投稿擒上山。她没有电脑，她所能做的只有纸面上的工作，剪剪贴贴，写些开栏语和点评之类。市里的编辑部是有电脑的，她每次下山，都会在电脑前坐很久，浏览各种信息。她觉得她的同学们的生活如在天堂。她这时候才觉得，一个人所处的高度，并不取决于地理上海拔的高度，而是占有信息的高度和思想所达到的高度；而所谓天堂，当一个人满意于自己的所在时，那便是天堂，当看到其他的地方是天堂的时候，至少说明这个人的心其实已经不安于所在了。

她的同学们同样看她如在天堂，那么安静清爽空旷诗意的山上生活。可是如今，她觉得他们所在的世界才是天堂。

就在她做兼职编辑几个月的时候，山下的编辑部发生了一件事，那就是当初坐缆车上山找她的两位同学中的一位，竟然心脏病突发去世了。29岁的小伙子，谁都想不到会有这么一下。杂志上，他的名字被画上了黑框。同学群体和编辑部群体，很长时间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大家见面的第一句话或者打电话的最后一句话都变成了“保重身体”。这件事的发生，也让杂志的主编措手不及：刚刚将杂志由一本分为两本，这去世的小伙子是这本新增杂志的责任编辑，其实也是事实上的执行主编，一下子，去哪里找这么合适的人接替他呢？杂志还得月

月出呀。这时候大家就想到了她。

当年的大学生没有立刻做决定，而是在一个周末，一个人把西铭矿走了一遍，如她初来时那样。她到大虎沟，到玉门，然后折返。她在大虎沟每一家菜摊每一家店铺前都停留了一会儿。她从学校侧门出去，沿山路去往山上那些石头房连成的村庄。她甚至从后操场，沿一条小路上了山。她想看看她的学生们从这里走多远的路来学校。山上有各种树，各种花，她不知道花的名字。她只记得十年前有一次大扫除，她带几个学生们来走过这段山路，并布置了他们写观察日记。这操场后的山，也是每年清明节人们烧纸祭亲的地方，有一年春节还有人在这里烧纸，结果引发了不大的火灾，当时住校的全体老师都来参与扑火。她站在山上，看着山下的村庄，王封，大卧龙，小西铭。有一次她剪了齐耳的短发，一个老教师说她像“大卧龙的小媳妇”。大卧龙，村庄像一条龙，卧在山脚下。当年赵光义火烧晋阳城，水灌晋阳城，磨龙角，钉龙脉，却依然不能阻止太原从古而来的“龙”气。太原就是龙城，龙是太原的精神。在这太原最西北的角，就静静地卧着一条龙。

如今，村庄不变，她却要离开了。她不知道，自她而后，还有谁，会从学校的后操场这条小路爬上来，俯视这些村庄，想象这些村庄里美好的寓意。

她最终接受了市里编辑部的聘用，下山正式做了一名编辑。不久，在诺大的太原市里，她有了一套楼房。太原市区的排水系统都不太好，下雨的时候，她需要穿雨鞋。她可以穿白色的衬衣和裙子甚至羽绒服了。走在街上，她的身边有了城市日夜不停的轰鸣，她得学着过宽阔的马路。她可以

逛大超市，美特好，沃尔玛，山姆士；她可以周末去书店，尔雅，省新华书店，她甚至可以网购；她在早晨可以去单位附近的公园锻炼，闲暇时可以在大街小巷游逛，去熟悉每一条街道的名字，去探寻每一条街巷的历史。

她离开之后，山上的学校又发生了一些事。2007年，太原市所有的厂矿学校，矿务局、太钢、化肥厂等等，以及郊区各村所在的学校，全部归太原市教育局管理。这个变化，就意味着西山教委将不复存在，而“西山五中”这个用了几十年的名称，将被“万柏林某某中学”这样的番号取代。2008年，一场大地震震了汶川，也涉及了全国很多的地方。这所太原市的“最高学府”，因其高，因其地底的空，竟也受到了影响。地震之后，东西长一百多米的女儿墙出现裂缝，最宽处达20毫米。楼顶严重漏雨，地面散水开裂下沉，整个楼房窗户也因年久失修而破烂不堪。2011年9月开始，已改为“万柏林九中”的原西山五中与山下的西铭乡中学合并，校址迁入西铭乡中学。

西山五中建校于1964年，2007年改名不换址，2012年彻底结束了她的历史。49年的时间，正好是大学母亲的母亲在这世上活过的时间。她在内心常常缅怀那座山上的学校，一如缅怀她最亲爱的母亲。

如今，城市的喧嚣让她常常想起那山上的宁静。于是她常常对着西面，对自己说：

所谓幸福，就是一个人曾经走过一座山；

所谓长大，就是一个人最终离开一座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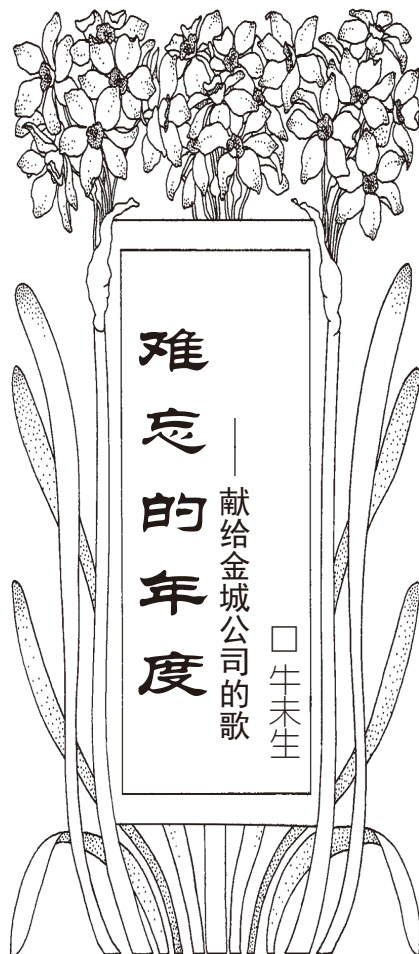


走过了低谷
肯定会站在另一个高度
经过了艰苦
肯定会享受着奋斗过的幸福
八处，一个传统企业的建筑
在新世纪以金城命名起步
在大潮里跌宕起伏
有过维艰举步
也有过辉煌无数
在西山建筑领域里旗帜独树

2017 这一个难忘的年度
吃过的苦，走过的路
唯有金城人心里有数
领导班子的调整，重组
使向心力急剧加速
凝聚起职工的精神雕塑
契约化管理的推行独步
焕发出职工的新的力度
使一个崭新的金城在世人面前展露
政策严谨出台
实施一丝不苟
内练内功形象外塑
一个个职工豪情满注
一支支队伍生龙活虎
一座座精品高天独矗
一个个品牌弘扬四处
生机勃勃发在金城每个角落呈述

看
领导集体
党的政策把握得恰到好处
按照党的方针路线合理调度
改革力度大刀阔斧
以身作则忙于勤务
一个强硬正确的班子
给企业带来了光明的前途

看
党建工作夯实基础
用廉吏的榜样倡廉拒腐
用双面人生来警惕自己不犯错误
战斗堡垒建在支部
党员的模范作用
全部践行在义务
不知不觉中
大家不断地提高了自身的觉悟



看
每一次的培训科目
进行得井井有条绝不含糊
每一位参培职工
聚精会神认真听讲
不断强身不断领悟
把自身专业打造得既有强度又有高度
为企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看
新的年度加强了宣传力度
通讯报道的稿件在矿区飞舞
把改革的力度
面貌的移时易俗
在世人面前披露
一次次活动不在赢输
就是看职工那一股股不服输的劲头
对内把职工的精气神凝聚
对外用企业的精气神群雄逐鹿
为契约化的实施推进

起到了良好的用途

看
那一串串惊人的数目
使全员干部职工欢欣鼓舞
一座座高楼蓝天耸矗
一把把钥匙分发给欢欣的用户
一件件工程按质按量提前交付
赞誉的呼声来自客户
一块块牌匾一座座金杯金光闪烁
那是上级肯定我们金城人的殷殷付出
安全为零事故为无
书写了金城人安全为天的新的篇目
立足西山面向社会
我们中标的工程
走向了祖国的南門北戶
一个个公司一个个支部
比学赶帮竞赛得如火如荼
创先争优都不拉步
优质工程处处耍酷
以感天动地的精神
创造了新的金城速度
为企业的竞争力
把强有力的活力注入

翻开 2017 每一天的记录
都有惊奇令我们神往地回顾
回首 2017 每一天走过的路途
征程上都有我们热望的汗珠
我们要把
契约化管理带来的成果巩固
我们要把
金城精神发扬得更加突出
十九大精神
为我们铺就了光明的前途
让我们
紧跟党的脚步
围绕企业新的思路
在这灿烂的新时代
以新的作为
把企业的新气象共筑
愿我们
在金城
飞出千百只鸿鹄... ..



“双为”引航 乘风破浪

——集团公司第九次党代会报告起草回眸

□芦少华

2017年11月17日上午，西山工人文化宫，集团公司第九次党代会在这里隆重举行。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玉宝代表第八届委员会，向大会作题为《践行“双为”理念，聚力改革创新，为打造全球最具影响力焦煤企业开创幸福美好生活不懈奋斗》的报告。1.6万字的报告，回顾了近年来西山人顶住压力，迎难而上，建设新西山的故事，确定了建设全球最具影响力焦煤企业的奋斗目标。那么，这个报告是如何起草的呢？

早在9月4日，集团公司党委确定11月召开第九次党代会，党委书记、董事长王玉宝任筹备领导小组组长。紧接着，报告起草组成立，确定起草思路为“把成就说足、把问题找准，把形势讲透、把目标讲清、把任务讲实”。9月14日，集团党委下发关于收集资料的通知，要求各单位认真总结第八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10月16日，就在十九大召开前夕，集团党委进一步安排第九次党代会筹备工作，明确了大会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和具体要求。

调研：发现基层亮点

集团党政高度重视报告起草工作，党委书记、董事长王玉宝同志主持召开起草组全体成员会议，要求充分倾听基层单位意见，了解生产一线实际情况，起草一份符合实际、指导发展的报告。起草组按照这一指示，抽样选取4家具有代表性的单位，从党建工作、安全“三基”建设、契约化管理、转

岗分流、经营管控、企业文化建设、民生改善等方面，以走访座谈形式向基层问计。

8月15日，起草组走进古交矿区循环经济链的重要节点——屯兰矿，围绕党建“三基”、安全“三基”、循环经济等课题进行深入讨论。

8月17日，起草组到东曲矿围绕转岗分流、后勤改革、契约化管理、科技创新等工作进行交流。

8月22日，起草组前往距离本部200公里的现代化大矿——斜沟煤矿，围绕人才培养、经营管控和“双创”等工作交流。

8月25日，起草组走进绿意盎然的太原选煤厂，围绕契约化管理、产业转型、“双创”等工作进行交流。

一次次走访，汇集了基层单位的意见和建议，起草组倍加珍惜从基层采来的奇花异卉，整理汇总成各具特色的调研报告，提交筹备领导小组参阅。

探讨：吸纳八面来风

王玉宝随时指导起草组的工作，要求全面总结这些年来企业发展的经验和模式，直面当前问题，研究改进办法。根据这一指示精神，起草组按照专业相近的原则，从党建工作、安全生产、经营管控、深化改革、创新驱动、文化建设、民生改善等方面入手，组织集团有关部门深入研讨企业发展大计。

9月13日，起草组与组织人事处相关人员座谈，了解党建工作创新设想。近年来，集团公司实施“互联网+党建”工程，构建培训教育基地和“指尖上

的党建”双阵地；在提升人员素质方面，构建“双培训、双评价、双考核”机制；还将实施“党员红细胞工程”，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这些作法有的见效，有的还在推进，有的即将实施，力求创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党建创新经验。

9月15日，起草组与安监处、生产处、机电处等部门座谈。通过研讨，起草组感受到，安全永远在路上，为此必须坚定“四铁”信念，强化责任体系建设。而在产业发展方面，当前需要构建“1+3+N”产业格局，其中的“1”，是要把煤炭主业做强做大，加快炼焦煤资源整合扩张步伐，推进煤炭产能置换；其中的“3”指的电力、焦化、建材三大板块，“N”是指发展抓住机遇发展新产业。

9月19日，起草组与经营管控方面的部门座谈，大家普遍认为应该变“生产经营”为“经营生产”，也就是要把经营放在高于生产的序位上考虑，还要加快资本化进程，创新金融资本运作模式，健全风险防控机制。

9月21日，起草组与企管处、公用事业公司、多经公司等单位座谈，研讨深化改革方面的举措。大家普遍认为应当全面构建契约化管理体系，持续减人提效、瘦身健体。

9月22日，起草组与技术中心、双创中心、信息服务中心等部门座谈，重点研讨创新创业方面的问题，相关部门建议，要加大科技装备投入力度，推广智能开采、无人值守等高效环保生产方式，推进企业信息化建设，尤其要设立创新奖项，鼓励全员创新。

9月25日，起草组与计划处、保障房建设指挥部、“三河三路”改造工程指挥部、信访处、工会等部门负责人座谈，了解民生改善方面的情况。在这次研讨会上，突出话题是，牢固树立环保红线意识，坚持绿色开采，强化综合利用，化害为利、变废为宝；要关注民生实事，建设生态矿区，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局面，打造矿区生态旅游圈。

起草组一边记录，一边整理，最终形成50万字的参考资料；又经过一次次的提炼和升华，报

告的主要内容已经呼之欲出。

务实：说到就要做到

在报告起草的关键节点，党委书记、董事长王玉宝总是从百忙之中听取起草组的汇报，要求提出的目标和办法要务实。9月29日，王玉宝参加起草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为企业谋长远，为职工谋福祉”理念，以改革创新寻求企业未来，通过全体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实现西山发展的宏伟愿景。

10月19日，也就是十九大召开次日，起草组立即组织学习，大家畅所欲言，加深了对十九大精神的认识，普遍认为集团公司党政确立的“双为”理念，就是西山人的初心和使命。十九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集团公司又应当提出什么目标呢？起草组在其后的日子里，数易其稿，每一次修改，都是在集团党政领导的指导下进行的。有多位集团领导，直接把起草组成员叫到他们各自的办公室，详加指导，提出许多充满远见、务实管用的建议，比如，宏伟目标到底能不能实现？党建措施能不能更加务实？民生举措能不能落地？

在广泛采纳集团公司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建议后，在难以计数的大改小改之后，10月30日，报告初稿形成。会期定在11月17日，只有半个月了，起草组本着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严格用主题、逻辑、语言等种种尺子自我检测、自我衡量，不断地加班加点，还熬了几个通宵，大段大段的文字推倒重写，看到报告日渐成型，大家紧张的心情变得有些宽慰了……

11月7日，报告征求意见稿分送给集团公司领导及职能部室，起草组针对反馈意见，做了进一步修改。

11月12日，王玉宝再次听取起草组工作汇报，提出要着眼大局分析形势，立足实际确定目标任务，他要求目标要量化，任务要能检查和考核，要能形成闭合管理，报告一定要落地，一定要写实，决不能讲空话、说套话，于是，起草组埋头再改……

11月13日，集团公司召开党委会，讨论报告

初稿，大家赞成坚持“双为”理念，把它写入报告并一以贯之。“为企业谋长远，为职工谋福祉”，这为报告注入了灵魂，是报告最大的亮点。

展望：开创美好生活

11月17日，西山第九次党代会开幕，王玉宝迈着矫健的步伐走上报告席，豪迈地宣称：

“大会的主题是：践行‘双为’理念，聚力改革创新，为打造全球最具影响力焦煤企业、开创幸福美好生活不懈奋斗！”

这份报告，通篇贯穿了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贯彻了省国资委、山西焦煤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精神，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可以说是指导西山今后三到五年改革发展的行动纲领。

报告提出，要以思想观念变革、技术装备升级、管理模式重塑“三大关键变革”为突破口，着力推进安全生产、产业发展、经济运行、体制机制、发展动能、环境治理、观念技能、生活方式“八个现代化建设”，推动企业迈上高质量发展轨道，着力打造全球最具影响力焦煤企业，建设安全强、产业

强、管理强、效益强、党建强，人才优、技术优、文化优、环境优、生活优的“五强五优”集团，为开创西山百年基业奠定坚实基础——这是前进的鼓声，这是冲锋的号角！

放眼未来，我们要像报告中指出的那样，辩证看待“双为”理念，谋长远就是为了谋福祉，谋福祉就是为了谋长远，二者互为依托、相辅相成，二者必须统筹兼顾、高度统一。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正如习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当前有成效、长远可持续的事要放胆去做，当前不见效、长远打基础的事也要努力去做。我们要牢记“双为”理念，在推动西山未来发展的新征程中奋发有为、建功立业！



西山“太阳石”、“七色花”合唱团再获“三晋之春”金奖

5月18日至21日，在阳泉举行的山西省第十三届“三晋之春”合唱比赛中，集团公司“太阳石”、“七色花”两支合唱团再获金奖，马兰矿“马兰花”合唱团获银奖。

山西省“三晋之春”合唱比赛从2006年至今，已经举办了13届，被中国合唱协会列为国内重大合唱艺术活动之一，已成为我省在合唱艺术领域具有引领性、专业性、权威性的合唱品牌赛事。国际合唱联盟等世界合唱艺术社会组织也高度关注该项赛事。这次比赛由山西省文化厅、山西省教育厅、阳泉市委组织部主办，阳泉文化局、山西省合唱协会等单位承办。进入决赛的有全省11个城市的107支合唱队。

“太阳石”职工合唱团成立于1997年，全部由职工组成。多年来他们坚持训练，为矿山歌唱，在众多赛事和重大活动中取得优异成绩。这次参赛曲目为《阳关三叠》《杨柳青》。

“七色花”合唱团由西山离退休职工组成，已连续两届获得金奖。这次比赛他们演唱了《杨柳青》《南泥湾》。他们热爱矿山，快乐生活，充分展示了西山离退休职工的风采。

两支合唱团以饱满的情绪、扎实的功底，很好地演绎了歌曲的内涵，给现场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视听感受，获得专家评委的一致好评，最终捧得金奖。（联文）

简

讯

心 曲 (组诗)

□ 赵建华

在烈士陵园

一块块半躺、黑亮的大理石墓碑像一册册打开的书本。姓名出生地点、生卒时间、牺牲地点职务。不到五十个字的履历盖棺定论了他们重如泰山的一生

十七岁的小八路，四十岁的老团长，还有更多的班长和战士甚至无名烈士。操着和我一样的乡音，决然地走向百团大战淮海战役、抗美援朝。硝烟散尽，魂魄安然在故土入眠

大大爷

从未见过大大爷，哪怕是一张泛黄的老照片

大大爷十九岁那年跟着八路军走了，从此再无一点音讯

解放后，一块“革命烈属”的牌子钉在老屋墙上。每年中秋节爷爷能领到两块月饼四个苹果

今年，在革命烈士纪念馆里我见到了大大爷。黑亮的大理石上镌刻着他鎏金的名字

爱我，就让我在山里绽放

春风拂面，桃花夭夭踏春的人们，按捺不住欣喜

折一枝，甚或一束赠给身边的孩子或恋人，心想着把春天收藏，幻想着斗室里春色烂漫

其实啊，我的生命只属于这雄浑的大山，谁若独享我的清新和美丽，只会得到僵硬的枝条和枯萎的花朵如果真的爱我，请手下留情让我悠然地盛开在，你每天必经的山路旁

不祈求

日子酸甜苦辣，人情冷暖自知。走过的每条路从来都不会笔直和平坦

生活五彩缤纷，人生有苦有乐。走过的每一天从来都不平凡和简单

天有春夏秋冬，月有阴晴圆缺，人有生老病死不奢望今生，也从不祈求来世

像候鸟一样的妈妈

小时候，孩子们像雏鸟一样整天叽叽喳喳，飞到东飞到西暮色苍茫之时，从四面八方飞回家，扑进妈妈的怀抱尽享夜色中，母爱的滋润和护佑

长大后，孩子们像蒲公英散落在白山黑水间

只在某个时间，或单飞或结群，在故乡做短暂的停顿，给妈妈留下团圆的喜庆和幸福的回忆

再后来啊，妈妈也像候鸟一样冬天尽享南方的温润，夏季北归清凉。可每一次的迁徙妈妈都流露着无奈的惆怅和隐隐的悲凉

网

万千网民中蛊，虔诚地编织一张光芒四射的网海市蜃楼的幻灭，许多人十几年的积蓄，被一网打尽

痛

一个月，它就被开膛破肚了三次每一次都不缺少堂皇的理由。如果某些人有痛感，来一次集体会诊或许，它就可以避免两次撕裂的苦痛

小棉袄

凛冽里，常想起妈妈一针一线，为我缝制的小棉袄

寒假渐近，想起女儿周身的暖意便兀自荡漾开来





关于爱

(组诗)

□ 冯海燕

那一眼

风筝断了线
一头散了一头乱
散的那头送你上天
乱的那头缚我成茧

别后多年
勾勒的重逢画面
层层叠叠
如影如山

想你的绝决
会在那时变成留恋
想你的温柔
会在那时回到从前

可真到了重逢的那一天
我却仅仅只看了你一眼
因为彼此的他和她
千言万语都锁在了唇边
就那样
静静地擦肩
人向前心向后

恁多不舍都化作了心底的一声
轻叹

等找到借口回头
你已若流星不见
疯了般在原地打转
一切已是徒然

想起看你的那一眼
忍不住泪落潸潸
多年的祈盼
竟只换来那可怜的一眼

没有闪电长久
没有烟花灿烂
匆匆复匆匆
我无语又无颜

不能擦肩的自己

你近在眼前
我却无力相见
转身的刹那
早已泪流满面

尴尬中
我该怎样面对你的脸
是哭是笑
还是视而不见

只怪一念之差
跨过了爱的门槛
曾经的知己
而今竟连擦肩都难

友情被爱情辗碎
爱情被亲情绊牵
彼此的情
就那么一点点像雾消散

而此时的我们
恍若残破的棋盘
既无法面对

又无法回到从前

明明还有思念
却要极力隐瞒
就算节日的问候
也如舟日日搁浅

唯一割不断的
是记忆中的画面
在梦里
时隐时现

心有千千结

我知你的冷漠
是无声的拒绝
所以用转身的泪水
灭了自己的爱火

可是午夜梦回
总会有些苦涩
在心头
绕成千千结

但却没了勇气
再问你要结果
只好任那些过往
和未来撕扯

发誓
如果有再见的时刻
我
也要冷似铁

只因
不想让你眼角的余波
再倒映
我的无措

痛
不算什么
重要的是
我已是新我

梦见也疏离

梦你不容易
 梦见也疏离
 只因梦来梦去
 还是恍如隔世

就像飞鸟和鱼
 一个天一个地
 命中注定
 即使相遇也是一场游戏

纵然心中有你
 却也抵不过斗转星移
 到头来
 竟只剩下名字铭记

曾经的故事
 早已辗转成泥
 仅有的一点痕迹
 也是洒在梦里

而现在的你
 于我就像那素白的纸
 除了空就是白
 令人叹息

可就是这样的你
 却要缠着我的情丝
 在红尘奔跑
 一跑就是无数个四季

难道真的是

从一开始
 就把你刻入骨里
 才会这样恋你成痴

爱，算什么

想你不眠
 恨你不见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凌乱呵
 如痴似癫

是谁把你变成一颗朱砂
 嵌入我眉间
 是谁把我变成一抹蚊子血
 留在你身边

从来不知我捧着的幸福
 原来是我自导自演
 也从来不知我选择的你
 原来是雾不是山

心碎了
 泪流干
 才知真情
 抵不过生活的简单

爱，算什么
 不过是热血与玫瑰的交换
 付出再多
 最后也还是红褪香残

人再好
 没了情的光环
 也依旧是

庸人的平凡

丈夫，丈夫

一丈之内方为夫
 不离不弃，朝夕共度
 你为我撑开黎明
 我因你执守日暮

你是火
 我为烛
 你点亮了我的人生
 我就给你一世的光明守护

你是树
 我为藤
 你支撑了我的生命
 我就给你一世的温柔爱抚

你是雨
 我为花
 你滋润了我的灵魂
 我就给你一世的笑脸欢愉

千年的期盼
 才换来今生的洞房花烛
 最爱你的怀
 暖暖的让我把夜安度

你是我心的皈依
 我是你身的依附
 睁眼闭眼的瞬间
 有你在我就幸福

恬 静

憔悴了容颜
 忧郁在梧桐树下
 不再思念花香的味道
 回忆酒香
 只有无名淡淡的愁绪

微风刮过

生活之歌 (组诗)

□ 刘全富

一切恍惚如梦
 只想把自己塑成泥巴
 仅有一点点形状
 不需要多么优美的姿态

虚拟繁花的世界
 过眼云烟的岁月
 天籁之际的回音
 尘世间的烦恼

真的需要那么多渴望吗？
望望那轮清秀的明月
那才是最美的雕塑

感觉春天

树枝捧着绿雾
撩拨我激激情愫
粉红的花瓣
娇艳了我的思想
走在塬上
那一缕风
叙述着生命的坚强

青色的土地
不断地漫延
青枝捧着绿雾
撩拨我激激情丝
雾气弥漫的远方
一定会有我的恋人
我不断地奔跑
我不断地追寻
我的恋人
我的绿色山川

天下女人

女人
你眼中的光芒
就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女人
永恒的性别
定了乾坤社会美丽了向往

女人
总能从狭小的生存空间里
自我调适
自我更新
自我成长

女人
总能以委婉的情调
温柔与大度
至善的娇美
驰骋于至刚之间
你们用阴柔之力
改造着现实世界的粗糙与残忍

女人
又以源头活水的姿态
滋养下一代
教育引导他们
走向独立
自强人生

女人
愿你们
一生若少女
不仅容颜
更是心的纯净
极尽芳华
去做人 不做神

焊 工

碰撞时
我已胸有成竹
感悟激情四射

我自豪
我骄傲
我点燃了天空的彩虹
我是女娲补天的使者

皮带 机架
溜槽 钢结构
捅破天的管道
是飞天的天路
我就是个焊工

冬 至

从这一刻起
你让黑暗开始退却
你领了上天的旨意
命令黑夜逐步
把时光交给白天

你就是正义的利剑
高悬在黑暗的头顶
你就是公正的使者
自然变得绝对公正

虽然在你的生日
天气还那么寒冷
你是希望
你是美好的开始

你以不可战胜的神圣
孕育着灿烂的春天

清 明

这场雨
清新了天空
明媚了春光

远山的墨绿
被桃花点缀
园中的迎春花
化作黄色琼瑶

生机勃勃
激发着生命的敬畏
把爱化作希望
用情寄托哀思
春天的美丽
陶冶着人类的思想

为了明天
我们必须迎接夏天的来临

悼友人

让我们都静默吧
把心交给这夜晚的天空
生命的偶然
生命的脆弱
悲伤无用
悲痛无果

愿
逝者安息
生命坚强
大自然面前
一切都将会流逝
一切都将会回归

年年岁岁
怆然涕下
为生命祈祷
为美丽歌唱吧！



一组小诗 (五首)

□ 闫海育



想起麦积山

夜雨浸湿了麦垛
他们都是居住在麦穗里的麦粒
跌坐的理当跌坐
肃立的情愿肃立
每个屋檐下都秩序井然
他们都在绝壁
都有悲欢，都把微笑
用凿刀雕进了石头
他们是一种粮食，已不生活在麦地
世事陡峭，再不因阴雨而霉变

立春

勿贪，勿嗔，勿痴
一枝便一枝，几枝便几枝

夜有雨，称之喜
夜有风，谓之随

色不异空，空不异色
春即是美，美即是春

满园春色关不住
一枝红杏扑鼻香

老坛装新酒
春梦重启程

花开时，我们追花问柳
鸟鸣时，我们坦然耳鸣

我见过天上最多的星星

我见过天上最多的星星
是回野鹿村
将母亲的灵根从寄存窑洞
请入祖坟的头一天晚上
披着星光去看护母亲的新宅
出了村口，踏上一道大坡
天上的星星越来越多
越来越近
越来越明亮
我知道，这是母亲
不愿带入地下
足够我享用一生的库藏

雪白，雪白

路上的雪，很快
被汽车碾成了泥污
被行人踩在了鞋底
越是宽敞的道路，越是如此
越是繁华的地段，越是如此
这一场用雪花堆起的白

可以映照黑夜的黑
不能同流白天的白
心总是被脚印踩得很乱
我在想，大路朝天
来时用雪花堆起的白
走时也用雪花堆起的白
除了屋顶之高
庙堂之远，山林之幽
还有哪些人迹罕至的去处

每个人内心都圈养着一些疯狂

每个人内心都圈养着一些疯狂
关在屋里久了，就像小狗
需要领出去呼吸外面的空气
需要一段小跑，需要亲近草坪
深沉时还需要若有所思凝望一片湖水
我遛狗的方式很简单，邀约友朋
饮酒释怀，说一些大话也无妨
说就说了，忘就忘了，千万不要计较
酒后拍胸脯说的哪句话没有兑现承诺
更不可以窥探者的凶险拿捏我的命门
请善待我所说出的疯狂，就像善待
公园里随意可见一只自由嬉戏的小狗
如果能将其视为草原上狂奔的骏马
就更好了，下次释怀，我们草场有约



唱给国家

时光挥挥手 挥了挥手
1978年到2018年
春风在斜枝上露出头
宣读了四十年的深刻变化

远去的一个春夏秋冬
里程碑上镌刻的数字

春天的颂歌纵情唱 (组诗)

□ 周昌宇

将“一带一路”历史地
生根发芽、扎根在这个征途上

牢记使命不忘初心
战天斗地爬冰卧雪的热血激昂

从春天出发
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福祉

伟大的复兴梦想
进行着伟大斗争

伟大的民族工程
推进着伟大事业

勤劳勇敢的华夏儿女
乘势而上沿着明媚的春光
第一个百年“三步走”
决胜小康奏响出征远航的旋律

光明在前重任在肩
胸怀政治意识、大局意识
谨记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思想上跟进 行为上矫健奋进

干好今天的事想好明天的事
朝着新要求向着大数据
“两会”谋划后天的事
建设法制文明生态文明的美丽国家

时间很快就会斗转星移
畅想一百年的光荣时刻
回忆起春天的故事
一定是国富民强的最强音

唱给家庭

梅花凋谢了最后一片芳香
又是新春
桃符乘着风和日丽
将年夜饭
隆重绽放

喧嚣着的繁华
穿过盛世的时光
沿着幸福
献给小康的礼花
照亮春天之夜

有家的牵挂便是日子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冬季回来了
又从春天走出去
兑换对家的期许

温暖 温馨 温情
曾经荡涤冰雪的地方
好山好水好风光

屋外桃花盛开
窗上灯光映帘轻轻扬

清新加湿的气流扑面而来
蟾宫洒下银白色的光泽
月亮好圆好亮啊
铺满了房檐窗前
照在了上元出征的酒桌上

佳肴全席美酒满溢
干杯 干杯 再干杯
喝了元宵酒大步向前走
香糯的汤圆装满行囊
带上亲亲的祝福和深深的叮嘱

唱给美女

万千宠爱在三月开花
芬芳华丽的女人
欢度全球的节日
祝福快乐
祝福安康……

奶奶和姥姥是老美女
老得仁爱而慈祥
脸上的沧桑褶皱
倾诉生命的经历
顺利或坎坷都是那么平常自然
儿孙绕膝才透露出含饴之乐……

母亲那双爱恋而明亮的眼睛
是最温暖的光芒
多少深爱和蜜吻
从十月怀胎到全情哺育
把一片最肥沃的土地
给儿女成长为大树成就一片森林

妻子是最美美女
心相伴 意相随 情相牵
知心爱侣至爱永远
虽然在日子里争过吵过摔打过
始终不离不弃守着爱巢
经营酿造浪漫而多情的日子

女儿是爹妈的贴心小棉袄
因为同样是美女
也像花儿一样娇嫩美艳

天使般地深荷着爱和被爱
其美质
在时光深处成就孩他妈……

三月的鲜花含苞怒放
三月的节气含情脉脉
给每位美女
除了祝福
除了鲜花、巧克力
还有分享……

唱给自己

成长在芸芸众生的向心力旁边
自己像了一棵树
……一棵树
春华秋实的四周
也有小草的摇曳

卑微着又向着高贵品质
平凡着又完善伟大人格
有如那茁壮的春泥冻土
为了媲美苍天
让生命出彩岁月发力

气质来自积极向上
如所有生命一样的追求
那些辛酸苦辣
那些喜悦成功
就是为了更靠近阳光

光阴渐逝年华流溢
绰约风姿失去了芳华
也不甘贪图苟且
有如将掉落的枝叶
铺满诗和远方



农 民 工 (外一首)

□ 王春生

迁徙
不再是专用词
方言土语
哪里有施工就到哪里汇聚
汗流浹背
无暇在乎那些讥讽和蔑视
用艰辛和才智
征服山，征服水
把地下的宝藏挖出

把路修到需要的地方
把楼插进云端里
所有权不属于自己
荣誉与看不见的丰碑
悄无声息
融进每一道工序里……

因为和所以
不如憨厚的一笑
向往幸福就是动力
脏兮兮的外表

用不着豪言壮语
不带面具的真挚话语与
积淀
偶尔在梦里传递
浓缩成几个仅有的单词
父母、妻子、儿女……
爱
无论在哪儿！

农民工
特有的群体
见证了日新月异
这个词也许会渐消失
广袤无垠上的足迹
也许
就是若干年后的化石

雨景素描

喝太多的水
杨柳们不再张扬

草甸更加翠绿
不知名的蘑菇探头探脑
欣喜若狂
雨伞在街上穿梭来往
红蓝脚趾
不受拖鞋的禁锢
在人行道上观望
购物小车
依旧和菜贩子纠缠
不耐烦的机动车
鸣着喇叭呼喊避让
拐杖和雨靴
自顾自游走在街市上
生存 就是生活
无所谓
故旧与时尚



故乡的思念

深深地思念
熟悉而生疏的故乡
一遍一遍
像一个人忆起儿时的奶娘
飘动的白云下
成熟在九月的红柿子
犹如一个个点亮的小灯笼
延伸的田间小道
还有大片成熟的红高粱
都是故乡的底色
与贴心的体温
豫东大平原的辽阔
就是故乡的情怀意境

故 乡 的 底 色 (组诗)

□ 张 杰

对故乡的思念
如陈年老窖 醇厚
令客住他乡的游子
回味无穷
有时像母亲手里的线穗子
很细 很长
有时像父亲手里的麻团子
很杂 很乱
有时像蒲公英释放的花絮

随风轻盈地飞舞
而泡桐树的荫凉下
满是我泥土气息的童年
我常这样想
如果我是一片轻轻的树叶
故乡就是村头老树的根啊

故乡的月亮

故乡的明月
从老人的故事里钻出来

月光在树影下婆娑起舞
坐在自家小院里
一家人边吃边唠
月亮静静地听着
像个安静的孩子
从不打断别人的话题

如果想心事
只要头顶高挂一枚月亮
就可以自己和自己对话
心底就会亮堂许多
即使一夜无眠
一地月光都会默默相守
不像有些人
虚情寡意 淡如晨雾
一见太阳就散了

老柿树园

几百棵老柿树
承载着百年风雨和使命
殷勤地贡养着几代人
后来 柿树园老龄化了
每年都有死去的树干
被当成柴火烧掉
就像村里去世的老人
属于自然减员
没人过多放在心上

土地责任承包了
柿树都分到了各家各户
村民夏天纳凉的传统没变
临路的几棵大树下
男女老少坐成一片
悠哉悠哉的
再后来有村民总在树下挖红泥
就挖出一些沟沟壑壑
龙爪般的树根慢慢暴露了
柿树园就逐渐枯败了
一年夏天一棵柿树被龙抓了
火团从树梢滚落一地
吓哭一群孩子
村里老人说
肯定谁缺德惹怒了上天

吃葡萄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肯定是错误的
几千亩葡萄园临近村头
小时候 偷吃葡萄
是夏季孩子们的必修课
尽管园艺场看管很紧
孩子们总能屡屡得逞
从庄稼地匍匐前进
就像越过鬼子的防线一样
在葡萄园里和看护人捉迷藏
就像和鬼子打游击
真实而惊险

葡萄成熟的季节
运葡萄的军车经过村里
浓郁的香气弥漫半个村子
村里人说 在葡萄架下
能看到牛郎织女相会
那年七月七
我和几个孩子一起躲藏在
被雨水浇透的葡萄树下
任清凉的雨洗涤稚嫩的脸颊
瞪大眼睛往上看
一个个像小水鸡儿
回家后 一个孩子病了
发高烧 另一个孩子
被家人爆揍一顿
有时候 吃不着葡萄
也不能说葡萄酸

故乡的落日

故乡的落日很美
一个大大的红太阳
就落村西的庄稼地里
染红了半边天
那种殷红像火
有时候又像血
艳得说不清楚

日落近黄昏
大人们赶着牲畜收工了
成群的孩子放学了
村子里一阵乱哄哄的
开了锅一般
卫星传播的东方红
会按时响起
那种生活很踏实很安逸

有一年城里来个画家
说是来采风 村民们笑了
说 风有什么好踩的
画家在村里住了一个月
也没画好故乡的落日
现在我才明白
故乡落日的美
藏在乡下人的心里

故乡的风

起风了
远远望去
村落随风轻轻摇摆
庄稼群起伴舞
海洋般的绿色有了灵气
从村民的笑脸上读懂
不是春风
胜是春风

风过麦田
就像盖上一块巨大绿色绸缎
千万个起起伏伏轮番上演
风到任何一个果园
都会响起沙沙的欢快掌声
和香喷喷的盛情
夏季的晚风吹来
像谁柔软的手轻轻滑过肌肤
那么惬意入心 让你
一醉到天明

故乡的风
很亲切
有时候很细腻
充满了厚道的泥土味
一直以来 故乡
也在风里不断抖落
世俗的尘埃



散 曲 与 绝 句 (十七首)

□ 李彦斌

〔正宫·塞鸿秋〕记忆中的狼坡

回头每忆荒山坳，弯弯曲曲羊肠道。时听耄诉金钱豹，风吹昼夜狼嚎叫。山河泪眼流，绿树悲凄掉。砍柴的人时而躲进三神庙。

〔正宫·塞鸿秋〕如今的狼坡

柏油马路通山上，轿车往返无须让。松涛阵阵风生浪，谈情说爱同声唱。清泉足下流，鸟啭空中逛。度假的人儿双双对对心情畅。

〔正宫·塞鸿秋〕义务植树的老矿工

黄忠老将情豪迈，成天待在风尘外。荒山变绿原生态，飞红叠翠层层盖。严寒雪纷飞，酷暑星犹戴。南山北岭花香鸟语人人爱。

〔商调·满堂红〕退休工人义务绿化生态园

狼坡顶上万颗松，也波松，红花翠柏两相融；也波融，晨种午种抽空种；也波种，退休工，老龙钟，老黄忠，年年植树乐无穷。

〔正宫·塞鸿秋〕总理来了俺官地矿

隆冬灿灿轻风荡，国家总理忧思矿。亲临井下深知呛，关心黑炭千重浪。乌金滚滚来，煤价年年降。群威群胆严冬闯过猴年望。

〔正宫·塞鸿秋〕总理送来新希望

隆冬不冷和风荡，克强总理来咱矿。亲临井下头灯亮，关心煤炭行情账。乌金且慢流，煤价重新涨。中央送去新希望。

〔双调·折桂令〕身下基层心注矿工

猴年到好个风光，总理克强，来俺煤乡。问俺炊食，小区住宿，是否优良。笑盈盈家常久访。情切切回味悠长。困苦担当，勇往直闯，前景吉祥。

〔正宫·塞鸿秋〕守住三条红线

安全莫忘时时诉，平安稳定人人护。环尘重视三兼顾，条条红线超深度。星级矿井呼，行业巡先步。矿长他身心下去同吃住。

〔中吕·迎仙客〕外孙来电（新韵）

臭姥爷，想您家。明天要吃红大鳖。肉夹馍，菜是茄。配豆角角，还得调上麻香芥。

〔正宫·塞鸿秋〕赞沙龙的老师们

看他她们无私大爱寻春路。慕他她们遥思雅正常空肚。瞧他她们高新境界风霜步。赞他她们勤于奋献斜阳暮。不交润色钱，常获惊人句。惹得那沙龙挚友来关注。

〔正宫·塞鸿秋〕贺原平市荣获“中华散曲之乡”（新韵）

开心挂脸农家乐，梨花似锦人间热。你追我赶田间课，平川峻岭闻琴鹤。花开万朵香，曲绽千秋册。迎来美梦清音彻。

走进马兰矿（绝句）

游马兰陶醉了

马兰景翠绽奇葩，叶绿花繁山色佳。远近骚人游客醉，果然一见竞相夸。

利民小区似花园

园花朵朵势蒸蒸，垂柳千条唱大风。荷叶盈塘鱼戏水，林间夹道鸟飞腾。

矿山无处不春风

景美山城扑面来，人生几度醉颜开。煤尘莫见花千树，尽是工人班后栽。

矿区环境人人护

柏油马路少泥涯，街道清洁树满花。谁在弯腰亲大地，你卫我护自巡查。

马兰花开红又红

晋阳凝聚我您他，煤电缤纷七彩霞。万里传情圆好梦，馨香最数马兰花。

人杰地灵

久慕骚家哪里寻，马兰宝地唱高音。吟哦律美诗情盛，矿赋传来字字金。

梅花诗九首

□ 刘江平

半展羞颜

新蕾无限意，欲吐还娇羞。
刚报春光灿，又闻飞鸟啾。

老枝逢春

历尽沧桑久，逢春别有天。
新花新蕊俏，争艳色斑斓。

笑迎佳客

百媚千娇好，妆成待客来。
不凭新蕊嫩，真爱无须猜。

千年古梅

春风吹老树，老树结婵娟。
阅尽人间事，花开不计年。

阆苑春色

梅魂来上苑，傲骨百花羞。
莫羨瑶台曲，仙居景自幽。

欲诉还羞

迎冰冒雪开，仙子九天来。
欲诉心中事，先羞红杏腮。

靓妆出闺

应是蓬莱客，天然梦亦香。
迎风冰雪里，成对又成双。

美景洞天

风送暗香浓，瑶池路几重。
九州花下客，仰望朵云红。

并蒂媚色

情深情不露，惊艳一枝斜。
生死真心爱，化作并蒂花。



词 曲 十 四 首

□ 蔺润萍

鹧鸪天（五首）

新年有感

短信飞扬正气延，
新词新语暖心间。
申猴跳跃连番喜，
唱响金鸡好运添。
除旧岁，历新年，
邀朋唤友笑开颜。
噼啪爆响烟花靓，
品味佳肴美酒鲜。

母爱

孕育胎恩重似山，
一声嚎叫落尘凡。
儿啼揪扯亲心叶，
母抚欢欣昼夜间。
晴露喜，
梦流酣，
银铃脆响绕耳边，
蹒跚学步人前转，
俏逗街邻展笑颜。

七夕有感

意荡神摇鹿撞怀，
七夕突降露泽来。
身隔银汉心相聚，
烈焰消融冰冻台。
思念寄，
叙情才，
知音苦觅不觉哀，
郎情妾意牛织羨，

琴瑟和鸣花艳开。

国庆节感怀

喜庆祥和潮热翻，
红旗飞舞色泽鲜。
烟花绽放人寰靓，
礼炮轰鸣天地宽，
歌脆亮，
舞翩跹。
炎黄子弟起航帆，
同圆盛世中华梦，
万里江山披笑颜。

年味

腊月寒冬春意融，
新鲜蔬果货足充。
除尘扫尽橱窗亮，
炖肉蒸糕香味浓。
竹爆响，
对联红。
亲朋好友乐无穷，
孩童老者吉祥送，
盼企来年好运弘。

[中吕·迎仙客] 五首

观十九大召开

茗品煎，
果品添，
注目凝神屏幕前。
赋新篇，
再奋鞭，
情暖心间。
祥瑞酣梦现！

小雪节气感怀

瓦上霜，
夜风凉，

枫叶渐残梅渐香。
夏忧伤，
秋淡忘，
春景迷茫，
瑞雪添欢畅。

残荷

影满塘，
败荷黄，
红颜退去依旧香。
雨微茫，
藕丝长，
秋怨凄凉，
梦境荷花葬殇！

端午节

粽叶香，
艾清凉，
五彩线缠福寿长。
品雄黄，
舟赛忙。
屈子投江，
后世离骚唱。

草根艺术团惠民演出

杨柳骄，
杏桃妖，
铁北草根才艺高。
舞翩跹，
歌脆飘，
轻奏琵琶，
同惠民间笑。

[双调·水仙子] 四首

纪念毛泽东诞辰

皑皑白雪卷飞飏，
泽润人民国富强；
辰星璀璨东方亮。

纪元更替写新章，
井冈山腰举红旗，
谁堪比。
几度沧桑，
民痛同觞。

贺朱日和阅兵

军旗猎猎步伐坚，
沙场嗖嗖箭上弦，
天骄闪闪高悬剑。
壮国威豪气添，
显神威滚动狼烟。
杀敌寇，维主权，
来犯全歼。

送哥参军

哥哥入伍报国家，
妹妹出门去献花，
急飞一路红云挂。
气吭味心乱麻，
眼瞥摸挚爱冤家。
柔情意，
羞表达，
急煞奴家。

情人节感怀

玫瑰花艳酒香醇，
红绿人儿牵手奔。
山盟海誓情中困，
百年恩爱几人？
觅知音知己难寻，
缠绵聚，
缱绻分，
情贵多珍。



真相

□ 杨永汉

这会儿，天已经暗下来了，秋风飒飒地吹着有几分凉意，周围只能看到房屋的轮廓，三水贴着墙根顺着一条小巷向北边轻手轻脚地走去，时不时拉一下头上戴的“猛一垮”黑色绒线帽，扶正肩头的提包带子回头瞅一下，看是否有人盯到他的行踪。应该说，村长的家三水是熟门熟路的，也不知道是来过八回或者是十回，反正他也记不太清了。不过头一回至今他还是印象的，大约是三年前，石松林刚被任命为村长的第一年，真是应了那句老话：新官上任三把火，在四个自然村开的村民大会上，他公开保证，今后做了这个村官，一不徇私枉法，二不贪污受贿，三不吃喝摊派，公平公正为村上的父老乡亲们办些实事。嘻嘻，啥子徇私枉法贪污受贿，眼下的村委会哪有私可徇可贪污，自从上边不让收提留款，而且还倒贴种地补助，村委的账上基本是空壳，成了清水衙门，就是上边来个当官的招待一下，也多是村委的干部去找村里那些有头脸的富裕户，或者是有一定关系的熟人，见了面倒是还要向人家弯腰打躬说好话，请帮帮忙，给村里撑撑脸等等之类的话，所以也没有啥油水可言。但是，为啥有人还情愿看着村长的面子白管饭？为啥还有人向村长石松林递烟讨好？原因是他手里还有一枚红红的圆圆的公章啊！譬如有人家的孩子结婚女儿

出嫁，譬如宅基地的审批，办理计划外生育孩子的户口等等还是会找到他的。

记得那回三水是为了办砍伐证找的石松林。

三水的大院门前有一排六七棵大杨树，已经长七八十来年，须两个人合抱。树大遮阴，每逢秋天来临的时候，大院里要晒一些诸如棉花、苞谷、芝麻、黄豆等秋作物，那一排大杨树就将日头遮起来，从树叶缝隙里露出一小点光线极其微弱，使得大院里缺少阳光，甚至是晒个被子、衣服也需要很长时间。所以三水打算砍掉它们。过去砍掉几棵树不算啥，可是眼下的法律法规严了，就是砍三棵树上也要经过林业管理部门批准才行。如果偷偷砍伐，镇林管所的人知道了可是要被罚款的。西边的小刘庄就有一例，有个绰号叫长脖的人因为砍伐了五棵大槐树，被柳溪镇上的林管所知道了，被罚了几百块钱。五棵树能值几个钱？活该这长脖倒霉，卖了这五棵树刚好够罚款，这真是没有逮住黄鼠狼却惹得一片骚。为了吸取这一深刻的教训，三水就乖乖地去街上的镇林管所办理了手续。可镇林管所的人问他一共几棵，他说是七棵。镇林管所管事的人也斜了他一眼说：“你说七棵就七棵？办了手续你要是放倒十棵二十棵谁知道呢？”三水感到好奇，就说：“你们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哪想到办事

儿的人十分气愤：“你以为我们是你使唤的丫头啊？叫去就去，全镇三十多个村委，七八万人的地盘，都要让我们去看，我们去得及吗？”三水就露出一副苦相问：“你们不去，那咋办？”管事儿的当然知道咋办，就出主意说：“你回去让你们的村长开个证明信就行了。”就是为这事儿三水找到了村长石松林的家。好在三水住在碾盘庄，石松林住在石磨岭，两下只有五六里地，他就按照镇林管所办事儿人的提示找去了。那时候，石松林刚上任，还有一点“深入群众”的姿态，十分谦让地将他让进了屋子，听他一说原委，二话不说就把证明信办了。这一回在三水的心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第二回却出乎他的意料。那是去年春天的时候，村长石松林已经干了两年多，自认为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说话的态度也没有了以前的平静随和，眼光里有了一种不在乎的表情。三水记得很清楚，那是为了自己的弟弟四墩。说来话长，四墩是个高不成低不就的主儿，高考“落第”心灰意懒，就破罐子破摔，经常和碾盘庄、槐树湾的几个二混子赌博，打麻将、摇单双、推牌九啥都干。也该他的运气不好，赢的少输的多。没有钱了就向人借账，三水也不知道借过他多少钱，大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以后四墩再来借钱，他一概手一摊说：没钱。这一回四墩输急了，又四处借钱没人给他，就约上和他一样命运的二怪去偷人家地里的花生，被人家逮住了，送到了镇派出所。人家镇派出所看他们俩属于小偷小摸的范畴，就找到四墩的父母协商，让他们出一千块钱将四墩保出来算了。四墩的父母亲一口拒绝，说这样的害人精就该去县城的监牢里好好改造。三水听说了父母亲的作为，感到很没面子，毕竟四墩与他是一奶叨大的同胞兄弟，他不管谁管？三水就拿着一千块钱找到了镇派出所。谁知，镇派出所的甄所长让他回村上找村长开个证明信，证明是石磨岭村的人。这不是陆指儿挖痒多一道吗？可三水怎么说好话，无奈甄所长仍是铁板一块，不回去开来证明信人家就不放人。

三水只得去石磨岭找到村长石松林的家中。

春二月时节，村长石松林开着手扶向麦棉套

的地里拉土粪，三水一直找到了石村长所在的田地。听了三水的述说，那时候石村长的脸色就不好看，说你这哥哥是咋当的？开始不会管管他，让他越走越远，跳进了泥坑？三水自知理亏忙点着头说，我有错我有错，是该管管他。

三水就说了自己的意思：人家二怪早已经把钱交上去回家了，只留下四墩还在镇派出所多丢人，想让石村长尽快开个证明信，证明一下韩四墩是石磨岭村的人，让他早点出来算了。石村长正在田地头，用铁篮子从手扶上向下边扒粪，态度不那么友好地表白，这样人就应该好好尝尝苦头。三水忙讨好地说，是应该是应该。不过你还是看我个薄面，回家去开个证明信盖个章。谁知石村长就没好气地说，你没看我正在忙着哩嘛！三水就可怜巴巴地求道：“石村长，你不看僧面看佛面帮帮忙吧，毕竟俺也到了水不流的地步，不找你这村长能找谁呢？”石村长仍然继续扒粪。等到三水说急了，他不容商量地说：“这个证明信我不能开，这个章子我不能盖。你先回去吧。”说完，依然扒他的粪。三水看再也沤不出四两麻了，只好骑着自行车扭头走了。走在路上，他不停地咒骂着石松林蜕化变质不得好死，这样的干部总有一天没有好下场的。可人在派出所总不是个办法，三水便去找村会计。村会计是个老好人，不得罪人，无论遇到啥事遵循的原则就是能管不如善推，他好言好语安抚了三水几句，末了说：“我是会计，只管账目，也当不了石村长的家儿，这样吧，回头放一放，你再找一下石村长，相信他是不会不管的。”

事情没有办好，又惹了一肚子气，三水很是懊恼，这可怎么办？回家老婆又说是窝囊菜，百事不成，他只好拐拐路去了自己在童家村的妹妹家，看能不能想想办法。妹妹是个慢性子，听了他一番述说道：“你好歹经常走东跑西经多见广都没有对策，我还能有啥办法呢！”给他做了一顿饭吃过，就打道回府了。

回到家里，老婆高云萍见了三水问他事儿办得咋样儿了？三水垂头丧气地说：“不咋样儿，石松林个狗日的不愿意帮这个忙。”高云萍立刻横眉

立目一顿数落，说他是笨蛋、窝囊废，连这样一件小事都办不了，还不如蹦蹦死了算啦。他青着脸一语不发进了里屋躺到床上装死狗。虽然事情没有办好，但是三水后来也解劝自己，让四墩在派出所多待几天也好，让他尝尝苦头，方知道马王爷长有三只眼……

想不到两天后黄昏，弟弟四墩毫发无损地回来了。

三水问他谁交的罚款让你回来了？

四墩轻描淡写地说：人家没有要钱，就让我出来了。

不会吧？三水有点不相信，镇派出所想钱想得直发疯，会白白放你走？

四墩抖了抖身子说：我这不是回来了嘛！

那真是日头从西边出来了……

突然，手机里传出了凤凰传奇“月亮之上”那豪迈的铃音，简直把三水吓了一跳，他一看号码，急忙忙捂着手机套匆匆穿过小巷跑到村边上一条河边，这才掏出手机接了电话。

“喂，三水，你这会儿在哪？”是欧世全的声音。

三水左右看看附近无人，他这才敢双手捂着手机，轻声回道：“我已经到了预定的地方，咋，你有啥事儿？”

“你见肖大炮没有？”欧世全急火火地问道。

三水小声说：“我提前一个钟头过来在一旁等着，刚才已经看到肖大炮骑着一辆雅马哈摩托车进了石村长的家。后头的座椅上摞了不少礼品，估计后备箱还有烟酒之类的东西。”

欧世全发狠说：“你给我盯紧点，能录音就录音，能拍照就拍照，反正不择手段搞到真货就行。”

“你放心，”三水保证说，“我会尽一切力量，抓住他的尾巴，让你满意。”

因为时间紧迫，不能多说废话，欧世全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后就很快挂断了电话。

这时的三水，摁了关闭键，左右再看看，没有发现可疑的情况，便将手机装进手机套后，很快在夜幕的掩护下，悄悄向石村长家的大门口凑去。

这一回，三水受命而来的。

真的想不到他们石磨岭村也有时来运转的时候。三水的石磨岭村距离县城只有十来里地，属于丘陵地带，黄土瓣里长料礞疙瘩却不长庄稼，多年来都是种一葫芦打几瓢，这么多年虽然经过改良土壤，科学种田，麦棉套种植取得了一些效益，但还是没有根本改变村民的生活条件。这不，县城要向西侧扩建，刚好到达他们石磨岭村的地界，内城的不少单位机关、汽车站等相继要搬迁到他们这左右方圆，为此，石磨岭村的土地也开始金贵起来。像处于县城的几个大厂，已经开始抢占先机找到石磨岭村的石村长谈土地转让的事情。眼下的信息传播比较快，顷刻间都传遍了柳溪镇地界。首先与三水同一个自然村的欧世全听到风声，一方面紧锣密鼓地找地块，想把他在县城创建的私营企业挪挪窝，借机转包土地，为将来的房地产开发奠定一个基础。想找到好位置的地方，当前的拦路虎就是石松林村长。欧世全住碾盘湾，而石松林住石磨岭，小的时候虽然是同学，但是欧世全清楚石松林这人说话率真性情耿直，加上又到部队当了三年兵，做事就更加丁是丁卯是卯不留情面。而欧世全心里清楚，要想在石磨岭村站稳脚跟，那毫无疑问石松林就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到明年春天正是改选村长的时候，上面定调要民选，他就必须先下手为强。有一段时间，三水曾在他在县城的粉丝厂里干活，知道三水为了诸如四墩进派出所等事儿上，听说石松林袖手旁观一直耿耿于怀，就把三水叫到自己跟前面授机宜。让他时刻注意石松林的动向。刚好机会来了，家住柳溪镇南边五里地肖湾的肖根才，外号肖大炮，在县城开了一个食品厂，听说县城要西迁，这肖大炮也打开了在石磨岭村办厂的主意。欧世全办的是粉丝厂，而肖大炮开的是食品厂，两者本身风马牛不相及，可在小小的县城私人企业里，常常有用工、贷款等一些事情，他们两人有些过节，所以欧世全就吩咐三水看到肖大炮登门行贿的时候，就趁机拿下证据，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三水再次蹑手蹑脚地向石村长家的大门口靠拢，忽地，一只大黑狗狂吠地叫嚣起来，好在他早

有准备，将两个肉包子扔过去，那大黑狗得了好吃的，立时噤了声。三水迅速窜过这家的门口溜了过去。他亦步亦趋地贴近石村长家的大门口，轻轻推了推，门是闩着的。三水嘴里哼了一声：好事不背人，刚掩黑就把大门闩着，肯定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情。他凑近去隔着门缝，右眼闭着左眼细瞅，堂屋里有高腔大嗓的说话声，可怎么也听不到所有人的说话里有肖大炮的音调。是他看错了人或者是石松林耍了啥手腕？三水再次将左眼对准门缝想再看一遍确认一下，却听到屋中有送客的声响。

“小晨，你今黑儿就在这儿吃罢饭再走？”是石松林的声音。

“不了，我回去还有事儿。”好像是石松林外甥的声腔。坏菜，守株待兔等了好半天根本不是肖大炮。

已经听到了摩托车发动的声音，三水只得迅速地离开了石松林的大门口，在夜幕的掩护下，藏在另一座房子的一处厕所跟前。雅马哈摩托车的呼隆声开出来了。躲在暗影下的三水果然看见是石松林的外甥，南边邱林庄的，他还与他有过一面之交。

这时的三水心里很是沮丧，守候了半天，等于瞎子点灯白费蜡。他不好意思地给欧世全打电话说明情况，倒被欧世全数落了一顿，责问他是咋跟踪的？明明他得到可靠“情报”，肖大炮是这个时间去找石松林说事儿的。去说事少不了要送礼，将这些证据搞到手，就能使对手身败名裂。听了一阵欧世全的训斥之后，末了，三水中气不足地询问道：“那下一步咋办？”欧世全就交代说：“你这几天就在那附近转悠着，一有风吹草动就按照以前的铺排办事。三水只得应下。

为了帮助欧世全搜罗到有关石松林行贿受贿的铁证，三水这几天饭也吃得不香，觉也睡得不好，满脑子都思索的是怎么尽快抓到石磨岭村村长石松林的“证据”。他骑着自行车来回在国道边上转悠，时不时去到石磨岭村的庄头上兜兜风，别人看见他问在干啥，他就会说家里养的一只新疆细毛羊丢了，他在找，而且还少不了询问一下问他话的人：没见过俺家的那只新疆细毛羊，而且还连说带比划，羊

的大小高低胖瘦，说得跟真的一样。

这时节正是秋收，每天闲转，看到石村长除了偶尔开会，多数时间都在忙着收秋，和他的老婆一起开着自家的手扶掰苞谷、摘棉花、割芝麻，没有看到任何人找他送烟酒或者是其他诸如“九芝堂”、“太太静心”、“脑白金”和“六个核桃”等补品。有一天晚上，他藏在一条僻静的小路上观察着石松林家的动静，他的老婆打来了电话，问他这时候为啥还不回来？他说他有任务。老婆就发火了：“任务你妈那个头。黑更半夜不回来，是不是敲哪个寡妇的门吧？”三水知道老婆是个急性子，怕她一时恼怒再闹出啥洋相来，忙匆匆骑车回家。

看到三水刚一进门，老婆气不打一处来，指着他的头质问道：“你是不是不想过日子了？到处疯跑，中邪了？”三水只能陪着说好话。欧世全交代他，这件事关系重大，第三个人都不能知道。所以他忍着气不敢将这事儿说出口。老婆很快就哭着说，别人地里都快要场光地净收完秋，准备着犁地耩麦，就我们的苞谷还没有掰完，棉花柴还没有薅，这总不是我一个女人的事情吧！”

一旁的三水就陪着不是说，明天我在家帮你干。

可是到了第二天之后，他临时出钱找了几个人来帮忙，不知啥时候又偷偷溜走了。

三水怕误了大事，匆匆又来到石松林家的一块苞谷地，远远地看到只有他老婆一个人在掰苞谷。他肯定不好亲自去近前问石松林的老婆，石村长去了哪里？他只好在附近找了一个石磨岭村的人打听一下。谁知道那人说，开始，他们小两口开着手扶到地里，忽然，石村长就接了一个电话，不知道是让他开会或是干别的去了。

这应该是个空档，三水就马上决定回家去掰苞谷。是的，家里掏钱雇人去干活，自己却漫天漫地地跑，不然晚上的日子肯定又不好过。

回到家里，老婆的脸虽然还呆着，但分明比夜几个好多了。

三水的地里来了男男女女四个人，是他托一位姑家老表在他们村里找的，这块地一共四窖地，

大家每回排过去一窖。为了怕他们做活马虎，他不断头地给男人们散烟，给女同胞说好话，让大家尽量掰净些。

活路还没有干到一半，就接到了欧世全的电话，说让他马上赶到县城去。

见了面三水才知道了来龙去脉。

原来，前晌给石松林打电话的是欧世全手下的一个人，自称是县政府高新管理办事处的干部，让他去商议土地转让的事情。前不久县政府开了协调会，将来的石磨岭村将属于高新管理办事处管辖。未来的顶头上司说了话，石松林不得不去。可还不等他骑着摩托刚过了蟒河大桥，就被一辆农用车撞倒在地，身上几处受伤。交警把肇事司机暂时控制起来，三盘两问，也许肇事司机感到事态严重，就有意无意地供出是有人指使他这样做的。如果是意外事故，当然后果轻些，但是假若是有人图谋肇事，那就是故意伤害人，罪加一等。为此，欧世全就将他叫去商议一个解决的办法。

欧世全将三水让进自己的办公室，十分恭敬地给他倒了一杯茶水，然后给他让了一支芙蓉王烟。对于烟三水从来是不吸的，可欧世全过去从来是不会这样对他如此恭敬，有种受宠若惊的感受。忙接过那只烟，心里在想，不知道这欧世全葫芦里卖的啥药。

看到欧世全好一会儿没有言语，三水就诚惶诚恐地问道：“欧厂长叫我来是——”

“是这，”欧世全忙干笑着说，“三水，这么两年来，你看我对你咋样？”

“很好哇！真得好好谢谢你。”三水感恩戴德地说。要说三水的确是真心实意这样说的。因为，这两年来，经一位远房表弟介绍他到了欧世全的粉丝厂，忙的时候回家帮忙，闲的时候在厂里干活，而且由于是熟人介绍，欧世全特意为他找了一份在仓库看管粉丝的事儿，清闲又自在。所以，每一回，欧世全让他办的的事儿，他都会认真地干好。

“三水兄弟，”欧世全有点套起近乎说，“我可是把你当做自己的亲兄弟看的。”

“我知道，我知道。”三水连忙点着头说道。

“有事你尽管吩咐。”

欧世全就开门见山地表明观点，意思是，那个肇事司机是个软蛋，八成撑不住会说出里边的是非曲直。他打算让三水顶上去。

“啥？让我顶！”三水身上激灵打了个寒战，瞪着大眼说。

一看三水脸色难看，欧世全忙启发道：“三水，你可要想好了，那回你兄弟四墩被抓进镇派出所，他石松林到底咋样儿？连个证明信也不给你开，难道你心里还没数儿！”

听欧世全这样一说，令三水刹那间对石松林充满了仇恨，他身为村长，眼见得四墩手中无钱，可他一口拒绝，也不伸手帮一把。不过，这要真是让他顶上去，故意撞上人，可是故意伤害罪，要判刑的，他心里仍然犯着嘀咕。

欧世全知道三水心里在做着矛盾斗争，继续启发开导说：“三水，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再说，我能让你吃亏吗？我私下打算给你三十万块钱。”

能得三十万块钱，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三水有点心动，仰起脸说：“你让我咋干？”欧世全就面授机宜，就说是他在自己的兄弟四墩因为赌博被抓进柳溪镇派出所的时候，他去找石松林村长开证明，而石村长一口拒绝不给开，这便引起了他的不满，所以就指使人撞了他的摩托车。本打算撞他一下摩托车教训一下算了，想不到司机不小心下手重了，一切的后果将有他来承担。

三水还是有点不放心，说万一他们判得重了咋办？欧世全马上打消他心中的顾虑说：“这你放心，你只是出面挡一阵，作为初犯，相信交警是会从轻处理的。再说石松林受伤的一切开销都有我来暗中支付，就是你进去了，我也不会看着你被判刑，我会全力找人说和，找公安、法院打点，将事情压到最低。这总行了吧。”

生性耿直又爱面子的三水只好答应了下来，还再三请求欧世全一定要说话算数。

欧世全安抚三水一阵又道：“那你下午就去交警队承认是你做主让司机下的手。”之后又加一

疲惫 (外一首)

□ 李雪梅

想
寻一静处
埋葬一身的疲惫
要么
疯狂地用文字表达情愫
把笔伸长
伸至温柔的臂膀
把无奈淡然地寄到天边
喃喃着自我安慰
不是身体的疲惫

是由心而出的苍老
车水马龙的城市渐渐寂静
夜灯里
不遗余力地续写
疲惫……

感觉

每一次相见归来
都需要变换姿态

以适应你的节奏
和这个世界

踏着你走过的路
严冬也变得
有了希冀 和
可爱……



句：“你去前千万不要把这事儿告诉你老婆高云萍。”三水点点头答应了。

果然，后晌欧世全派人开车送三水去交警队，承认是自己一手策划的。抱怨自己鬼迷心窍一时糊涂，请求原谅。

三水当下被控制起来。

三水的老婆高云萍听说后，亲自到交警队询问详情。经办人说了有关三水进去的来龙去脉。并再三强调，这是三水主动承认，按照法律，会对他从轻处理的。

但是，高云萍死也不相信三水会有这个胆量干。可她也实在没有办法弄清真相，就回家了。高云萍回家后找到自己的娘家兄弟高甲商议盘算，高甲也始终不相信胆小怕事的三水能这样做。认为里面必有隐情。随即，高甲便和姐姐高云萍一起买了一些滋补品，去县中医院看望在养伤治疗的石松林，向他询问一下当时的情况。这时的石松林听了高云萍的解释，说三水是因为上回四墩偷人家花生被抓送往镇派出所，专门找他开证明，而他推三阻四不给开，心里就憋气，因此三水怀恨在心，所以找人暗中报复……

这会儿的石村长听完高云萍所说的原因方才明白了实情，他便做了一番解释：原来，四墩当时赌博输了钱，去偷人家的花生，逮住后送到派出所。对于四墩的家境石村长是知道的，本来他家里就没有钱，如果再罚一千多元，那不是要他的命吗？所以，石村长也没有直接说明，而是推说自己家里忙，让他再等几天。实际，就是让他能拖就拖，只是没有明说。接着，第二天他就给相识的镇派出所所长打去电话，介绍说四墩的家底薄，让他放一马说服教育一番，让他回来算了。

听了石村长一番解释，一切都明白了。高云萍向石村长说了一声“对不起”，而后气愤地道：“这三水真是脑子进水了。”当下，她向石村长表示，不能让三水受这样的委屈。说完，她拉着高甲出了石村长的病房，出了县中医院的大门，她要向执法的县公安局说明真相……



日暮晚霞

□ 寇佩芳

许姨躺在床上，目光呆滞地环视着家里的一切，眼睛从围着她的亲人们脸上移来移去，像似曾相识，又像陌生。她心里想什么，大家猜不透，想说什么，大家更不清楚。

许姨盖的被子是她手脚利落时做的，雪白的细布里子，挽回来的四个边角上绣着手工牡丹，被面胭脂红，金丝线绣着芍药花儿，花儿朵朵妖娆，朵朵妩媚。

许姨的女儿袁丽若有所思地握着母亲的手无精打采地坐在床边，袁丽的大姐对袁丽说：“妈都这样了，就没个好赖了，随便给她盖个舒服点的棉被就可以了，你看这样弄得一来侍候她的人不方便，二来脏了也不好洗。”

袁丽眼圈红红的，语气果断地说：“就给妈盖这床最漂亮的！我知道，妈虽然是这样了，但她追求完美的心没有变，她心里跟明镜似的。”

大姐想说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下了。

许姨住的镇子叫望乡镇，这里盛产煤炭，方圆几十里的山底下地底下全是煤，在这里，国企开的大煤矿，大型洗煤厂；集体开的小煤矿，小型洗煤

厂；村里有实力的村民开的小煤窑；也有有能力的人，开煤窑的同时又相中洗煤厂的高效益，索性一条龙生产，也开小型洗煤厂。前些年这里经济建设突飞猛进，镇子建设的和市里连成一片。许姨所住的地方，因为有煤，人们家家户户都很富裕。吃的、穿的、用的都是比较上等的，讲究的。不像有些穷地方，只靠种田过日子，吃的倒是不愁，但是生活质量和其他消费就相差甚远了。

许姨的老伴去世后，许姨一个人守候着她年轻时和老伴辛辛苦苦盖的八间砖瓦房，儿女们几次邀她去城里同住，都被她拒绝了，她觉得城里的楼房比不上镇上的平房，住到楼房里不接地气，脑子老是昏昏沉沉不清醒，防盗门一关上就好像住了监狱一样，哪能比得上平房，一天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院子里，阳光直晒，空气新鲜，鸟儿叫，狗儿跳，大人小孩走街串巷都看得眼花缭乱的。到了“满园春色关不住”的季节，许姨院子里的各种花草就使劲的长，仿佛要把大自然赋予人间的活力和精气神都怒放出来。许姨这时候就恨不得将床也搬到花丛中。儿女们觉得她的这种感受和理论不是没有道理。

也只好深刻挖掘以前旧房子的无限潜力，把以前的旧门窗换了铝合金门窗，屋顶装了太阳能热水器，又把室外的卫生间改到室内，把城市集中供暖的暖气管道也接到家里。儿女们知道许姨喜欢花花草草，又在院子里专门给她垒了花池，买了花苗和盆景。这样许姨的平房比楼房还住得舒适。夏天，独家独院百花齐放，许姨在自家院子里，吃着土鸡、土鸡蛋以及无公害蔬菜，心甘情愿做了留守老人。

但是谁也没想到，许姨说倒就倒下了。许姨得病的那天，袁丽连续给母亲拨了两次电话，电话那头都是传来“您拨打的电话无人接听”的提示音，袁丽开始以为母亲把手机落家里，她上街和范姨聊天去了。

范姨是许姨相处多年的老姐妹，今年七十三岁，比许姨大一岁，也和许姨一样独居，因为同住猫儿胡同，她俩顺理成章成了好姐妹。平时她俩无话不谈，比如谁家腌一缸咸菜要放多少盐；谁家远房侄女生小宝宝买什么礼物；谁家养了一只猫，因为贪吃不抓老鼠，是送人当宠物？还是放到野外让它自生自灭？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她俩都要互相商量着来。儿女们都觉得她俩这样真好，能够互相有个照应，甚至还有儿女提议干脆让她们俩住到一起得了，但她们俩很理智，都说这样不太好，比如各自的儿女们回家看望各自的母亲就不太方便，她们俩现在的腿脚还很利索，还是有些距离比较好。其实老人们一辈子什么也经历了，什么也知道了，无论什么感受不用尝试就能知道个中滋味，也算是人精了。儿女们都尊重她们俩的想法和说法。各自的儿女给各自的母亲配了手机，以便能及时与她们取得联系，于是儿女们各自上着自己的班，对老母亲放心了不少。

许姨和范姨平时喜欢坐在猫儿胡同口的“福祥超市”门前的石凳上聊天，镇上谷雨街周围，一般闲着的人们都喜欢聚在这里聊天，年轻女人们染着时下流行颜色的头发，手里拿着十字绣的针线活，毛线活，聊着不痛不痒的话题；矿上下夜班的男人们扇着扇子抽着香烟坐在一起聊天，还有的在石桌

上铺张报纸磕着瓜子喝着茶水“斗地主”，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和胳膊腿脚不利索拄着拐杖的老人坐在台阶上闲聊、看路人，他们时不时互相赞叹一下现在的好社会、好生活，人群中时不时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

“福祥超市”的老板娘，虽然五十开外了，但依然风姿绰约，白皙的皮肤，大波浪的卷发，纹过的眉毛和眼线自然得体，越发显得她时髦漂亮。也许是为了招揽生意，她常常是在最热闹的时候，提来一壶滚烫的开水，然后当着大家的面，从茉莉花纸袋里抓出一撮香气扑鼻的茶叶来放到茶壶里，再然后把茶壶、纸杯放到石桌上招呼大家过来倒茶喝，最后在人们的一片赞美和感谢声中，她扭着好看的腰肢回超市继续料理生意。

许姨出来聊天的时候，从来不闲着，她手里不是拿着鞋垫，就是提着毛衣，许姨织的毛衣从来不重样，插肩袖、直筒袖、鱼骨头花、菱形花、水草花、麻花、蜂窝花样样在行，好像她的人脑和电脑一样，储存了无穷无尽的花的符号，只要一点程序，哗哗哗就出来想要的东西，虽然现在没有多少人穿编织的毛衣，也不大有人穿手纳的鞋垫，但许姨就是个闲不住的人。如果不是现在的人都不穿做的衣服了，如果不是她上了年纪老眼昏花，她肯定不会轻易丢下她的裁缝手艺。

许姨平时是个身体硬朗、精干利索的老人，尽管如此，孩子们还是多多少少有点不放心，毕竟七十多岁的人了，几天一个电话是肯定要打的，许姨是个细心人从来都没有落过谁的电话，今天例外了，袁丽心里七上八下。

眼看就天黑了，袁丽依然还是心神不宁，她又一次给母亲打过去电话，电话照样还是没人接听，袁丽接着又给范姨打过去电话，范姨接通电话说：“哦，是丽丽呀！什么？什么？你妈的电话打不通？哦！我今天看《芈月传》看得入迷了，一天也没出门，我现在就赶紧过去看看你妈怎么回事！”

袁丽一听自己的话让范姨着急了，就觉得让一个老人黑咕隆咚跑腿实在不应该，就立即回应范姨

说：“范姨，范姨……”她本来想说：“范姨，不着急，不着急，没准我妈也是和你一样看《半月传》着迷了把电话丢一边了。”可是没等她把话说完，范姨就已经挂断电话了。

袁丽嘴上虽说不着急，但心里就更加地忐忑不安起来。

袁丽从城里租了辆出租车，司机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胖墩墩的，看上去倒是慈眉善目，但一张口就问袁丽要50元，袁丽说：“就十四五里地的路，你要这么多，我又不是猪，你宰我吃肉呀？”

司机笑了说：“你看你这个大姐咋说话了？一般人谁还跑夜路了，再说你肯定是好长时间没打车了吧！现在油价贵的怕人了，你要不想租的话，我也不求着你。”

袁丽说：“也算我今天着急了，让你逮点便宜罢了。”袁丽一边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一边就上车了。

一路上，袁丽的屁股一半坐在座椅上，一半蹬空着，她一路上嘴几乎没有闲着，不停地喊着：“师傅，快点，快点。”

望乡镇到了，下车的时候袁丽把手里早早就捏着的50元递到司机手里，可司机这阵又说什么也不接了，还说：“50块哪能够了！要不是大姐你这一路上急急慌慌地催撵我，我也不会闯了禁行标志，你看我这满头大汗的，没出交通事故就阿弥陀佛烧高香吧！这下二百元罚款是出定了，今天算我倒霉！除了罚款，就当白送你一趟得了。”

袁丽实在顾不上争辩了，利落地从包里掏出二百元钱塞到司机手里，就不顾一切地往家跑。

回到家门口，袁丽看到夜色中范姨站在她家大门口，袁丽说：“范姨，我妈不在家吗？”

范姨说：“哦，你倒是挺快的，一转眼就回来了，我也不知道你妈在不在家，我在门口喊了好长时间了，电话也如你说的打不通，这不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袁丽说：“范姨，让您辛苦了。”

范姨说：“孩子，你说哪里话呢？我又不是外人，快拿钥匙开开门看看你妈怎么回事？”

袁丽拿钥匙迅速地打开门，俩人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许姨一只脚上的拖鞋糊上了饭菜，另一只拖鞋飞得老远，和拖鞋一起飞远的还有碗筷，家里那只最漂亮的蓝花白瓷碗摔成碎片。许姨爬在地上，眼睛睁得老大，手在地上乱抓着，一句话也说不出。袁丽跪在地上，扶起她妈不停地喊着：“妈……妈你这是怎么了……”

袁丽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劲，她抱起母亲，把母亲先放到椅子上，然后背起母亲就向镇医院跑去。

许姨在医院做了检查，大夫诊断为脑出血。许姨被儿女们转送到城里大医院，大医院究竟还是医术高明，把许姨脑袋里的淤血取了后又缝合好，手术是做了，但许姨依然还是不清醒，大医院对许姨的这种情况也没更好的办法，许姨在大医院一连昏迷了好几天，大夫给家属下了病危通知书。袁丽姐弟三人看着许姨的病危通知书，感觉这一切来的太突然，她们不相信眼前的事实，但又不得不接受事实，他们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开始给许姨准备后事。

其实，在前两年，许姨就已经把自己的后事准备好了，棺材是上等的水曲柳做的，在许姨东房的仓库里摆着，当年木匠师傅打好棺材抬进家来的时候，许姨紧跟其后，她怕棺材靠墙潮湿变形，就让木匠师傅放到地中央，又怕地下返潮变形，又让木匠师傅一连做了两个长板凳支起来，木匠师傅是一个爱开玩笑的半大老头儿，他对许姨说：“将来埋在地下潮湿变形了可咋办呀？”说完就扭头和助手偷偷地笑。许姨伶牙俐齿接话接得快，说：“人间既然有办法，阴间一定有方案。”木匠师傅本来以为，活着的时候就给自己准备棺材的人，肯定是一个没文化愚昧的人，于是就想揶揄一下许姨，没想到许姨竟然用了“方案”这样的文化词，木匠师傅让许姨简明扼要的回答噎得无话可说，一时间变得十分尴尬。

许姨平时怕儿女及小辈们看到自己的棺材害怕，就用蓝色塑料布包裹起来，因为这口棺材，儿女们没少和她生气，儿女们认为，活着就好好地享受生活，死了的事情应该交给儿女们办理。老人早

早地就准备这些东西，不免会让别人产生误会，以为家里儿女不孝顺，让老人不放心自己的后事。可许姨不这样认为，她认为古人说得好，人活70古来稀。人在70岁以前，就应该把自己的后事准备好，等到死了，再急急慌慌地准备这些东西，毕竟时间紧迫，不免要牵强将就。着急了买的棺材，不是虫蛀了的，就是变形的了；着急了买的衣服，不是号大了邋遢窝囊，就是号小了捉襟见肘，要不就是鞋子大了小了都不合适，下了阴曹地府一定要委屈受制。许姨说得头头是道，让儿女们哭笑不得也无可反驳，大家也只好由她去了。

许姨做的寿衣棉袄、棉裤都是她精心挑选的布料和棉花，紫色暗花的软缎棉袄上，镶着湖蓝色的边边，棉裤也是褐色的缎面料，隐隐约约的褐色小暗花，发出金色的光环，裤脚上缝着时髦的封闭拉链，一套棉衣棉裤虽然是棉花做的，但看上去一点都不臃肿，反倒十分精致，俏丽中又不失庄重。

许姨年轻时候是十里八乡的好裁缝，做的衣服针脚匀称，尺码合适，样式新颖。许姨做衣服从不马虎，要是哪个乡亲的哪件衣服做的不合适了，那可搅乱她的心了，她能一夜都睡不着觉，直到起来修改合适了才能合眼。

眼下，许姨一直硬朗的身子如山体滑坡一样，猝不及防地倒下来。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后，许姨身上的胃管、氧气管、导尿管一个也没能少，大夫说：“已经尽力了，目前也没有好的办法，只能这样了，出院了慢慢看情况吧！”

许姨回家了，她不会说话，不会动弹，卧床成了一个植物人。她靠一根氧气管维持呼吸，靠家里人拿注射器鼻饲一点稀释的食物维持生命，靠家里人给她穿一个纸尿裤解决她的大小便。

亲人们看到许姨的样子，都被一种沉闷的气氛笼罩着。

儿女们都盼望着许姨的病能一天天地好起来，可是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半年多依然没有任何变化，儿女们渐渐地从希望变成失望。

有一天，袁丽正扶起母亲给她洗脸梳头，母亲

突然就流下了两行眼泪，袁丽感到很惊讶，她试图和母亲说话，但母亲的表情依然很木纳，又过了几天，许姨的手在床上时不时地摸索着什么，家里人反复观察了几次，原来她是想把身上插着的杂七乱八的管子拔掉，虽然没有力气拔下来，但几根管子被她抓得一团乱麻。一家人看到许姨从不会动到能抓东西，打心眼里高兴。

袁丽经常坐在母亲身边给母亲讲故事，讲她小时候和母亲的快乐时光，讲她在外面大千世界的所见所闻。袁丽曾经听到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小女孩为了唤醒植物人妈妈，每天给妈妈唱歌，特别是唱妈妈小时候教她的儿歌，一天女孩唱到动情处，妈妈就掉眼泪，女孩坚持不懈，春夏秋冬，日月轮回，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终于唤醒了植物人妈妈。这个故事让袁丽很感动，袁丽深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自己坚持不懈地努力，母亲总有一天也要像小女孩妈妈一样醒过来。

半年后的一个傍晚，红彤彤的晚霞映红了半边天，西边的街道、房子和树木仿佛被颜料浸染过一样有一种童话般的美丽，天地间因为有了晚霞的眷顾变成一幅画，晚霞越过窗户映红了许姨的面庞，映红了许姨盖着的织锦缎被面，被面上的芍药花儿仿佛被赋予了生命，开得那么生动，那么娇艳。

袁丽正坐在母亲身边给母亲讲故事，许姨突然用臂弯支撑着胳膊，举起手晃动了一下，袁丽开始以为母亲也被这美丽的景致所感染，激动之时用手在指西边的晚霞。她惊奇地盯着母亲的眼睛，发现母亲的眼睛里又攥着泪花，过了一会儿，母亲再一次抬起手来，做出一个写字的姿势。袁丽恍然大悟，她终于明白母亲是要写字，她要用文字来代替语言，说出她内心的声音。袁丽高兴地拿出一支笔，递到母亲手里，然后拿出一沓白纸放到床上。母亲颤颤巍巍地在白纸上写下歪歪扭扭的两个字“冯硕”。袁丽看到“冯硕”两个字，眼泪刷一下就涌出来了。她靠近母亲的耳朵说：“妈，冯硕怎么了？”母亲又颤颤巍巍地拿着笔在白纸上写下一个“来”字。

袁丽顾不得一切跑到外屋，很快就拨通了冯硕

的电话号码。

冯硕接到袁丽的电话先是吃了一惊，然后就急忙放下身边的事风尘仆仆地赶到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小镇，他坐在丈母娘床边的凳子上，小心翼翼地看着丈母娘的脸色。

八年了，他无数次地尝试着接近和讨好眼前的这位老人，但是无论怎样，眼前的这位老人就是狠心地和他恩断义绝，为此他掉过眼泪，虽然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他在位老人这里有太多的委屈，他不知道这位老人怎么就固执到如此地步，就连让他这个做女婿的为她敬一份孝心也不能。

这次他不知道丈母娘要对自己说什么，虽然看到丈母娘已经这样了，但是他依然还是心有余悸，生怕丈母娘突然又对他劈头盖脸地痛骂一顿。

许姨看到冯硕站在自己床边，眼窝里的泪顺着耳根流到枕头边，袁丽又一次把笔放到母亲的手里，许姨颤颤巍巍地在白纸上写下“妈对不起你！人生短，珍惜！”这短短的十个字，似乎耗尽了许姨全身的精气，写完，她的头就突然扭向一边，渐渐地闭上了眼睛。

袁丽“妈，妈”一声接着一声地凄厉地喊着，但母亲已经没有了任何反应，她摇着母亲的身体哭诉着：“妈，你为什么不能早一点想通，为什么你现在想通了，却要走了！”

冯硕抓起丈母娘的手说：“妈，你醒醒，你醒醒。”可是丈母娘的手在冯硕手里慢慢地变凉了，慢慢地变僵了。

此刻，冯硕的眼睛模糊了，她紧紧地攥着丈母娘已经冰冷僵硬的手，八年前的往事就仿佛发生在昨天……

八年前夏季的一天，冯硕骑着摩托车带着袁丽回望乡镇看丈母娘，她们俩一路上遇了好几辆拉煤车，最后一辆拉煤车的司机显然是偷懒了，大拖车上绑篷布的绳子没有拴好就上路了，煤面子借着风势飘飘洒洒，来来回回的路人沐浴着黑面子叫苦连天，等他俩回到家，俩人基本上就变成了煤黑子。

冯硕打了一盆水弯下腰洗脸，上衣口袋里的手

机差点就掉到水盆里，他嫌口袋里的手机碍事，就甩了甩手上的水，将手机从上衣口袋里捏出来放到院子里的窗台上，冯硕洗得正专注，窗台上的手机传来悠扬的“二泉映月”的音乐，冯硕喜欢音乐，特别是古典音乐，这个手机铃声是他的最爱，袁丽听到手机铃声，就一个劲地喊：“电话！电话！”意思是让冯硕赶快接电话。

冯硕正打了一脸香皂沫，说：“你先接一下电话，看看是谁，我马上就来。”

袁丽一接起电话，就听到一个女子娇滴滴地喊：“大哥，忙啥呢？”

袁丽一惊，然后拿着电话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愣住了，接着电话那边又传来一句柔声细语：“大哥干嘛呢？”袁丽突然间像明白了什么似的，如天塌了一般哭开了说：“冯硕！你长本事了，你在外边搞起女人来了。”

在厨房做饭的许姨听到外面有吵闹的声音，开始以为是邻居在吵架呢，可是听的吵架的声音怎么也像袁丽和冯硕的声音，许姨正在摘菜，扔下手里的活，系着围裙立即就往外跑，她站在院子里的台阶上，惊奇地看着袁丽，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袁丽和冯硕夫妻两个刚刚还好好的，怎么突然间就横眉冷对了。

袁丽一看许姨出来，就对母亲哭喊着说：“妈，冯硕外面有人了，女人的电话都打到家里来了，我肠子都悔青了，我在家里受苦受累，他倒在外面风流快活。”

她看见母亲愣在那里不动，就把目标又一次对准了冯硕说：“冯硕，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我还一直把你当好人，原来你是个披着羊皮的狼！”

许姨这时候终于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于是就对着冯硕一阵数落：“冯硕，你怎么能做这种事情，我这几天知道你们要回来，特意给你做了最爱吃的油炸糕，平时我对你也不赖，你就这样‘报答’我了？”

冯硕一看丈母娘气得说话声音都变了，急忙辩解道：“妈，没有的事，你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

那些事！”

袁丽像疯了一样，把冯硕的手机咔嚓一声摔到地上，一边摔一边说：“我让你再联系妖精，我让你再联系妖精！”

许姨从台阶上走到冯硕身边，指着冯硕骂道：“冯硕，你看我们这一家人哪有像你这样的人？你把我们家的脸都丢尽了，你给我滚！你赶快滚！赶快滚！”

许姨一时急火攻心，一个趔趄就摔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冯硕看到丈母娘摔倒，就急忙跑过来扶，袁丽看到母亲摔倒，惊慌失措地大叫起来。

在一片混乱中，大门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围了一大圈人。

在一帮人的共同忙乱下，许姨终于醒过来了，冯硕看到丈母娘和老婆如此模样，知道自己越说越乱，越解释越解释不清，他俯身在地上捡起摔烂的手机，扒开人群出了大门。

回到自己家里，冯硕把烂手机里的卡放到以前的一部旧手机里，气急败坏地把那个罪魁祸首的电话号码回拨过去：“哎，你是谁呀？”

电话那边传来一个女人风情万种的声音：“哎，大哥，你吃了枪药了？我是小娟，你贵人多忘事呀！”

“你是哪里的小娟？”冯硕感到疑惑。

“哪里的小娟？你怎么一转眼就把我给忘了呢？我们是在歌厅里认识的。”

一谈起歌厅，冯硕就想起来了，上星期五单位小康过生日请大家吃饭，吃完饭又要请大家去歌厅唱歌，冯硕推脱说家里有事，就对大家说自己不去了，没想到大家都起哄说他是怕老婆的主，冯硕酒喝多了点，但还不想让大家这么揶揄他，就迷迷糊糊地被大家生拉硬拽坐到歌厅的沙发上了。

冯硕说：“你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的？”

“大哥，你生什么气呀？人家是真心喜欢你的。”

“喜欢个屁呀！”冯硕狠狠地把电话挂掉了。

深夜，冯硕辗转反侧，唉声叹气。他想给单位

小康打电话，但又觉得说这个事情太丢脸面，翻来覆去，最后还是身不由己地拨通了小康的电话说：

“小康，睡了没？”

“冯大哥，有事吗？”

“也没啥事，就是你过生日那次，咱们去歌厅是怎么回事，你还记得吗？”

“啊！大哥，你这个出了名的正人君子，怎么深更半夜地又想起歌厅的事了？”

“我是问你那次怎么回事，不要耍贫嘴。”

“哦，那次啊！你是说那次歌厅里那个驻唱歌手吧！我想她可能是看上你了。她坐到咱们座位旁边，一个劲地给你献殷勤，我看她从沙发上拿起你的手机玩，怕她把你的手机据为己有，就借口说我没拿手机要打个电话，就从她手里把你的手机要过来，出来后我给你装口袋里了，怎么了？”

“没事，没事，就是随便问问，你睡吧！挂了呵。”

已经是凌晨三点了，冯硕一点睡意也没有，白天在丈母娘家发生的事，又在他脑海里翻腾着，他越想越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他举起拳头重重的砸在床头柜上，床头柜上的玻璃杯碎了，从他的指头缝里流出一股殷红的鲜血。

凌晨四点，他想给袁丽打个电话，但输入袁丽的电话号码，想了想又没有拨通。

那几天冯硕魂不守舍，晚上，他独自一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内心却在想着心事，他想到妻子袁丽这几天在丈母娘家肯定伤心难过，关键是让丈母娘也跟着糟心愠气，一想到这些，冯硕就心烦意乱悔恨不已。

睡梦中，冯硕梦见自己又去了丈母娘家接老婆，却被丈母娘赶了出来，在回来的路上，天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不一会就唰唰啦啦下起了瓢泼大雨，把他浇了个落塘水鸡。

冯硕打了一个冷颤，一下从梦中惊醒，原来“唰唰啦啦”的声音是袁丽拿钥匙开门进来了。

袁丽突然回家，让冯硕大吃一惊，他这几天正发愁怎么和袁丽解释这一切，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冯硕不敢和袁丽说话，怕他的话成为导火索引火烧身，他的眼神随袁丽的脚步在家里移动着，像一台人工操纵的摄像机跟随着演员的脚步，上演着一段人间剧目。

“看什么，你哑巴了？”袁丽先开口了。

“啊！啊！袁丽，你回来了！你怎么回来的？你应该告我一声我好去接你呀。”

“我不回来，还等你把那个叫小娟的女人接回家里住呀！”袁丽说。

“哪敢了，哪敢了！”冯硕看到袁丽的表情是温怒的，心里就壮了七分胆，接着说：“老婆，我真的和那个叫小娟的女人什么事也没有，那次……”

“不要再说了，你们单位的小康把事情的原委都已经告诉我了。”

“啊！怎么？你去问人家了？哎呀！家丑还不可外扬了，你怎么……”

“是人家打电话主动告诉我的，小康看见你这段时间在单位无精打采，像有心事，就主动问我是不是因为那次在歌厅里的事惹的祸，我顺藤摸瓜，了解了不少情况。

冯硕说：“唉！歌厅里水太深，风尘女子太有心机了，趁我酒醉，拿我的手机拨了一个她的号码，这样我的手机号码就乖乖地到她手机上了。”

两个人都沉默无语了，空气仿佛也凝固了，冯硕看袁丽不说话就主动自我检讨：“这也都怪我，警惕性不高，出去整个破事，弄得家里失去了安宁，这段时间我心里像压了块大石头，害得你伤心不说，孩子她姥姥也跟着着急上火，唉！”

袁丽不说话，开始接上水洗了抹布打扫家里的卫生，冯硕也赶紧洗了墩布跟着袁丽墩地，地墩了一半，冯硕忽然就扔了墩布，把袁丽抱到床上了。

这时，窗外的房檐上飞来几只喜鹊，叽叽喳喳的叫声清脆而欢快。

又一个周末，冯硕骑了一辆摩托车，后座上带着袁丽去看丈母娘，她想跟丈母娘把上次的“手机事件”解释得清清楚楚，不留后患。冯硕刚到院门口，就不由自主地退缩了。

袁丽看到冯硕的样子就说：“你进吧！进吧！没事，没事。我已经跟我妈解释过了，我把头盔放到后备箱，马上就来。”

殊不知，冯硕刚进院子，就被丈母娘骂了个狗血喷头：“你来做啥了？你还嫌这家里丢人丢得不够是不是？你还想让家门口围一圈人是不是？我们全家的好名声，全让你给毁了！你还有脸来？你赶快走，赶快走！”

许姨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来气。

袁丽在大门外，刚把头盔放到后备箱锁好车，就听到母亲在骂冯硕，她着急得直跺脚，说：“妈，你这是干啥了？我不是已经跟你解释过了么，冯硕他根本就和那个女人没什么，今天是我让冯硕来和你说清楚的。”

“说啥清楚了，能说清楚吗？我的老脸都让他给丢尽了，我一眼都不想看见他，除非我蹬了腿，咽了气，我要是还活着，他就别想进这个家门。”

看到母亲不可理喻的样子，袁丽只好挥挥手，让冯硕赶快走。

冯硕走后，袁丽生气地对母亲说：“妈！你怎么能这样对冯硕！”

许姨说：“你还让我怎么对他？我做梦都梦见家门口围着一圈又一圈的人，人家像看电影一样看咱们家里的热闹！这几天我都不敢出门，我的老脸都没地方放了，你给我赶快和他把婚离了，你要是不离，你以后也不要进这个家门！”

袁丽说：“妈，我上次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冯硕跟那个女人根本就什么事也没有，自己活自己的，你怎么就这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呢？”

“什么在意不在意？我们家一辈子清清白白，我可不想每天让别人戳着脊梁骨过日子，反正你必须和他把婚离了，你要是不离婚的话，我没你这个女儿！”

袁丽气得浑身发抖，她原来以为冯硕只要把事情真相跟母亲说明白，并诚心向母亲道歉，母亲是会原谅冯硕的。但没想到竟是这样的结果，她悔恨自己遇事太不理智，竟然让一件小事发展到不可

害病 (信天游·外一首)

□ 王恩会

一川川俺跑了几十里
多了时也打听不见个你

翻一回枕头头梦一回回你
心上的这病该说给个谁

山圪梁梁上眊十几回
就是眊不见个坏了心的你

邻街的石碾碾前站了个谁
—— 献给伟大的母亲

心慌燎乱不知该咋地
见了谁都想发脾气

牵牛牛花攀上篱笆笆墙
树荫荫遮住了土窑窑

天黑瘴来下起了个雨
贱骨头的俺们家又想了个你

火圪崂崂上的绿豆豆汤
洋瓷盆盆里的磨山药圪塔塔香

炕头头起的那盏煤油灯
你穿了多少线线纫了多少少针

千层底底的紧口口鞋
俺记不清穿了多少对

邻街的石碾碾前站了个谁
笤帚帚簸箕箕从不离身

吃糠咽菜一辈子
把俺姊妹们打发成了人



收拾的地步，她伤心地走出了家门。

回到家，袁丽一看到冯硕就气不打一处来，说：“都怪你，这下好了吧！我妈让我和你离婚呢！”

冯硕着急地说：“袁丽，你妈说归说，你还真跟我离婚呀！袁丽你可不敢因为这点小事和我离婚。那样的话我和孩子就惨了，你妈她也许是一时气话，过段时间消消气就好了。”

袁丽气哼哼地说：“你少在这里麻烦我，我心烦呢！”

其实袁丽也心里明白，因为这点儿小事和冯硕离婚太不值得。当初和冯硕结婚，冯硕就是一个农村的穷小子，冯硕煤校毕业后孤身一人分配到这个城市参加了工作，她当时相中的是冯硕的学历和人品。事实上冯硕工作积极踏实，又有进取心，对自己也知冷知热的，单位的同事都羡慕她找到一个好丈夫，自己也觉得找到冯硕做丈夫是自己上辈子修来的福。可是如果不离婚，让母亲憋着一肚子气过日子，母亲肯定会憋出病来。袁丽不知道如何是好，心里像不配重的天平七上八下，无法平衡自己的生活。

时间对于袁丽来说是最好的缓冲剂，随着时间

的推移，母亲和袁丽的关系有所缓和，母女毕竟是母女。

冯硕一直等待时间的和风细雨能慢慢消融丈母娘内心厚重的冰霜，然而丈母娘的固执，始终让他俩的关系如千年冰山，难以消融。

今天，这座沉寂了八年的冰山，终于迎来了晚霞的眷顾，这晚霞如红红烈火，把整个冰山瞬间融化成汪洋大海，这大海宽阔宏远，一望无际。

可是红极一时的晚霞，很快就沉没，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一切似乎来的迟了些。

……



安子讲故事

(六题)

□ 郭子林

安子是艺术圈子里的人，搞艺术，也爱搜集一些奇离古怪的故事，听着有意思就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一、弯头钢笔

“我又买了一支弯头钢笔。”年轻的志玮很骄傲地从上衣口袋掏出一支明晃晃的钢笔让安子看。

“志玮，你是不是收藏弯头钢笔了？”安子从志玮手里接过明晃晃的钢笔拧开笔帽拿至眼前仔细端详。“这是第几支钢笔了？不对，应该说是第几百支钢笔了。”安子调侃志玮，志玮赧然一笑，说：“哪有那么多了，也就一百多点哇。”

“这一支好。拿手里很舒服，我也想买一支。”安子将钢笔握手中把玩着。“你咋就对弯头钢笔情有独钟了？”安子说着话还顺手拿一张纸来写了几个字。见人们都围着安子欣赏弯头钢笔写字，志玮的兴致被一种表达的欲望挤将出来。“说起弯头钢笔我还得感谢硬笔书法比赛了。”志玮要讲故事了，这时的安子成为忠实的听众。

“我是1972年出生的。”志玮讲故事比较直白。

“上高中的时候，我们语文老师就是瞧不上我写的作文，经常当着同学们的面把作文本扔我脸上，还骂骂咧咧地说：看你写的那两个字哇，臭死了。我反正也死皮了，老师说啥也不管他。但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偷偷练字了，连我爸爸也不知道我在练字。”“你这保密工作真是做到家了，连你老子也不知道你练字。”

“不能让他们知道了。”志玮漫不经心地写着“认真”

两字。他已经从安子手中要回了那支弯头钢笔，他十分清楚，再让安子玩一会儿就真成了安子的钢笔了，不过他也想好了，下次再遇到弯头钢笔一定给安子也买上一支。

1992年，我记得可清楚了。那年我是高二的学生。班里的团支部书记通知说教育局要举行硬笔书法大赛，让同学们自愿报名参加。我报了名，第二天，语文老师上课又把我的作文本扔在我脸上。“就你这水平还参加比赛了，不够给我丢人的了。”那一次我真是羞红了脸，感觉到脸上热辣辣地疼。有委屈又不能言，心里面还替老师开脱：老师说就说哇，谁让人家是老师来，严师名下出高徒呀。我既然报了名就不能撤回来了，硬着头皮上哇，丢人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比赛的那天，在教育局的会议室里，一人一张桌子，还不让说话，老师给我们发了一支笔，就是那弯头钢笔，还有一小瓶天蓝墨水，一张厚粉连纸，一张标了红圈圈的《人民日报》，还有一张练习纸。我是第一次见弯头钢笔，灌上墨水试着写了几个字，呀，真好用了。“比赛了，你这孩儿是做啥了？”直到监考老师的手指头顶住我的脑门，我才醒悟过来，开始在那张厚粉连纸上写字。那天比赛我写的是隶书。好像是第二天来还是第三天来，教育局开表彰会，结果我得了一等奖，当时还没有第一名第二名的说法，一等奖就一个，其实就是第一名。教育局发的奖品就是弯头钢笔，后来我才知道那叫书法钢笔。那支笔我现在还保存的了，一直不舍得用。讲着故事志玮还害羞似地摸摸后脑勺。人家还给发了一个奖状，就是一张纸，比现在的A

四纸的一半还小了，上面盖着教育局的红章章，都二十多年了，我妈还给我保存的了。

“上高中时候光顾得练字了，也没有学下多少东西。”听志玮的语气有许多遗憾的成份在里面。

1996年高考，考上了免费的中专，省里的公路中专学校。刚上学的时候，老师把班长学习委员，组长都分配完了，就是留下团支部书记没有安排。国庆节的时候，学校搞黑板报比赛，我不爱看书又没事干，就傻乎乎地看人家出板报。我们班长领着干部们可是忙乎了好几天，那天板报出得差不多了，班主任老师来验收，我是每天都看，觉得他们出的板报肯定不行。果然，班主任老师对辛苦了好几天的班干部们说：快快擦掉哇，还不够丢人的了。班干部一帮人低着头呼呼地都擦掉了，擦完黑板就像一排木桩一样站在那儿动也不动。

“你行不行？”班主任问我，当然他看过我的入学登记表，知道我的隶书不赖。“行了。”我每天看他们出板报其实就是等老师点将了。我心里早就想好了“总有我出头的时候。”我等了好几天就等着这一句话了。

“你们几个给他打下手，出不完板报不能睡觉。”班主任离开的时候其实才下午四点多，第二节课下了以后。我让他们几个班干部先把黑板洗干净又买了广告色，我写了一篇小文章《我们可爱的学校》，用隶书写的，又让他们按我的想法插了几个小图。

“志玮，你们倒弄完了。”食堂吃饭时候碰上了班主任。“老师，出完了，我让他们都吃饭来了。”“行了，你们吃饭哇。”我看见班主任老师专门去看我们出的板报来。结果，国庆节的黑板报比赛我们班得了个第一名。国庆节刚放完假，班主任就任命我当了团支部书记。这次我沾了书法的光。当班里的团支书没有两个月，学校又让我当了学校的团委副书记。

“这下可害死人哩。”志玮说是这样说，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那时候学校办的个刊物叫《小草》来，本来是学生会宣传部弄的，不知道咋就归了团委管，我当然就成了主编。每天给各团支部下任务，让写稿子，闹好稿子还得刻蜡版，那时候又没有电脑，刻好蜡版就用手推的油印机推出来，再拿订书机装钉好。不要小看是《小草》，可是每个月一期就成了负担了，经常连夜刻蜡版，上了两年学，一节正经的专业课也没有。

“那考试咋办了？”安子关切地问志玮。

“考试有班主任了，我们的班主任还当的学校教务主任。再说，学校给了我一个办公室，每天和老师们打交道，谁也认下了。到现在，只要我回到学校，老师们对我可热情了。上了两年学攒下一股人缘。”志玮兴奋地继续讲自己的故事。

两年中专可快了。1998年我们就毕业了，那些统招生都分配了，像我一样的自费生都灰溜溜地回家待业了。我找见班主任问：我这可咋办呀？班主任说，不要怕，我给

你想办法。那天我正和班主任在教务处说话，听人们说省里的一个副厅长来我们学校视察了，班主任拉上我就跑到操场的黑板报那儿，那个副厅长和我们班主任关系不一般，班主任给副厅长说了我分配的事，还指点着黑板报给人家介绍。副厅长看也没有看我，问班主任要了一张纸，噌噌就写了个条子。“让他到人事处去哇。”那时候我也年轻，不懂事，拿上副厅长的条子就去了人事处，人事处办事的可热情了，问我想去哪个单位，我哪知道啥单位了，就知道一个太原公路段。办这些事我爸爸一点也不知道。回到家我告诉他说我上班去了，我爸爸还说：你们不是自费生，自费生还分配了？他还以为我日哄他了。当他知道我真的去上班还给了我一百块钱。

到太原公路段上班，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关系户，还想培养我了。上班的第二天就让我上工地，拿着水平仪和工具箱，还带了两个民工。

“王工。”那帮民工叫我王工程师，王工是简称。“王工，你明天上班早点来，来得早了你就能坐到驾驶室，不用和我们挤马槽了。”刚才上车的时候我就看见单位的同事穿干净衣裳往驾驶室里挤了，我是新来的，不知道咋办，就瞎胡跟着民工挤到了马槽上。

工具车一路走一路往下卸人，我们是到一条新修的县道干活。

到了工地我就傻眼了，根本不会用仪器。

“王工，这儿行不行？”一个民工拿着测量仪跑到四五十米的地方问我。见我无回话，另一个扛铁锹的民工又在远处问我“王工，就在这儿下桩哇。”这是干啥了？民工们让我懵了头。

这一天我不知道是怎么度过的。

下了班，民工们把我还没有打开的仪器箱放下就走，当然还有测量架子，连句话也没有说。人家还以为我不是有病就是傻子。

到办公室还没有缓过劲来，领导就来问我：弄好了没有？我就哄人家说，闹坏了，明天再重弄哇。领导也没有说啥。当天晚上我就把学校的专业书都给找出来，好好地看了一遍，中专学的东西简单，一看就明白。

第二天眼看着就要走了，工具车的喇叭哇哇地叫，那两个跟我的民工就是不见影子。下了楼，我看见那两个家伙蹲在路边抽烟，看也不看我一眼。“不想干了给老子滚。”我一下子就出了火，朝一个民工就是一脚。另一个民工机敏，兔子一样跑了，一会儿就拿下来了干活的工具。坐在马槽里，民工还给我点烟了，我抓过来就冒到马路上。

这天下了班，我把数据交给领导时，领导没有看数据报表，而是看我的字了。“你到办公室干吧，不用去工地了。”就这样我上班的第二天就成了白领。又干了几年服务工作，人家就提拔我当了县里的副段长，这不是就成了干部了，其实业务上我啥也不懂。

书法可是救了我。

志玮感慨地说：“人呀，十个优点不如一个特点。所

以我见到弯头钢笔就买。”

二、莫负春光

晓晨生来就有艺术天赋。父亲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师范生，成绩很好，毕业后受成份所累分配在山区小学教书。晓晨自小和父亲一起生活读书，并不是说晓晨家里母亲不会做饭，在学校生活，父亲吃食堂，晓晨和父亲在一起多多少少也能沾点光，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人都在想办法填饱肚子。

父子俩一起学习生活，简单快乐。一天饭后，父亲拿了一张学生的绘画习作让晓晨看。“晓晨，我班上学生画的，画得好了哇。这小子将来一定是个才子。”年幼的晓晨从父亲手上拿过那张习作不屑一顾地对父亲说：“那还好了，我给你画一个。”父亲没有搭理晓晨，但晓晨当真找了白纸就画。也就农村说的一袋烟的功夫，晓晨给父亲交差。父亲一看，果然晓晨的画比学生的好得多。看来晓晨是有艺术天赋，但父亲没有赞许也没有批评，他有自己的主见：小孩子还是好好读书为上。和父亲一起住校生活，时间上就宽裕，晓晨读自己的书还读父亲的诗，诗词绘画，书法，六年的山区小学晓晨学到许多知识。

晓晨果然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初中毕业考上了师范学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师范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才能考上。考上师范就等于有了工作，毕业后国家包分配，上学期间不仅有生活费，还免学费住宿费课本费。上师范晓晨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爱好，尤其对书法美术情有独钟。晓晨读师范期间，欧体柳体赵体都临摹书写，还背诵书法字典，在学校里小有名气。这年学校举行书法展览，班主任老师要求晓晨代表班里参加，希望晓晨有好的表现，为班集体增光。心高气傲的晓晨毫不含糊，他要拿同学们都不常写的颜体取胜。听着窗外的小鸟鸣啾，看着校园里盛开的杏花，晓晨刷刷几笔就完成了“莫负春光”四个大字。

晓晨拿着自己的作品让书法老师指导，老师看着晓晨的字惊呆了，他不敢相信这是自己学生的书法作品。不知天高地厚的晓晨花钱装裱好去参加展览。还没有等晓晨的作品挂上墙，一位老先生正好到师范学校办事，看到晓晨的书法作品也感觉良好，但不一会儿，老先生就说：字写得确实不赖，但有错字，不能展览。原来晓晨的“莫负春光”的“负”字写成了“员”。

书法老师也没有能看出错误来。“莫负春光”成了“莫员春光”。

这下子可是丢死人了。班主任老师没有少挖苦晓晨。从那时起，晓晨下决心把所有能见到的书法字典上字都背下来，记在脑子里。

要毕业的那年寒假，晓晨没有按时回家，而是到批发市场写春联卖钱了。1990年腊月二十九，晓晨揣着卖春联的四百块钱回家了，那可是父亲两三个月的工资。看到晓晨回家了，父亲并没有高兴，而是批评晓晨：放假也不早点回来，这两天给人们家写对联快忙死我了。

父亲挑水去了，那时候晓晨家还没有自来水，父亲要到三里地外挑水。晓晨对母亲说：“我来写几下。”母亲知道儿子会书法，但只是笑笑不吭气，自顾忙碌着。父亲挑水的功夫，晓晨写下了十几副祭灶王爷用的“上天言好事”，写好了，晓晨将自己写的和父亲写的放一起，等父亲挑水回来还没有放下扁担，晓晨就拽着父亲到他的书桌前。“你写下的哪一个好一些？”父亲见晓晨问话，只是稍微看了一下说：“都是我写下的，有啥好不好了？”在一旁观望的母亲笑了，母子俩给父亲开了个玩笑。晓晨长大了。

过了本命年就离知天命年不远了。晓晨现在虽说也是有点名气的书法家了，但每一次无论是比赛还是展览，晓晨写作品都是先查书法字典，他怕自己的记忆有误，怕再次犯“莫负春光”的错误。有人请晓晨的墨宝，他总是先答应人家，然后回家反复练习，行草隶篆，各类字多次练，直到自己满意了才动手写。

“莫负春光”的故事好呀。学问是无穷无尽的，学的知识越多感觉自己的知识越少。

“我也回家看书呀。不跟你们瞎侃了。莫负春光呀。”安子回家了，今天的故事会就结束了。改天再会吧。

三、坦坦荡荡东流去

“《坦坦荡荡东流去》是一幅名画，国画家王文芳先生所作。”安子是艺术圈子里的人士，讲的许多故事就同艺术分不开。

“想不想听阿乔的故事？”阿乔是安子艺术圈子里的大拿，艺术造诣很高，阿乔不善言谈，能听到他的故事实属不易。

“讲哇。安子给我们讲一讲阿乔的故事。”诸位忠实的听众都想听阿乔的故事。“好，让你们听一个好故事，阿乔先生的故事。”安子说完此话干咳了两声，瞅瞅四下里又没了动静。“安子，来点上，点上香烟听安子的故事。”果然安子吸着香烟就不再干咳，而是正襟危坐开讲了。

“《坦坦荡荡东流去》是一幅大画。王文芳先生的镜心设色山水画，1989年在北京拍卖7700元人民币。53×74CM。”安子讲述艺术上的故事往往数字特别清晰。“阿乔是王文芳先生的弟子，这你们都知道。《坦坦荡荡东流去》那幅画出名后，阿乔等的粉丝们就追逐老师的脚步出外写生去了。”

不要说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就是现今的写生也是一件苦差事。人们是这样形容远在他乡绘画写生的画家们：远看是逃荒的，近看是要饭的，一问才知是中央美院的。艺术家们，尤其是绘画艺术家，他们的着装打扮往往与平常人有差异，一看就是另类。长头发的男画家多数还留有小辫子，衣衫不整，从他们的衣着上根本看不出季节，男人们也穿花花绿绿的服饰，背着画架，有的还扛着照相机的三角架，夸张的外表加上肆无忌惮的言语，在边远山区纯粹是盲流队伍。

“《坦荡荡东流去》是在陕西省黄河边的香炉寺创作的，那地方的黄河水汹涌澎湃一泄千里，很有气势。”安子边讲故事还比划着黄河的样子。

“阿乔他们一行三人从太原坐长途车到达晋西北的河曲县。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河曲那一带真叫个穷。黄河上拉纤的纤夫基本上都是光腚，当然也有带一小块遮羞布的。黄河的陕西那边大部分是石头滩，坐船的人能够走到船上，而山西黄河边上基本上都是黄土滩地，有很深的淤泥，想坐船的人要靠纤夫背上船。这时候就热闹了，不管大姑娘小媳妇，老婆老汉，都是让光腚的纤夫背上船，也没有一个害羞的。”安子说的是实话，纤夫们每天拉纤，水里来水里去，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能将就的活着就不错了。

阿乔他们三个画家从河曲下了车后，决定用一个月时间步行到敦煌去写生。只带了钱和粮票的三位画家可是吃尽了苦头，到老百姓家买吃的，老百姓不卖，说他们自己还吃不饱呢。

“那天到了一个村子，三位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到一户老百姓家买东西。老百姓肯定不卖。他们当中一位年长的画家就哄人家妇女。说，没有吃的就给口热水喝哇。那男人出外打工一个人在家操持的妇女就给他们烧了热水。这几个画家也真是饿了，就得寸进尺地问能不能喝上一碗小米稀饭。妇女不好意思就又给他们熬了小米稀饭。喝稀饭的时候，画家们看见院子里有鸡出入，就又问人家能不能给煮上几颗鸡蛋呢？妇女给他们煮了鸡蛋，但每颗鸡蛋要五块钱，否则不卖。”三位画家吃了五块钱一颗的鸡蛋又买了好几个熟鸡蛋以备不时。

从山西的河曲步行到陕西的佳县需要一阵子时间。

半个月后，三人终于到达了位于陕西白云山的白云观，据说白云观里的道长算命很准，出门在外的三人相信玄学的东西。

两位年长的师兄进门就磕头烧香，阿乔依仗着年轻，没有进门，只是在门外观看。“神仙显灵了，显灵了。”听见两位大呼小叫，阿乔从门外也看到了：一条尺把长的银蛇从龕下的小洞洞中钻出来，晃悠了一圈又进了墙角的一个洞里。此时已经是十月了，还不到寒冷的季节，但黄河边上风刮着就显得阵阵寒意袭来。从白云观往香炉寺不远，这里就是王文芳先生创作《坦荡荡东流云》的地方。听着黄河滔天的浪声，看着眼前黄河磅礴的气势，站在香炉寺旁，三位画家纷纷拿出相机，支起画架，忘我地投入创作中。阿乔年轻呀，忘记一路的疲惫，脱掉外衣，前后左右地拍照。当阿乔喷嚏连天时才想黄河边的风也是刺骨的。

阿乔并没有当回事，依旧跑前跑后，上山下山，照相画画。

“那天早晨。”安子模仿阿乔的话说：“那天早晨天气晴朗，一轮红日高照，我们几个出去写生。”阿乔一行三人来到黄河边，阿乔支起画架正要开始画画，一个小朋友蹦蹦跳跳向他们跑来，小姑娘嘴里还哼着陕北小曲。阿

乔好奇地问：小朋友上学去呀？上学去。远不远？不远，就在前面。阿乔顺小姑娘手指的方向看去，除了茫茫的大山还是大山，根本看不到学校的影子。“在山那边呢，你看不见。”说着话小姑娘朝自己手指的方向小跑去了。小姑娘往远处去了，阿乔的眼睛追着小姑娘的影子也向远处。此时，红日高照，蓝衣服的小姑娘像水一样流动，随着小姑娘的黄狗时而窜至小姑娘的前头，时而又窜至小姑娘的后头，小黄狗的跑动带起片片尘埃。黄河水奔腾咆哮，浑浊的河水时而掀起白色的浪花，阿乔被眼前的景色迷住了，这难道不是绝好的风景吗？红日，黄河，蓝色小褂，银色浪花，真美呀。阿乔忘乎所以了，甩掉外罩，全身心地开始绘画。

当晚几个人住进佳县的旅馆。第二天一早，两位年轻人太阳晒到屁股还不起床，忙往阿乔的房间，打了一晚上喷嚏的阿乔才刚刚入睡。

“这后生烧得厉害了。”两位老同志不敢怠慢，把阿乔送往县城的医院治疗。整整一个星期，阿乔的神智清晰，但就是浑身软得下不了地。已经将佳县所有景点都看完的两位老同志对阿乔说：“后生，咱们回太原吧。这样下去闹不好还要把你放倒在这陕西的黄土高原了。”回家的路总是很近，一路上，两位老同志除了照顾阿乔还不时地下车照相。“不要怕，回去洗出来照片给你一套。”老同志一路上不停地安慰阿乔。

回到了太原，阿乔又住了一个星期医院，好了。

“奇怪了。”安子这是用阿乔的语气说话。“回到太原，我去洗相片，从白云观出来到香炉寺的三卷胶片都是白的，啥也没有照上。我估计是没有在白云观布施的缘故。从那以后我是见庙就烧香，烧香就布施。”

阿乔为这件事纠结了好多年，真的原因出现在阿乔的135相机上，从白云观开始，阿乔的相机就没有打开镜头盖。

阿乔不相信自己会忘记打开镜头盖，许是阿乔那几天高烧烧坏了脑子。

坦荡荡东流去。阿乔想着什么时候有时间了再去香炉寺，也画上一幅黄河东流去的山水画。

四、华仔的崽

“在我们那个县级城市，说谁家的儿子，谁家的崽，那可不是骂人话。”香烟点燃，安子的故事就又开始了。

“你们那里对特别捣蛋的孩子怎么称呼呀？”见有人问话，安子好像自己家就有一个如此模样的坏孩子，先是哼了一声，接着说道：“那就得喊他爹呢。”是的，在这个小县级城市，谁家的孩子过分耍横，人们往往用他父亲的名字称呼，但又不直接说他父亲的字号，而是他父亲的字号后面加上个“大”，“大”是方言，也是原始语言，也就是父亲的别称。“这就是王五家大。”这话一说，听者都明白，王五的儿子不成气候，害人精一个。

“不管他谁家不谁家的大，今天我给你们说一下华仔的儿子，就是那个崽子的故事。”

华仔的崽少年时就不能让人歇心，常常给华仔惹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烦。

“我就要吃了，你要怎了？”华仔的崽拿起西红柿就往嘴里塞。见崽真就要吃生西红柿，华仔急了，西红柿才买回来，还没有洗，再说崽崽刚吃了两个冰激凌，再吃西红柿，免不了要闹肚子。着急的华仔要收拾崽崽了，父母在，姐姐姐夫也来了，再说弟弟和弟媳妇也来家里，不能让这小子太张狂，否则以后就没法管了。

豆芽菜般的崽崽一米七多的个头显然比华仔高出许多，但华仔还是不含糊，弯腰从脚底抽出拖鞋，举起来对着崽的后脑勺掬去。拖鞋还没有到崽的后脑勺，崽崽猛地推了一把华仔，这下子倒好，两力相撞，华仔被推进单人沙发，两手扶住沙发帮子，拖鞋不知丢到哪里。华仔两只牛眼瞪起，但木了一般，呆呆地没有生气。华仔的眼里没有恨，当然不能有恨，自己亲生的儿子哪里就有了恨？是喜悦吗？老子被儿子推搡倒在了沙发上，老子还能高兴起来？华仔只是木木地，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崽崽也同样撞在墙角，崽崽明白对父亲动手的后果，脑袋低下，眼睛瞅着地面，像要把地板看穿。崽崽不会去想父亲如何含辛茹苦将其养大，他的记忆中，父亲从没有动过他一个手指头。深深爱着他的父亲难道也表现出来了：打是亲，骂是爱吗？初中毕业的崽崽想不明白，也不会去想。

瞧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父母，兄弟姐妹，所有外来人都傻了眼。没有一个人能想出办法处理这尴尬的局面。

华仔想过要站起来动手教训崽崽，但又怕儿子真和他动手，结果不得而知。崽崽想借机溜出家门，但出了家门终究还要回来。僵持的场面也不不过一两分钟，华仔想明白了，华仔穿了鞋，披了衣出门，出门的华仔还狠命甩了一下门。

“啪”地甩门声甩给谁听呢？华仔没有想过，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为何甩门，但华仔真就甩门走了，出门吸烟去。

“后来怎处理的了？”听众的疑问永远是许许多多。

“后来咋也不咋。父子闹架还记仇呢？”后来的华仔想明白了，小时候惯儿子是个错，儿子长大了，对儿子动手也是个错。那以后华仔再没有对儿子动过手，当然，二十岁后的崽崽成年了，长成了一米八的个头，高高大大的儿子整整比华仔高出一头，华仔还能动得了手吗？

“长大就好，长大就不再给华仔难堪了。”“是的，长大就懂事了，懂事了就能给华仔挣钱了。”

“唉，快不用说了，还懂事了，还给华仔挣钱了？都快气死华仔了。”见众人都说孩子长大就懂事了，安子似乎要讲完的故事重又开了头。

崽崽这小子初中一毕业就打工去了，不上高中，也不上职业中学，先是在天津，后又到上海，最后混得实在不行了又到太原打工，打了三年工，花了华仔十来万，一年换了两回车，比他老子还能花钱。在外打工的崽崽倒也没有参与传销，也没有偷鸡摸狗地犯事，惟一让华仔不满意的的就是这崽崽纹了身。

“崽崽纹身倒也不是胸前刺个龙呀，后背搞个鹰呀了

的，他不过是小胳膊上刺了几个英文字母。那字母华仔也认不得，只记得崽崽的手指缝中间刺了个红桃K，红桃K的下面是一个心样的红色图案。不过，冬天的时候，不注意看，谁也不知道崽崽有纹身。”

事情总有个凑巧。这年华仔所在县级市要招聘交通辅警。

“回就回来哇，你们让报名就报个名。”崽崽很不情愿回到父母生活的小山城。“先报个名哇，试一试再说。”忙于个体生意的母亲平时不多参与儿子和丈夫之间的事情。“好吧，我请个假，星期一去报名。”“这还是个好娃娃了。”电话里华仔还表扬了崽崽。

辅警的报名场所设在当地的一家宾馆，不能说人山人海，却也是人来人往，摩肩接踵。华仔对儿子不放心，将自己的小蛋蛋车停下，乘坐儿子的豪华车前往报名。

“现在国家的政策可好了，报名不交报名费。”安子艺术上小有成就，生活安逸，对社会很有好感。

“你们不知道了，崽崽可是出了名了。就那一下子就出了名了。”安子说完这话就没有了下句。

“快说呀，怎地的了？”众人追问，安子硬是不说。有人知道安子又要香烟了。识趣的人给安子点燃香烟，安子的事才得以继续下去。

一米八的个头，白白净净的圆脸盘，直直的腰板，寸板头，炯炯有神的一双大眼睛。崽崽一进报名的宾馆就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连那四个负责登记报名的协警美女也停下手头的工作，抬眼看进来的小帅哥。

“愣啥了？报名去哇。”华仔也感觉到众人的目光正如箭一般射向父子俩。华仔一挺胸，扯了崽崽的袖口往前走，崽崽当然也知道眼前发生的一切，他不经意地甩开父亲往报名处去。

“填个表。姓名，学历，家庭住址。”协警递上表格时还朝崽崽笑了笑。华仔站在儿子身边沾沾自喜，心想：看我儿子，你们谁比他长得帅。

简单的表格总共也没有三十个字要写，两分钟搞定。

“你这可不行，有纹身不能当警察。”美女协警接过崽崽递上的表格时看到了崽崽手指缝间的红桃K。听说有纹身，旁边另一位正在工作的美女协警瞅了一眼漂亮的崽崽也说了句：“到时候体检要全身检查。你这个纹身肯定不行。”

“快走哇，跟上你还败兴了。”气馁的华仔不敢拉扯崽崽，只是象征性碰了一下崽崽。

排队报名的人们不知发生了什么，刚才还高高兴兴的一对父子怎么都铁青着脸了？

“马上回去给老子清理掉。”华仔没有坐崽崽的豪华车，独自往公交车站走去。

“弟兄们，告给你们，一定不能让我家的娃娃们弄那个纹身，弄了纹身就断了自己的路了，公安不让报名，老师也不能报名，凡是公家单位都不能考。”

安子警告诸位听众，也有听众言：弄啥的纹身了，原

始人才弄的东西，现代人吃多了吧。

五、火炉放进被窝里

安子是搞艺术的，艺术圈子里的朋友多，故事也就多。明知是画国画的，是安子艺术朋友，但生活上不相往来；华仔是画油画的，也是安子艺术圈子里的朋友，生活中有事相互照应。

眉眼秀气白白净净长得高挑个儿的安子戴一副金丝边眼镜，颇具溥仪的风采。“我就是看不惯你那个发小，还叫什么明知，还不如叫个暗算呢。”安子点燃香烟也不搭理一脸尴尬的华仔。胖乎乎的华仔永远是笑对人生，不管你说的再怎么天花烂坠，也不管你怒发冲冠，他总是一张笑咪咪的脸。

“华仔，你怎就不吭气呢？看你那发小吧。长得一张猴脸，还画国画呢？连当个中国人的资格也没有。”气急败坏的安子将一支刚点燃的香烟灭掉，冲着华仔哼了一声。

“安子，你不要总说我和明知是发小，是朋友，其实我也有一肚子的苦水，我也有伤心的故事了。”华仔不紧不慢地讲故事给安子听，安子加工以后就成就了“安子讲故事”。

有人家办喜事，大家都是礼尚往来，唯有这明知是个例外。有五六次了，明知要上礼时就推说有事，打电话让安子帮助捎上礼金。捎就捎上吧，常在一起的几个朋友，谁还没有个不方便的时候。可每次过后，明知再不提起此事，不要说不还钱，更不说给谁家上礼金的事。弟兄们常在一起又不好说，安子只能借着酒劲对华仔说了。“还说还礼金的事了，我给你说吧。”华仔还给安子补充了一个故事。“那次我替人家明知上了礼金，打电话告诉你放心吧，礼金我给你捎上了。你猜人家明知说什么呢？知道了，哪天我请你吃饭。安子，你说这叫个啥事了？”“别说那钱的事了，你说一说你们被子里头藏火炉的事吧。”

华仔和明知是发小同学，又是绘画的朋友，两人到不同的单位都参加了工作。有那么一个寒冷的冬天，单身华仔在单身明知的单身公寓玩耍，吃过晚饭后，也就七点多钟的样子，天虽然黑了，但对于年轻后生华仔来说，骑上自行车回单位，十多里的柏油路不是问题。但猴精猴精的明知就是不放华仔走，说要住在一起好好聊一聊艺术。但艺术没有聊半个小时，明知说睡觉，困得难受。华仔要走，要骑自行车回单位，明知拉扯住说要他们单位的单身公寓给华仔找个睡觉的地方。朋友的好意，真正是：盛情难却。

华仔跟着明知在单身公寓寻找住处，一号楼，二号楼，一直找到八号楼也没有人愿意让华仔这个陌生人住。两个人又漫无目的地溜达了一会儿，眼见得伸手不见五指了，两人才不得已回到明知的住处。其实明知是有住处的，他住的单身公寓是三层，四层就是他父亲住的单身公寓，父子俩楼上楼下住着，明知的父亲是个领导干部，有套间住。华仔知道，但明知不说，华仔也装傻。

“睡吧。瞌睡死了，要不是你，我早就睡了好几觉了。”明知埋怨华仔，但明知还是点上了电炉子并说：公家的电

不用白不用。

两个小伙子挤一张床在那个年代也正常。华仔还没有进入梦乡，咚咚的敲门声响起，而且越敲越急。

明知翻身下地，他以为是查私用电炉子的，赶紧关掉开关。明知不开门，任门外的敲门声吵醒楼上的其他住户。有人开门见是单位公安科的警察，不好说什么，悄悄地关门睡觉，期间，明知的父亲也下楼来，看到有人敲儿子的房门，只问了句：你们干啥了？见没有人搭理他，老汉怕真有事连累他老人家，悄悄地回四层睡觉去。

“开门，开门，再不开门就踹了啊？”门外的敲门声如雨点般密实，华仔不知要发生什么事情，哆嗦在被窝里。那阵子的扫黄打非正热火朝天，谁也怕惹上麻烦。

早已跟踪明知多时的干警们因为明知不开门，雷霆大发，在踹门了。“华仔，你躺在被窝里，不要动，把电炉子放屁股底下藏好。”“这太热了，还要着了火了，哪能放被子里呢？”“就放你屁股底下，不要紧。”华仔坐起，电炉子放床上，自己曲了腿翘在电炉子上，又用被子蒙住，这下子华仔可是上了火焰山，头上的汗水吧嗒吧嗒地往下掉。

“噔”的一声踹开门的干警们朝站在面前的明知就是两个响亮的耳光，瘦小的明知很皮实，任耳光响起硬是没有动地。“在家干什么？门也不开，你他妈的咋地了？”“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干警们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到处翻找可疑物品。巴掌大的房间，干警们没有发现什么，这时候就冲浑身冒汗窝在被窝里的华仔喊叫：你，下来。华仔还没有下地，干警们已经掀开了被子。

好家伙，这么大的电炉子。带上，跟老子回公安科。

本不是查电炉的干警们有了意外的收获，不是这个电炉子，干警们今晚还不好收场。

干警们要华仔出示身份证明，正好华仔的工作证就在兜里装着。

“脱下大衣，到外面呆着去。”干警们不能对外单位的同志太粗野。

干警们开始审讯明知，一个多小时，华仔着单衣在楼道里哆嗦了一个多小时，明知在屋子里挨审，华仔在外挨冻。期间，华仔看见明知当干部的父亲在楼道里徘徊，那个父亲没有到跟前看华仔一眼。

“你这故事还不错，不骂你那发小了，就是那么个德行。”安子说完了又点燃一支烟开始构思下一个好听的故事。

“这故事还差哩，我告诉你，就那一次，我两条大腿上的汗毛都燎了，还有了，不好意思说了，难受了我一个多月，一个多月连澡也不敢洗。”

“这个结局精彩。”安子灭了香烟睡觉去了。

六、短命鬼

“我说的短命鬼不是这个女人的娃娃，是这个女人。”安子怕他人误会，一直强调这个概念。在他们那地方‘短命鬼’是骂人的话。“记住啊，短命鬼是老的不是小的，要不了听故事就听差了。”见众人都点头赞许，安子才不

慌不忙地讲起他的短命鬼的故事。

“我们村姓阎的一家媳妇子不是本地的，外路家。但嫁到我们村也有二三十年了，我们就当她是本地人哇。”

安子讲的这个外路媳妇是位老上访户，每当国家有什么大事或者开什么大会，她都会进城上访，主要是告他们乡派出所的状。

“我家那个短命鬼死了都快二十年了，你们连个案子也破不了，还吃的公家饭。统统是一窝饭桶。”安子说的短命鬼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述说着她的悲惨故事。

二十多年前，短命鬼的大女儿十八岁，风华正茂的少女在乡政府对门的一家饭店打工。同乡的一位二十岁小伙子看上了这姑娘，姑娘本人也愿意处。有天，小伙子到饭店找姑娘玩耍，正好有一位长得高大的年轻人同姑娘聊天，而且聊的很火热，小伙子不敢惹高大的陌生年轻人，就一把将姑娘带到饭店外头，问姑娘是怎么一回事，姑娘说是一位吃饭的客人，瞎聊天呢。“你是什么意思，和我处朋友又和别人打得热火朝天，到底想不想和我处了？”姑娘着急忙慌地解释，可是越解释小伙子越不理解，甚至红了脸。姑娘不再搭理小伙子，再说那头老板又喊着让姑娘端菜，姑娘一转身回饭店上班了，将小伙子一人撂外面。

“短命鬼说非得和他处啥哩？好人家多得很。”

“这句可是姑娘的母亲短命鬼说的啊。”安子讲故事还得忙着做解说。

搞对象的小伙子见姑娘生气不理他，气呼呼地走了。不一会儿，小伙子不知从哪里找了一把匕首，拿着匕首的小伙子撩开饭店门帘，冲进饭店，一句话没说，对准正端菜的姑娘后背就是一下子，鲜血瞬间从姑娘的背部流出，血糊糊地流满一地。小伙子吓呆了，顾不上拔出匕首，疯一样地跑了，这一跑就是二十多年，至今下落不明。

“这可是命案呀，无论哪个年代，命案必破是上级对基层公安的要求。可是说是说呀，小伙子跑了，没有回家，到哪里去了，谁也不知道。公安系统都下了通缉令，但身份系统还没有上网的年代，搞个假身份证很容易。捅了人小伙子人间蒸发了一样。”安子痛苦地摇摇头，表现出对被捅女子的极大同情还是对没有破案的遗憾，谁也没有顾上问。

饭店老板倒是表现积极，急忙找车将女子送往市区医院，讲良心的饭店老板先垫付了五千块钱的押金。背部被

捅破的女子失血很多但匕首没有伤在要害处，也没有生命危险。但半个月后，“过几天我再讲一个半年后的故事。”安子故意在关键处停顿了一下，听故事的伙计们都有眼色，忙给安子点燃一支香烟，安子边吞云吐雾边接着他的故事讲下去。

半个月后，老板垫付的押金也用完了，期间那个短命鬼母亲、父亲也没有张罗找钱，只是时不时到医院看望一下。没有钱了，医院还是尽人道主义，但用药上就不再用贵重药品。

短命鬼婆姨找新上任的村主任，说她家的短命鬼马上就没了命了，要村里帮着弄些钱。村主任刚当选，再说又是一个村子的同是姓王，多多少少还沾亲带故，村主任做担保，从信用社借了五千块钱。没有过两天，短命鬼的父亲又来找村主任，说是姑娘看病没有钱了。

“前天刚给你贷下的五千块钱倒花完了？”村主任很是奇怪。见男人面有难色，村主任就要问个究竟。

“哎！短命鬼婆姨拿上五千块钱回他们老家还高利贷了。”

还没有还高利贷不知道，但村主任一听就火冒三丈。“都是一个短命鬼。那是救命的钱，还能那地个做了。滚哇，快滚，以后不要找我来。”

没有钱的两个短命鬼连医院也不敢去，打发两个小女子去医院办了出院手续。结果呢？

“哎！短命鬼，还说啥结果了。结果没有过了一个礼拜，姑娘伤口感染，死了。”

农村人的命贱，死就死了。反正短命鬼家还有两个女子一个男孩了。

事情过去二十多年了，短命鬼们只要听说国家开大会、办大事就上访告状。



简

鲍文昌荣获“中国十佳当代诗人”提名奖

在近日结束的，由《诗选刊》、《当代诗人》、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新华文学》联合举办的2017首届“中国十佳当代诗人”评选中，集团公司太原选煤厂生活公司鲍文昌荣获提名奖。

(洪科)

讯

蓝天与大海的约定

(中篇连载)

□ 刘国明

下 篇

“喂，潘龙，能不能快点！换个工作衣你还那么磨叽，你以为这还在‘金海港’，给资本家干活呢？咱们现在是在新兰，在鸽子矿，在为咱们自己的家园而劳动！”换好工装衣的海鹏，站在一旁冲我嚷。

我看了眼穿戴齐整，在一旁叽叽呱呱兴奋异常的海鹏，不耐烦地说：“哎，我说海鹏，你要急你就先走，别假仁假义地说是在等我，谁不知道头灯房有你的情儿在等你？”我一边慢不叽叽地穿着那一身沉重的黑皮，一边有气无力地对海鹏说。

海鹏终归没有太露骨地，表现他的见色忘义，等上了我，我们一起走出存放工作衣的澡堂福利楼，向头灯房的方向走去。

在头灯房三号、四号窗口，我看到了站在里面的苗小霞与吴倩倩。两个人穿戴齐整笑容可掬地站在窗口，为涌上窗口的矿工师傅们发放着头灯与自救器。我和海鹏，随着拥挤的人流涌到窗口上的时候，苗小霞最先认出了我，冲我微笑与打招呼。我则微笑着把自己的领灯牌号递给了吴倩倩，海鹏递给了苗小霞。吴倩倩脸色微红地，把一盏崭新的矿灯递在了我的手里。我头没有抬地接过矿灯与自救器，转身就走，身后传来了苗小霞熟悉的“嚶嚶”低语：“海鹏，你在坑下干活小心点！”

我的心，不由得一缩，心里有一种说不清楚，酸酸麻麻的东西。原先的痛是没有了，换来的却是一股既羡慕又嫉妒，既祝福又怅惘的思绪。

海鹏赶上了我，冲我嚷：“潘龙，你领个灯急急火火地干什么？真是的！让你快的时候，你不快；不让你快的时候，你比兔子还蹦得快！”

我冲海鹏淡淡一笑，没有接他的话，继续向入井前的候车大厅走去。海鹏跟了上来，仍然不忘嘴里的嘀嘀咕咕。

在候车大厅里，女工家属协管员们，像一朵朵花，穿插在像黑土地一样，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矿工师傅们中间。给他们倒上入井前一杯清凉败火加了白糖的绿豆水；为他们缝补衣服上不知什么时候丢掉的纽扣；有的，更是深情地把绣有“安全”字样的鞋垫，递在了矿工师傅的手里；也有的，在声情并茂地给矿工师傅们说唱着，安全生产上一些警戒教育的快板段子……

看着那些充满温情暖人心窝教人感动的入井宣教场面，不由得在我心里升腾起对生命、安全、健康等等问题的思考。不由得让我想起自己的父亲，工伤腿残后，对他、对我、对母亲以及对整个家庭的伤害与影响，心里不由得变得沉重起来。

十几分钟后，候车大厅响起了一阵急促的响铃。响铃过后罐笼车便“隆隆”般的，驶停在了候车大厅外的铁轨上。我和海鹏，随着早班工人师傅们，鱼贯般地坐入了罐笼，随着那紧跟而后的隆隆声，去维修综采三队清晨七点多钟才坏下来的“沙基姆”。

我和海鹏，在分配到鸽子矿检修公司检修一队以来，一直由马师傅亲自带着。马师傅是检修一队，乃至全矿机电设备维修方面的“大拿”，来自矿上、局里、省里甚至全煤系统比武大赛的获奖证书，就有一大摞。摊上这么一

个知识全面技能高超的师傅，海鹏更是如鱼得水般的，在专业技能方面，向着更高更强的方向努力着。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他已把马师傅的传授，基本吃透。在矿上每次打往检修一队，命令检修作业的电话中，已不用马师傅事事亲自出马了，很多情况都是海鹏带上我这个帮手，就把那些活搞定了。实在不行，再请“老马”出马。说起来真是惭愧！同海鹏一起进的矿，分在一起而且同拜一个师傅，我的技艺，竟只能抵得上人家海鹏的一些皮毛！哎，脑子好，不学，又有什么用？

罐笼在综采三队工作面停下来时，我和海鹏跟随综采三队的工人师傅们，从罐笼里下来，一起向工作面奔去。走着走着，远远看到巷道中，夜班师傅们头顶那像星星般一闪一闪的矿灯，正围在一个庞大机器跟前交头接耳地议论着什么？而那机器，就像耍了性子的小孩，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任凭你大人怎么甜言蜜语地哄劝，他就是不听你的使唤。

海鹏在来到采机跟前，经过一番听闻望切后，眉头微皱地对这个法国“沙基姆”看起“病”来。在找不出确切诊断结果的情况下，我们只好采用排除法进行修理。在海鹏的示意下，我用万用表测着采机电气部分的各项电流、电压，并把测后的数据告诉给海鹏。海鹏则观察着采机的机械传动部分，一边不停地用听针听着采机的各处声音，一边不忘把手放于采机的一些重要部位，摸着那些部位的表面温度，看有没有发生超温等等的异常？在电气、机械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海鹏把主要的精力都集中在了采机的液压牵引部位上。经过对采机液压系统的逐级排查，海鹏很快发现了，制约“沙基姆”滚筒不能自由伸缩的，竟然是一台小小的柱塞泵。经过换泵处理后，“沙基姆”如同得到了大人给的一块糖，在煤海里又欢歌起舞起来。

检修完毕后，海鹏一边擦着沁在额头的缜密汗珠，一边不忘对我说：“潘龙，其实你脑瓜子比我聪明，在这方面理应比我强。可是你不爱学习，遇到不懂的地方，也不屑于问别人，这就是你检修水平上不来主要原因。咱们要想在这一行干好，干出成绩，就必须勤学习、肯钻研、不耻下问。如果你有不会不懂的地方，尽管问我，咱们是朋友嘛！”

我连声附和着海鹏的忠告，心里想的却是和话题不着边际的问题。在这个世界里，总会让我产生很多的质疑，无数的叩问：为什么苗小霞会喜欢海鹏，而不喜欢我，更何况他长得并没有我帅！为什么别人都生活在和和美美爹亲娘爱的家庭环境里，而我，却连这一点微薄的要求也不能满足？为什么都属于穷人家的孩子，海鹏能做到踏踏实实

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而我，总会有那么多的愤世嫉俗心浮气躁充盈胸间？为什么别人能享有家庭背景的福佑与荫庇，而我，就必须从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最苦最累处干起？为什么国家都承认的技校毕业文凭，在攘攘的劳务市场却得不到用人单位的承认，反而会遭到他们的冷眼小觑与不予采用……

“潘龙，现在有几点了？”

“潘龙，”海鹏见我并没有回答他，便又一次地问我：“现在几点点了？”

我从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胡思乱想愤世嫉俗中，回过神来，抬起了自己腕间的“劳力士”，回答海鹏道：“十一点三十了。”

“是吗？时间过得可真快！看来咱们今天，不混综采三队的班中餐也不行了！”

“哎，潘龙，近段时间，你见没见过大雄、张艳他们？他们现在都干什么了？他们还处不处了？”

“处个屁了！张艳那骚娘们，大雄还能再去采她？上学的时候，是图个新鲜，现在新鲜劲过了，该尝该吃的都吃尝了，剩下的，只能像排便一样把她排掉。”

“潘龙，你的话不要那么赤裸好不好？让人听着不舒服。过去他们可是挺粘乎的，经常在校园里，见两个人卿卿我我形影不离的。”

“嘁！形影不离的恐怕是青春里，割舍不下的欲望吧，至于心灵里到底有没有卿卿我我过，谁能知道？两颗心分别装在两个皮囊里，你能看见？”

“啊，”海鹏若有所思地沉默下来，眉宇间也拧起了一个思虑的疙瘩。

“哎，海鹏，你和苗小霞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你们就没有腻过？”我笑嘻嘻地转过脸来，看着海鹏的眼睛，问他。

“因为我们之间，被一条锁链紧紧地拴在了一起，这条锁链就是——爱情。它会让你燃起，对生活的无尽热爱；它会让你冲淡掉，拼搏路上的一切苦累；它更会在你的体内，注射进一剂兴奋、激情、充满活力、永远都不知疲惫的开心剂。”海鹏说着，脸上现出了幸福的微笑。

“是吗？真叫人感到幸福！我敢肯定，大雄与张艳从始至终都没有达到你们的这种境界。米建伟与吴倩倩这一对就说不来了，狗小子米建伟，竟然会采用卑劣的手段尝禁果！不过也不能全怪他，谁让狗小子那么喜欢吴倩倩来着呢？”说着说着，我不由得又感到了丝丝的怅惘。

“哎，潘龙，你现在还恨不恨米建伟了？”海鹏扭转过身来，看着我的眼睛。

“不恨。干嘛要恨，当时是我主动要退出的。”

“那你到底喜欢过吴倩倩没有？”

我沉默下来，觉得好难回答海鹏的这个问题。如果有人问我，你喜欢过苗小霞吗？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喜欢过。可是吴倩倩就不一样了，说不喜欢她吧，为什么在“金海港”的包房里，我会对米建伟大打出手？人真是一个复杂的动物，对待感情上的事，更是如此。

就在我闷头沉思时，综采三队的一个老师傅，手里端着两盒饭菜走到我和海鹏面前，笑嘻嘻地对我们说：“两位小兄弟，辛苦一上午了，赶快把这两盒班中餐吃了吧。”

我和海鹏赶忙从坐着的煤石上站起，微笑着接住老师傅递过来的饭盒与筷子，并说了声：“谢谢师傅。”

老师傅微笑着走后，我们打开了饭盒。饭盒里的香味立时钻进了我们鼻子，让人很难从里面拔出来。只见饭盒里，最上面的是两个雪白的大馒头，往下横着一条鸡腿和几片午餐肉，再往下，就是豆腐、丸子、茄子、粉条组成的大烩菜了。

海鹏像一只饿狼一样，操起了筷子，狼吞虎咽般地吃起了班中餐。我也忍不住口水在舌尖的打转转，不落其后地挥动起了筷子。

就在我俩吃得差不多的时候，刚才那位送饭的师傅，又给我们端过两杯热腾腾的绿豆水。我俩慌不迭地再次站起，并不好意思地说：“真麻烦师傅了，这些我们自己能来的。”老师傅照旧冲我们会心地一笑，摆了摆手，走了。

吃饱喝足的海鹏，一边砸吧着嘴一边满足地对我说：“潘龙，这班中餐的饭菜，比咱们自己家的伙食，都要好，你说是不是？”

“那当然啦！比起‘金海港’来那更是强胜百倍。”我揉抹着嘴巴，对班中餐的伙食质量，发表着公正的评价。

“所以，我在想啊，有时企业也是咱穷人的再生父母！你想哇，爹妈用二十年的时间，抚育咱长大、读书学文化，企业却用三十到四十年的时间，提供咱物质与精神需求的‘食粮’。咱们没有理由不好好干呀！”

我“哼”了一声，对海鹏的话，没有提出赞成与不赞成的意见。话是不错，可是现实生活中，耳听目见的一些腐败、不正之风的报道，总是让你对它爱不起来。

“你也别否定。咱们都在‘金海港’呆过，那里的工资、伙食、对待员工是什么样子，你也不是不清楚。张艳、米建伟是凭着自家的关系，一个去了组干科，一个进了矿安监部门，但是你也因为在这，而敌视否定整个企业与社会呀。社会很复杂，你应该用一颗博大与包容的心，去看待处理问题。”海鹏看着我的眼睛，郑重其事地对我说。

我哈哈一笑，不耐烦地拍了拍海鹏的肩膀，不置可否

地站了起来。那块腕间金光闪闪的“劳力士”金表，在我手儿挥动的当间，发出了格外醒目的亮光。

海鹏也站了起来，跟我在巷道里继续走着。“那块手表是细腰妹送给你的？”海鹏冷不丁地问我。

“是呀。”

“多少钱了？挺贵的吧？”

“二万四，细腰妹给我在‘华宇国际购物中心’买的。”我非常得意地在巷道里晃动着腕间的“劳力士”。虽然巷道的光线较暗，对金表看不甚清楚，但它还是发出了异乎寻常的光亮。

“你小子，别看整天愤世嫉俗，不过还挺有桃花运的，居然轻而易举地处上了一个富家小姐！怎么，准备何时把她据为己有娶妻生子？”海鹏笑嘻嘻的，近乎虔诚地看着我。

“不知道。也许她只是我一个解渴的工具，也许是我生命里必然要遭遇的一个过客，也许是我无法回避，所犯的又一个错！”我目光非常淡然地看着海鹏说。

细腰妹对我来说，确实如此，我根本无法把她拿捏得住。相处一年多了，她就像蓝天里的一朵白云，大海里的一团迷雾，近了总有那么一股感觉上的虚空。她总是说，她的父亲不同意我俩在一起，她还要努力学习，所以有事没事的时候，不让我给她打电话，更不让我到她的别墅里去找她。她只会在我的干渴期里，定时地在我身上浇一番性爱的云雨。我有时候觉得，这种爱，不是我想要的爱情。

升坑出来，洗了澡回到家，已经是下午的六点多了。母亲早早地为我准备了晚间的饭菜，所以一回到家里就吃了个现成。母亲总是这样，总会根据我一天的作息时间表，而调整家里的用饭时间。照往常，晚饭怎么着也得8点吃吧，为了节省煤气，母亲总会把父亲和弟弟也推上饭桌，提前打发掉这一天中必不可少的形式。

吃完饭，我把碗一“扔”，就跑回到自己的小家里，随便找了一本杂志，津津有味地翻看起来。

我看到很晚才睡，完全被小说里的故事情节所吸引了。反正第二天是夜班，不必担心看晚了早晨起不来，我大可以在明天的白天时间里，补它一个回笼觉。

第二天上午的十点多，我正在几个醒来又迷糊着的回笼觉里睡得舒服香甜，突然被手机急促的铃声给吵醒了。我迷迷糊糊地接起了电话，电话那头的细腰妹，柔声细语地问我：“潘龙，你在哪了？”我打着哈哈说：“在家。”“在干什么呢？”“睡觉。”“啊！现在几点了，你还睡觉？”“废话！我上夜班不睡觉，难道你让我晚上到采煤巷道里去睡呀？”电话那头，传来了细腰妹嘻嘻的笑声。听着细腰妹

的声音，真叫人舒服，那笑声，就像一只纤纤的玉手，在你的心房里抚摸着。我欣喜地翻了个身子，往低压了压声音说：“唉，细腰妹，今天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来了？”“想你了呗！”细腰妹在电话那头更加娇滴地说。我的心在不断地变酥，最终发出了不同以往的脆声，“想我，还不来看我？”“好啊，我这就去！”细腰妹在电话那头兴奋地说。

挂了与细腰妹的电话缠绵后，我幸福地又翻了个身子，目光正好触及在了掩闭的门上。只见小家那个门，此时正在无声地一点一点被什么东西往开顶，仿佛门后有一粒茁壮成长，正要破土而出的种子。待那黑色的种子，一点一点探出头来，最终呈现于我面前的时候，我才看清了，那竟然是目光有些躲闪的母亲。

母亲显然没有想到，她那如此隐秘无声的窥视动作，竟会被我发现，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龙龙，你刚才和谁打电话呢？”看着母亲那个鬼鬼祟祟的样子，我非常反感地说：“谁也没有！我能给谁打电话！”“是不是那个姓细的姑娘，给你来的电话？”母亲又有些唯唯诺诺地说。我的肚子简直要被母亲气炸了，她总是这样，总是喜欢在你的背后，偷听你跟别人的谈话。自从父亲工伤她捡起破烂以后，她看人看我的眼神，总是让我感觉出有那么一股可怜巴巴的味道。有时候，在她可怜巴巴目光注视言语追问下，我就忍不住冲动地，要把自己内心的一些秘密，告诉她。细腰妹的事，也是在我一时冲动之际告诉她的。那一次，我和细腰妹在她的别墅疯狂一宿后，第二天一大早她非让我回，我赖在床上不起，她就着急地说，她父亲今天要回来的，我不能呆在那。没办法，在她连推带拽的拉扯下，我被她拽上了她的红色“宝马”。“宝马”车直接开在我家楼下，然后细腰妹从车上下来，挽着我的胳膊进入了我家的楼道。那个神气十足的场面，引来楼下乘凉居民的不少注视。那次细腰妹在我家小呆片刻，与父母说了一会儿话就匆匆离去了。后来在母亲的再三催问下，我才告诉她，那个姑娘姓细，是我在“金海港”打工时认识的一个朋友，父亲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总，家里非常有钱……母亲当时还想套我，女孩多大了？有没有对象？你们是不是在谈恋爱等一些老土的问题，我一概含混地给予了回答。

母亲在没有探听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后，就悄悄地退了出去，把小家的门，给我从外面严严实实地关住。屋子里又恢复了最初的安静。经过这么一折腾，我再也没有了睡意，翻身起床，略带兴奋地迎接细腰妹对我家的——再次造访。

“宝马”车开在楼下时候，我全然不知，是开门声

以及母亲略显高亢的细姑娘长、细姑娘短的叫唤声，让我知道细腰妹来了。我从小家出来，正见父亲和母亲围着细腰妹，在门口进行嘘寒问暖的问候。细腰妹一边应答，一边面带微红地用眼睛直乸我。我迎着细腰妹的目光，站在一旁，面带微笑不以为然，然后一转身，溜进了小家。

没多一会儿，细腰妹像一只小猫一样，推门溜了进来，然后蜷缩在我的怀里。我在她的头上、脸蛋上抚摸着，把她抱得紧紧。细腰妹在我怀里乱蹭一气后，抬起头，眼睛笑咪咪地瞅着我问：“你把咱们的事，告诉你家人了？”“什么事？咱们上床的事吗？”我嬉皮笑脸地瞅着细腰妹，眼睛里充满了喜悦而带戏谑的味道。“去你的！嘴上没个正经，我是说你把咱俩处的事，告诉给你家人啦？”细腰妹怔怔地看着我，眼睛忽眨忽眨。“告诉了呀，为什么不告诉，我勾搭上这么一个年轻、漂亮、富有的小公主，这是我的荣耀，我的本事，宣传我还怕来不及呢！”细腰妹看着我那自得而又自负的表情，眸子里透露出一丝让人不易察觉的慌乱，她喃喃地说：“让你家人知道了不好，如果咱们不成，那对家里人也是一种伤害。”

中午饭整得很丰盛，母亲不知什么时候，从超市购置回了一只熟鸡，外加很多的熟肉，她还亲自炒了自己拿手的几样小菜。饭桌上的细腰妹，文静得就像一个初见公婆的小媳妇，而我，也仿佛成了威风十足准娶的新郎官。从这种气氛，这股其乐融融中，我感到一种从心底涌出的幸福。

午饭后，细腰妹把我按躺在床上，说上夜班需要休息，她则坐在我的跟前，不停地用手闭合着我那假寐而又偷偷睁开了的眼睛。我攥着细腰妹的手说：“细姑娘，开车带我去兜兜风吧！”细腰妹用眼睛瞟着我，嘻嘻地说：“你就学你家人吧，细姑娘长细姑娘短的，人家又不是没有姓。”看着细腰妹那波光流转的眼睛，我腾地坐起，把细腰妹当胸抱住，然后不管不顾地一起丢跌在床上。细腰妹“啊”的一声轻吟，粉面桃腮的热气罩在我脸上，胸前那一对顶出衣服老高的奶子，在我的胸上挤压撞击得，是那般活灵活现与突兀。

四点钟的时候，我再也不想在家里“泡”着了，穿上外套，拉上细腰妹就往外走。“宝马”车在即将启动之际，父亲和母亲从楼下乘凉闲聊的人堆中，发现了我们，奔了过来。几番问询嘱咐下次再来的客气后，“宝马”便一个响鼻，从投来众多艳羡目光的人流中，穿奔了出去。

在我的指引下，“宝马”沿着矿区蜿蜒的盘山路，一直驶向了鸽子矿的山头林场。从山头上往下望去，一片葱葱郁郁的林场，在山风的吹拂下，发出“哗哗”的声响，树叶也跟着风的方向，发生着整齐而又划一的脉动，就

像汪洋的海一样。也不知是山的高度，还是心情的缘故，今天的天空仿佛特别的低，就好像自己抬手就可以触到。天空也是蓝蓝的，就好像刚刚洗过一样，让自己感到那么一股由衷的亲切。

我搂着细腰妹，坐在山巅的石头上，让任意而过的风，为我们送来沁人心脾的凉爽。我对细腰妹说：

“细腰妹，你长这么大，有没有真正爱过一个人？”

细腰妹忽闪着眸子，微笑着说：“以前没有，现在有了。”

我明晰一切地，接受着细腰妹那充盈四溢的爱的电波，又问她：“细腰妹，那你对爱情的理解是什么呢？”

细腰妹从我怀里站了起来，扭转身子，像在沉思，旋即，她转向我，看着我怔怔地说：“爱一个人，就好像蓝天与大海一样，蓝天在用自己一颗清凌凌的心，向大海表达自己的爱意，而大海也用自己满腔呼啸澎湃的情，回应着蓝天。它们之间没有世俗的杂念，那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一段情感。那就是我心中想要的爱情！”

我看着细腰妹那让人心灵敞亮的眸子，聆听着那些深击住自己情感脉门的话语，不由得走了过去，把细腰妹用力地抱住，紧紧。原来幸福的感觉，并不像一个久远的神话，它也如此近距离地，在自己身体里流淌。

夜晚十点，我和马师傅来到检修一队，按照正常交接程序，接了朱师傅他们班后，朱师傅并没有急着要回家的意思。他先把马师傅拉到一个僻静处，两个老哥俩，甚是亲热地坐在一起唠起嗑来。唠叨一气后，朱师傅有点恋恋不舍地和马师傅告别，在走到我跟前的时候，我明显看到了他眼睛里含浸的一圈晶莹的东西。

“小潘，好好干！以后伙计就不来了！”朱师傅一边说，一边把他那沉重的大手拍在我的肩膀上。

“朱师傅，您调工作了？”我用懵懂的眼睛看着朱师傅，对他的话，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是什么意思。

朱师傅看着我的眼睛，很快他一改刚才的戏谑，表情庄重而又友善地对我说：“伙计退休了，这是最后一个班！以后工作上的事，就全依赖你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后生小子们了！”

朱师傅走后，我和马师傅独自坐在地面值班室里。昏黄的白炽灯，把我的思绪，支离得斑驳而又纷乱。在那个安静而又孤寂的值班室，我沉浸在细腰妹白天为我营造的快乐里，想她说过的那些蓝天与大海的精辟话；想她给我讲过的，她小时候以及少女时代自强不息的一些故事；想她生活过的南方小镇，以及那个梳着小辫，天真无邪活泼

快乐的江南丫头。想着想着，不知何由，画面又突然跳转到了朱师傅、李师傅、王师傅，那一个个慈祥而又忠厚友善的画面。他们仿佛事先约好了似的，在临退休前的最后一个班，总要走到你跟前，拍一下你的肩膀，跟你戏谑地来一句：“小潘，好好干！以后伙计就不来了！”让你晕头转向摸不着头脑一番。那一句看似洒脱的话里，浸润着多少老师傅们对年轻人的殷殷祝愿以及对矿山依依不舍的眷恋！想到这里，我不由得从自己的工具柜里，取出那些平日很少问津的采机维修方面的书，耐着性子认真阅读学习起来。想想海鹏说过劝我努力学习的话，想想平日里马师傅对我人生大道理等方面的教诲，我暗下决心，是该刻苦努力一番了，免得最后让人看不起笑话！我要抓住夜班没有检修任务的这段宝贵时间，充分利用好它，不会的地方，及时向值班的师傅们请教。

矿山的夜好静啊！在昏黄的白炽灯下，我就着灯光，在值班桌上，认真阅读着书本上那每一个字段，并结合自己的检修实际，认真理解着那每一字段的意思。马师傅坐在屋角的长椅上，吧嗒着香烟，从香烟的袅袅中，面带欣慰地看着我的这些变化。窗外，一弯新月斜挂天际，把银白色的光亮涂满了你的整个世界。我就是不服！为什么我就没有别人混得好？为什么与别人一路走来，而那差距却在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扩大？书本上的那一个个文字，仿佛是风雨路上一个个鼓舞的问候，让我的心中激越着滚滚的热浪。

凌晨三点钟的时候，我再也支撑不住打架的眼皮，迷迷糊糊地窝在了值班桌上，昏昏然进入了睡乡。

八点钟的时候，马师傅推醒了写字桌上打着小呼噜的我。我一伸懒腰，肩头盖着的工衣滑落地上。马师傅赶忙弯腰拣起，微笑着对我说：“小潘，昨天很用功嘛，照这样努力下去，你的将来也了不得呀！”我微笑着打着哈哈，边笑边责怪起马师傅：“马师傅，说好了夜班没任务咱俩倒替着休息的，你怎么光让我一个人休息了，而你却一宿没合眼？”马师傅微笑着说：“没事，年纪大了睡不着！赶快收拾一下吧，接班的估计马上就要来了。”

果然，没多一会儿，海鹏工装齐整地闯入在值班室里。他容光满面地翻阅完值班记录，笑容灿烂地对着我和马师傅说：“潘龙，昨天晚上没什么事吧？”

“没事，一切正常，美美地睡了一觉！真他妈希望所有的夜班都这样，不用干活，没有什么检修任务。”

“哈哈，那是谁都希望的，不过，却是办不到。”海鹏一边笑嘻嘻地说着，一边从衣兜里掏出一盒“芙蓉王”，走到马师傅跟前，递上一支，“马师傅，明天我要结婚了，

婚宴定在矿区中心广场的‘工友’酒楼，希望明天十二点您能参加。”

“好，好。”马师傅高兴地接过海鹏的香烟，借着海鹏紧跟其后的火，美美地吸过一口后，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转脸惊愕地对海鹏说：“海鹏，明天结婚，你今天怎么还上班呀？”

海鹏面带微笑地说：“马师傅，闲着也是闲着，反正结婚的事都已打点好了，所以我就——”

马师傅满脸含笑地看着海鹏，一边大口吸着香烟一边说：“你呀你，从我第一眼见到你，就知道你是一个干工作干事业的料，你看吧，不出三二年，你一定会被提拔重用的！你们两个，都不错！”

海鹏受着马师傅的夸赞，满脸喜悦地又把香烟递在我的手上。接着海鹏的香烟，我总感觉手上有那么一股沉甸甸，心头仿佛有一团永远去除不了的湿气，在潮湿着自己那颗已经非常软润了的心。

“海鹏，明天用不用哥们帮忙？”

“不用了，反正明天是周末，米建伟、大雄他们都能帮上忙，你明天不是上下午二点钟的前夜班吗？好好在家休息吧，赶中午的时候能过来吃顿饭、捧捧场，我就非常高兴了。”海鹏看着我的眼睛，态度诚恳地说。

就在我俩静默地看着对方，各自想着心事的时候，值班室的门被轰然推开了。洪队长像一个遭了窃的失主一样，一进门，面带慌张满脸盛怒电灯泡一样的目光，就开始审视起屋里的众人来。“他妈的，都什么时候了，还给老子在这里抽烟调侃？矿上的标准化检查团马上就要来了，你们他妈的还不赶快给老子动起来！海鹏，你他妈在那愣个×哩，明天结婚就心红得不行了？你们组的人全来了没有？”洪队长怒气冲冲地冲海鹏嚷。

“全来了。”

“那好，一会儿接了班，你马上安排他们弄卫生，往精细了弄！你就别弄了，你赶快叫上一个帮手，到综采一队修采煤机去！”

“噢。”海鹏应声冲出值班室，去开班前会，安排布置当班的工作任务。

洪队长满腹心事地在值班室里，又转悠了一会后，然后转过身来对马师傅和我说：“你们两个就暂时不要回家了，加个班，帮助弄一下卫生，抄一下不工整的报表应付一下检查，反正一晚上也没见你们干活。”洪队长说完撵门冲出值班室。

我满腹牢骚地拿起了笤帚，在值班室的犄角旮旯以及外面显眼地面，仔细地清扫起来。马师傅拿了一把墩布，去水池里涮洗起了墩布。

打扫完卫生，还没有片刻的喘息工夫，海鹏就急匆匆地转了进来。“潘龙、马师傅，你们两个赶快把这写得潦草的报表，工整地重抄一下，矿上的标准化检查团十点钟就要来了，我得赶快下井修采机去。”说完，海鹏也飞身离去。

看着那排列整齐的新旧两摞报表，我不由得在那旧报表上翻去，我那龙飞凤舞的字体，很快便在那一堆旧报表里脱颖而出。马师傅走到我跟前，看着我那潦草杂乱的书写，对我说：“小潘啊，你的字体也该好好练一练了，有文化的人没有一手好字体，也是不好的……”我悉心听着马师傅的教诲，把报表里我的杂乱书写挑了出来，一笔一画地重抄起了报表。

十点，由矿上安监处牵头，生产科、机电科、环卫科、效能监察科等众科室管理、安全专职人员组成的安全质量标准化检查组，来到了检修公司检修一队的我们检修一班。

标准化检查团人员，在检修科长与洪队长的殷情招呼下，首先对我们一班的近期出勤记录、检修报表台帐、精神文明和谐建设等等的文字资料进行了检查。米建伟混在那检查的人员当中，一边检查一边不停地与洪队长以及周边的同行说笑着，从不正眼看我一眼。

我和马师傅端坐在值班桌椅边，也从不睥睨他们那一系列琐碎的勾当。我把杯中尚在漂浮的茶叶吹下去，然后“啧啧”有声地品呷着茶，以期检查能够尽快结束，我们好早点回家。

“你们这检修报表不对呀！怎么好几张署名为‘潘龙’的值班员，最后落款时间都在同一天？意思是你们数天才能完成的检修任务，都在一天给完成了？”米建伟像发现新大陆般地大声高叫着，生怕他的“慧眼独到”不能被其他人知道，脑袋左摇右晃的，甚有几分得意。

检查团人员在听到他的声音后，“呼啦”一下都围了过来。

我再也坐不住了，“噌”地站了起来，“那报表是我不小心把时间写错了。”

“噢，写错了？写错怎么能把几天前的时间，统一写到今天？恐怕你们这报表，是应付检查临时赶出来的吧！”米建伟目光不屑地瞟了我一眼，转而满面含笑地向他们安监处的领导瞅去。

安监处的大领导终于发话了：“你们都应该向小米同志学习，看人家检查得多细！”领导继而转身指着检修科长与洪队长说：“你们的标准化工作太轻浮、太爱做表面工作了，简直太差！回头立马给我写检查，写出整改措施……”

安监处的大领导话一说完，又有人把椅凳中藏掖着的

一个烟头给“揪”了出来。同样受到了大领导“细”的表扬。

洪队长眼睛喷火地瞪着我，我满不在乎地把脸撇向他处，不接受洪队长目光上的责难。

检查组一走，洪队长就奔到了我的面前，“你他妈的还有脸坐着，给老子站起来！”

我磨磨唧唧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晃着脑袋原地颠着脚尖，不看洪队长。

“他妈的再让你颠！”话一说完，我的脸上与腿上，就分别受了重重的一搨一脚，眼前金星一冒脚底一下发软地跌躺在地上。

缓过劲来的我，从地上缓缓地站了起来，满是羞辱地擦掉嘴角淌出来的血水，出其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啪”地甩手还击了洪队长一记耳光。“他妈的，老子今天做了你！”我轮圆了拳头，就要对洪队进行下一轮的打击。就在这时，马师傅拦腰把我抱住，死活不让我动弹。

被激恼的洪队，就要往过冲，也被二赖从后面拦腰抱住。洪队边扑腾边不忘嘴上的逞能：“他妈的，反了你了！老子今天不干扁你老子就不姓洪……”

值班室的其他人一看这架势，纷纷过来劝架。很快，洪队长被二赖与众人，众星捧月般地护送出了值班室。

偌大的值班室里，陡然间又只剩下了我和马师傅。

马师傅走到我跟前，瞅了瞅我有些肿胀的嘴角，问我没什么事吧？我说没事。马师傅在原地踱了几步后，语调平缓地对我说：“小潘啊，洪队打人是不对，可你也不应该还手打架呀！你大可以事后到矿上的纪检部门揭发他，告他工作方法粗暴、殴打下属……小潘啊，你这火性子的脾气也该改一改了，社会很复杂，很多事情都是不允许你那样意气用事的……”

我默不作声地听着马师傅的教诲，先前的愤怒与憋气，也在一点点地消解。

这时，值班室的门嘎然一响，二赖从门外探头探脑地走了进来，“马师傅、小潘，你们都在啊！”“噢，我这就走。”马师傅说着，看了我和二赖一眼，走出了值班室。

值班室里静悄悄的，二赖满是诡秘笑嘻嘻地凑到我跟前，“小潘，你刚才给洪队的那一逼斗，打得真叫人过瘾，太叫人解气了！像他那样经常打人动不动骂人的领导，就得让手下的人狠狠收拾一下！”二赖眼巴巴地瞅着我，似乎在等待我一句认同的答复。

我无所谓地离开，二赖的炯炯注视，脑袋一时间显得有些空空荡荡。

二赖又凑了过来，“小潘，你今后可得小心了，洪队肯定要给你穿小鞋，明的不说你暗地克扣你奖金那还不是小菜一碟？我的意思是，你要揍就一下子把他揍得怕了

你……”

我有些不解地瞪着二赖，二赖也毫不示弱地看着我，继而二赖趴在我耳边低语道：“你瞅洪队一个人在办公室的机会，进去反锁了办公室的门，拽了电话线，然后狠K他一顿。揍完他以后，你自个再杵自个儿两拳，装出两败俱伤的样子，让别人不以为你是打击报复，而是认为你们又打了一架……洪队受了伤，又不敢声张发作，他以后自然怕了你在你面前服服帖帖……”二赖说完，充满诡秘地看了我一眼，笑嘻嘻地吹着口哨，一路颠出了值班室。

我站在值班室里，面对二赖的告诫，又有几分担心又觉得有些不妥，正在犹豫不知下一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马师傅那些教诲的话语，又一次地响在了我的耳际。

对！到矿纪委，告他狗小子去！

从矿纪委办公室出来，先前的担心与憋气再也没有了，矿纪委书记那些暖人心的话，更是像一盆火一样，温暖驱赶着我身体里那一股郁积的寒气。

回到家里，母亲问我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我告她加班加到这会儿，母亲若有所思地“噢”了声，就要给我去热饭。我赶忙拦住母亲说，早饭我已经吃过了，这不马上到中午了，咱们一块吃吧。母亲略作迟疑，这才放弃了给我热饭的念头。

中午饭上，父亲又雷打不动地坐在了他那个一家之主的位置，吃饭的气氛像往常一样，依旧沉闷而没有生气。母亲直往我碗里扒拉，昨天招待细腰妹而没有吃完的肉菜，我再三拒绝的拉锯战，遭到了餐桌上父亲的不满。

父亲把手里的筷子用力地往餐桌上一拍，鼓胀的眼珠子，就要冲破眼眶的束缚而毗裂出来，“他还有脸吃了？上班一年多了，他给家里挣回来多少钱？看人家海鹏，都给家里交回了三万元钱！咱怎就没有人家海鹏那样的孩子？咱祖上真是无德啊……”

父亲那些絮絮叨叨的话，就像一个无法挣脱的紧箍一样，直把我的头勒束得将要爆裂。我忍无可忍地把筷子稍嫌用力地顿在了碗上，然后掉头直奔自己的屋里。

“你个玩意儿，知道话不中听了，知道伤自尊心了，有本事你给老子滚出去，不吃家里饭、不靠家里讨媳妇过日子……”

我在家里字字真真地听着父亲的谩骂，把手里的拳头一次次地握了又握，恨不得立马出去，与父亲来一场痛痛快快的决战。

待身体挨在床上的时候，瞌睡虫立马爬上了我的鼻子，与我鼻孔里尚存的怒气，进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厮杀，在那场厮杀中，我疲倦地睡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五点多钟了。想想明天海鹏

的婚礼，细腰妹怎么着也得给我撑这个门面吧？我拿起了手机，但转念一想，还是自己亲口把这个想法告诉她吧。

穿上衣服准备出门的时候，母亲鬼鬼祟祟地钻进了小家，问我这是去哪？我说进一下城。母亲问我是不是去找小细？我有些腻烦地说是。这时，母亲从兜里哆哆嗦嗦地掏出100元钱来，塞进了我的衣兜，说搞对象正是花钱的时候，这个月估计你花得也没钱了。我抬头看着母亲那满是关爱的眼睛，心里的温暖，仿佛要把自己整个身体都熔化。推辞了几番，在母亲连挤眼（怕父亲听见）带嗔怪的坚持下，只好收下。

坐上878路公交车来到城里的时候，已经快七点了，都市的霓虹这时已陆续地亮了起来，把个城市装点得好不美丽。在路上我早已想好了，利用这次有事找细腰妹的机会，对细腰妹家与细腰妹进行一次突然的造访。虽然她多次强调，不让我给她打电话，不让我去找她，尤其不能星期六星期天地出现在她家别墅门口，以免让她的父亲看到生气，以及影响她的学业。但是，今天才星期五，今天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与她商量，种种的理由，都迫使我今晚要见她一面，揭开她为什么不让我主动找她的那层神秘面纱。

的士一路疾驰地穿过各个大街小巷，与身边的霓虹与建筑，顽皮地藏猫猫。我坐在车里，告诉司机“佳地”花园的具体位置，然后就眯起眼睛，惬意地靠睡在后背座上。车窗外，不时闪过一双美丽的眼睛，在甜甜地对着我笑，我也对着她笑。我知道那只是一种幻觉，并不是真正的细腰妹就在窗外。但是，即便是幻觉，我也喜欢去感受呀！

车子终于停在了“佳地”花园，细腰妹别墅的大铁门外。我下了车子，兴奋地站在大铁门外，透过铁栅栏，看到整栋小二楼别墅，只有细腰妹平时读书学习的那间屋子，灯还亮着。她的父亲应该不在，我想。如果在，晚上八九点钟准不至于睡吧？怎么也不会只亮一盏微弱的灯吧？怎么也应该有电视的光亮、吊灯、走廊灯，至少两盏吧？想着娇美的细腰妹，今晚只为我一个人所留守，不由得又让我兴奋起来，脑海里立马浮现出了与细腰妹见面的三套方案。

方案一，把细腰妹叫出别墅来，让她盛大地迎接她白马王子的莅临。虽然夜晚粗野的叫喊有失绅士，但是特殊场合特殊环境的突然到来，让你也管不了那么许多了；方案二，先打去一个柔情的电话，编织一个真实的谎言，最后才去揭秘自己就在她家楼下那份真相的浪漫。虽然这个方案，是电视里爱情片的老套情节，但是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又怎么会觉得它老套呢？方案三，拿着细腰妹曾留给自己的钥匙，偷偷地钻到她家去，把她从身后紧紧地抱住，然后变一变声调瓮声瓮气地让她猜自己是谁？虽然这个方

案可能会把细腰妹一时吓住，但是惊吓后，才会有更加刺激的情调……

思来想去，我决定实施第三套方案。我麻利地取出细腰妹曾留给我的她家钥匙，趁着夜色，轻手轻脚地打开铁大门，钻进了她家院子。

然后开启的是小二楼别墅的大门，我做得依然是那样悄无声息。紧接着需要去做的事情，是迈上小二楼的环形阶梯，走到楼上亮着微弱灯光的房间，闪进门里，把正在读书学习或发愣的细腰妹，拦腰抱住。

我蹑手蹑脚地往楼上走着，用手机的亮光照着，将要行进的路线。离细腰妹西面读书学习的房间越来越近了，我的心居然“咚咚”跳动起来，有了一种做了贼般的感觉。

近了，近了，西面房间近在眼前，微弱的灯光，从没有关严的门缝里，外泄出来，显得是那样的软绵与疲弱。我屏息凝神地，在把脸凑到门缝跟前时，不堪与惊愕的一幕，让我看到与听到了，我的心顿时流起了血来……

一个赤白的肥胖的男人，趴在细腰妹身上，不停地摇摆扭动着，边运动还不断地发布着命令：

“不要——叫我叔叔——也不能叫我——钱总——你要叫我爸爸。”

细腰妹在那坨肥胖肉体的重压下，扭动着，不堪重负般地发出嗯哈般的声响，“钱总，别这样……叔叔……”艰难的字段，从她那急剧的喘息中，蹦达出来。

“不叔叔——叫我爸爸——你——叫了我爸爸——我会继续支助你——上大学——考研——读博——找工作给你很多很多的钱。”肥胖男人在所说的每一停顿后，像一个巨大的肉球一样，狠命地向身下的猎物砸去。

身下的回应声越来越虚弱，虚弱得让人听不甚清楚了内容，不过叫爸爸——叔叔——不叔叔——钱总——不钱总的一些对白，还是那样格外刺耳与突兀地，打磨着耳朵。昏暗的灯光下，灵与肉就那样赤裸裸地苟且在了一起，没有发动一轮，具有抵抗意义与伸张正义的战争，哪怕是一滴哭泣的眼泪。

【待续】



落 借

(长篇连载·之五)

□百川

第十四章：小暑

一候温风至
二候蟋蟀居宇
三候鹰始鸷

如果说解茹苏当初暗中独自签下了同电台的合约，有违林毓的本心。可事实上因此而给生活所带来的改变，却使得林毓根本无从开口报以怨言。

干净的声音，阳光的外表，作为电台嘉宾出道以来一举霸占13周收听率榜首的傲人成绩，自然而然让这位后起之秀爆发出近年来这所城市里，最璀璨耀眼的光环。

首先闻讯赶来的是市电视台百姓频道的广告部主任，一口气签下五条不同时段的栏目口播，算是抢在了同行业各家机构之前先占到了便宜。紧随其后的，便是林毓真正的东家——公交一公司。毕竟手里攥着这样一块金字招牌，又实际掌握着合法的劳务用工关系，岂会再派这一尊万人瞩目的金佛去做受苦受累的司机。

从四季度以后，林毓已经成为了公交公司每月招商洽谈合作交流活动的固定嘉宾主持。依靠市场认可与居高不下的话题关注度，电台方面找来专

门的营销公司，对林毓进行了重新定位与整体包装。并在新年过后的首个情人节到来之际，联合网络直播，推出全新改版之后的《为你读诗》特别节目。当天晚上24点前，点击播放量便已刷破10万次。守着这位财神爷，公交公司的广告收入单凭上半年，便已经完成了全年的任务目标。更有甚者连市郊邻县的地方小厂也纷纷慕名而来，希望林毓能抽空去到当地为企业站台代言。

身价逐日逐月的水涨船高，伴随着收入的增加，林家爸妈自然也替儿子打心眼儿里高兴。

“这周末，带小解姑娘上家里吃饭。”

“为什么？”

“嘿你这孩子，要没有人家，哪有你今天！”林母一边说一边择着手里的菜，对于第一次买房便买了中环附近这样地段的高层小区，那是她这一辈人、这种出身、这份营生、这个家庭连做梦都不敢想的现实。“让小解姑娘来家里吃饭，那是我们林家人知礼数、懂得感恩，千万不能让人感觉是我们在利用她！虽然这一年各种收入你拿了大头，可毕竟是冲着你的名声才有了现在的一切。我觉得小解姑娘也是明事理的人，不然不会一直以来这么迁就你、帮衬你，所以找个机会还是要表示一下的。”

“由你们来表示？合适？”

“哪里不合适了？我和你爸爸我们两个长辈，请她过家里吃饭当面感谢，还不错的！”

林毓抿着嘴，一时也不再多言。

说到这一年来两人的合作，业务上多亏有解茹苏这个专业科班出身的在一旁压阵，才使得林毓这个门外汉一路走来步履平坦。上节目之前从对词、咬字、换气、重音，再到开场、语速、如何规避热线来电中那些充斥着歧义和陷阱的不怀好意，以及活动现场在与领导或企业高层接洽时的话题内容，全都由解茹苏一字一句的掰正以后教给林毓。

业务以外，对于歌唱领域，林毓自有他独特的天赋，连解茹苏都是他的小歌迷。

至于说报酬的分配，解茹苏从来不在意自己这份儿的占比——因为在她手中已经握有足够的骄傲——那个人，已经代她活出了，她曾经最希望成为的样子。

六月末在农副业产品博览会上的商业站台，是应一家本土红酒企业相邀而临时加演的活动。本以为只要在提前规划好的展位以内露个脸，唱几首歌，再到场周围坐到活动结束，应该不会发生什么太大的变故。可令解茹苏与林毓都没有想到的是，主办方竟然在城市街道的主要平面媒体投放平台上，公然大肆渲染此次活动的通知，竟还将“追赶春天的诗人”亲临现场破冰首演等字样标注在显要位置。

看着以往最多只会有各地经销商光顾的农博会，一时间挤进了数以千计的青年男女，连同各家新闻记者也都调动了全城最高的关注度来聚焦这次展会，着实叫第一次应对这种场面的解茹苏心中没底。

“你确定，合同里说只要出场够20分钟，我就可以退场下台？”

“已经和主持人沟通过了，两首歌，一个现场互动，最后是领导致辞。但你要等致辞结束以后，和王总一同剪彩完才能回来。”见林毓已然变了脸色，解茹苏忙把他拉进后台好生安抚，“外面展厅已经在排队入场，现在想走怕是来不及了。如果你不喜欢，那我保证，以后像这类活动决不再接了。但是这次，媒体们已经收到了风声，假如你中途罢演，明天的娱乐版面上绝对是你我都最不愿意看到、也承受不起的结果。”

林毓一握拳狠狠砸向冰冷的水泥墙面，解茹苏大惊，却也并未阻拦。

“解茹苏，”一直以来，林毓都这样直呼她的名字，“所有人都曾经劝我一定要感谢你，包括我父母，他们说是你给了一个从小就是学渣、长大了只能给人家开车的公交司机第二次重生的机会，可是我心里一直都没有这种感觉。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我一直都把这当成是一场梦。凭我这文化程度，你让我去创造话题、掀起热度、左右舆论，会不会根本就是你一个人在痴心妄想？连现在，每次要站到台前时，只要一接过主持人递来的话筒我还会满手心是汗。大家在聊的IPO、股权和上市，我有一半都听不懂，却还得在一边陪着笑脸陪到最后一刻。这种梦，没有一丝一毫属于我。我请你也替我想想，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好在后台的不愉快并未殃及下午的正常演出，在歌迷观众的热情呼唤声里，林毓由帷幕之后缓步走向台前。问好、鞠躬，礼数周全，但还是让眼尖的记者瞧出了他凝于面上的一点点尴尬。

演唱过后，主持人返场来协助林毓一起完成与台下观众的互动游戏。不忘在开始时打趣他出道以来经纪公司给选定的艺名：“所以在决定用‘追赶春天的诗人’这个名字时，他们有经过你的同意吗？追赶春天的诗人，一次念出来需要七个字，会不会太长了些？”

“我没有经纪公司，只有一个伙伴，平时都是她在帮我处理与工作相关的所有事。”林毓如实回答，但前排已有不少媒体代表纷纷发出了不屑的嘲笑，“用这个名字是我自己决定的，因为当初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能专门收听我们的节目，实在是……没有想到。”

“假如说提前预知到节目会火成今天这个样子，还会用这样一个累赘的艺名吗？”

“这个名字怎么了？”林毓下意识反问，“你觉得不好吗？”

“就是字很多，念起来很累赘啊。”

“你是主持人，吃的就是这碗饭，难道因为多念了几个字我就要配合你改名换姓，你觉得你也配？”

一语落地，台上台下顿时鸦雀无声。现场导播则将主持人的面部特写切换到场中的投影之上，

霎时间，所有人的目光全都紧紧锁死那张已绷成铁板一样的脸上，静等好戏上演。

“就是啊，你配吗？”这时，台下观众席中，慢慢站起一人。他一手指向舞台上已经花容失色的女主持，一边出言质问，“真不知你是从哪里毕业的三流主持，会问出这么缺乏教养毫无尊重的无聊问题。”

现场三位摄影师马上调转镜头，屏幕上，只见一只如鬼斧神工雕琢般五指纤细骨节分明的手坚定地停在空中。镜头向后带，这才出现一张文质彬彬的面庞。

待看清那人长相，林毓先是一惊，但跟着住半侧过身嘴角微扬，似乎是在掩笑。

在那人字字珠玑句句打脸的带动之下，一时间场内舆论全都针对女主持展开声讨。情绪被煽动到顶点的歌迷们更是由舞台一侧冲上台中间，边撕扯边厉声质问道：“我们就喜欢‘诗人’叫这个名字怎么了？碍着你什么事了要你说三道四！一个破主持人瞧你能耐的，什么都想管呐，你怎么不管管钓鱼岛和南海形势？看有多少人把你说的话当成个屁给放了……”

此时此刻，舞台上下一片骚乱，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也越说越没了边儿。林毓被解茹苏一早护回后台，但心里却从刚才便一直惦记着另一件事。

“没受伤吧？”

“没有。”林毓摇摇头，自知解茹苏当真是怕拥上来的歌迷会不小心伤到自己，可眼下确实有事需要她帮忙。“对了，你还记得刚才在台下，骂得最凶的那个人吗？”

“那个瘦瘦的，一副斯文败类似的男人？”

“对，找到他，带来这儿见我！”

当解茹苏领着男子从场外走进后台时，林毓差点儿没兴奋地叫出声来。急忙一路小跑过去将站在门口也乐呵呵笑着的男人一把抱住：“这么多年，你小子还是一点儿没长高。”

钟山不置可否地捶了一下林毓的后背：“你能耐是吧，上学那会儿一米八，现在还是一米八。”

林毓松开手臂，但还是恋恋不舍地将两只手搭在了钟山的双肩。看着旧日老友的眼神逐渐蜕去稚气、一天天尽显长大以后的锐利与锋芒，林毓不得不感叹时间给一个人带去的改变，竟是这样的毫

无准备、又猝不及防。

“一会儿去哪儿继续？”钟山指了指墙上的时间，示意还早。

林毓向解茹苏征询，等这边与厂家的赔偿数额敲定以后，便带钟山去吃饭叙旧。

三人出门以后，钟山略略有些担心：“被我一搅和，害你们要赔好多钱吧？”

“没关系，是他们赔给我们。”解茹苏走在最末，但还是决定把最终结果告诉两人，“刚才多亏有钟先生。虽然是林毓首先发难，但后来大家一致认为错在那个主持人，活该嘴欠引发众怒。真的要谢谢你，是你救了他。”

钟山被说得有些心里发虚，感觉自己并没有做什么却被人这一顿感谢，忙看向林毓，可那人也是一脸感激的表情：“那好吧，反正从小到大都是你捅了篓子我给你摆平，不怕多这一次。”

“嘿！小时候哪次坏事儿不都是你跟着我一起去干的，怎么这种时候倒把自己往外摘了？”

“喂，别当着外人的面儿毁我形象好不好？”

“这儿没有外人，”林毓自然看到钟山用眼睛在瞟解茹苏，却故意这样说道，“再说了你能有什么形象？”

“白衣天使啊！”钟山作势捏起两边的衣角，像小天鹅般在半空中抖动了几下，一副欲振翅而飞的样子。就在这时，由路边的烧烤摊处忽然飘来一阵香味儿，引得三人侧目。

钟山分明看到，在林毓眼底，竟流出一丝羡慕与哀伤。

“好啦，不飞了还不行吗。走，撸串儿去！”

林毓的脚步没有动，却从身后响起解茹苏的声音：“这里离展馆并不远，说不定一会儿还会遇上散场出来的观众。所以，不建议在附近长时间逗留。”

钟山又看看身旁的大个子，见他只是望着烧烤摊发呆。忽然意识到这种夏天里最常见的娱乐消遣项目，已经和现如今这座城市中最炙手可热的翻唱达人无缘。再不能像小时候那样喝着啤酒烤着串儿、漫无目的自由自在地聊着喜欢的姑娘，因为随时都可能冒出一个人说他认识你，还得不顾场合、不分时间地为他满足各种心愿。

也许这就是成名的代价，也许林毓不会喜欢，

但终究会习惯。

三人最终在一家装修风格极尽时尚大气的西餐店里解决了晚饭问题。当解茹苏离开座位去前台买单时，林毓抓紧时机向钟山打问关于骆灵茜的消息。

钟山犯了难，因为他根本无法判断目前为止林毓与解茹苏之间的关系究竟到了哪一步，也就不好拿捏其中的分寸，将骆灵茜的情况如实转述。

“我听说，她也在北京念大学？”

对于林毓的试探，钟山不想否认：“在一所很好的学校。后来出了国，听说在当地很受校方重视。”

林毓顿了一下，似是在极力想象国外的生活该是怎样一番景致，可惜他并没有联想到任何画面。

“哪个国家？”

“意大利。”

“哪座城市？”

“罗马。”

“罗马……”林毓反复念诵着那个遥远而陌生的名字，“这一次，怕是真的再也追不上她的脚步了……”

钟山将一切看在眼里，正犹豫着要不要将骆灵茜前不久回国的消息告诉林毓时，解茹苏结完账刚好回来。见两人话说了一半，便提议可以再坐一会儿。

“不用了，走吧。”

林毓率先站起，将杯中还剩三分之一的威士忌仰头喝干。不知怎地，钟山看出了大个子藏于心中的那份悲伤，竟与解茹苏眼睛里偶尔闪过的无可奈何不谋而合。

第二日，当大众舆论全部都在斥责无良女主持人以及她的不当言行时，各家媒体均保持着一致口风，连发多篇社评抨击行业内道德素质低下、职业操守全无的部分主持人，呼吁建立主持人从业资格黑名单，一旦上榜，全行业抵制。此外，为顺应民心，媒体自然不会错过到手的机会，纷纷发声大赞林毓敢直言相抗劣迹主持人的率真之举。只是所有人一时间都没有在意社会版的另一条新闻，等到它渐渐发酵到足以掀起燎原之势时，才在当天傍晚借由网络的力量被推出了水面。

“叫林毓和解茹苏，马上来见我！”

两人全速赶到台长办公室，主任、制片、负责人满满当当站了一屋子。解茹苏从后边一拉林毓，示意他先不要多话。只见台长过了半天才从椅子上站起，跟着便一拍桌面：

“我就问你们一件事——你们知不知道德熏红酒里面所含二氧化硫严重超标的情况？”

解茹苏马上就想到了正是昨日农博会上林毓为之站台的产品，但并不清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下午市二院收治了一名疑似食物中毒的患者，而随行家属手里拿着的正是这种酒，并向警方指控这就是毒源。”

这一天，绝对够这座城市里无论大大小小的所有媒体从业者共同举杯，哪怕是让他们喝德熏红酒估计也会品出多一分滋味。

“当红艺人只为站台捞金，全然不顾大众生命安全误导消费”的帽子结结实实扣在了林毓头上。如一滴水进了滚烫的油锅，任凭电台如何解释都讲不清楚林毓同此事并无直接关系的事实。

“食物中毒你们可以找生产厂家去了解情况，给电台打什么电话！”

“事件还在调查当中，我们电台目前不方便接受采访。”

“当事人并不在台里，等他回来一定转告。”

“大家都是做媒体这一行的，不要逼我们骂脏话！”

座机电话还在响个不停，而这一夜，还有很长。

见到林毓是在两天以后，钟山自然已经知道了事情的原委。虽是厂家生产监督不严造成了这次风波，可原本一件最多出现在社会版面上的新闻却因为多了林毓，演变成为牵动全城人民关注点的爆炸性事件。

“节目还好吧？”

“你应该问我现在还好吗？”

“你呀，这不挺好的嘛。”钟山慢慢走过林毓身前，从身后变出一罐啤酒，挨着他坐下。

“节目被暂停了。解茹苏因为我，被停职等待接受调查。我的梦该醒了……”

抢过钟山手里的啤酒，林毓拉开拉环，一口气便灌下一多半。

“司机不能饮酒，忘了？”

钟山一句提醒，令林毓瞬间想起了自己最开

始的身份。

没错，一个谁都不会用正眼瞧的、最卑微的公交车司机。

突然，伴随着胃里一阵撕心裂肺的绞痛，林毓将刚刚喝下肚的啤酒连同胃液一起吐了满地。好在身旁就有钟山这个医生，忙把他架在肩上向社区卫生站走去。

当晚，钟山拨打电话向身边所有认识的人求援，希望找到办法能帮助林毓度过这次难关。可毕竟隔行隔山，想要搅动属于媒体圈里的风云，还真难住了这位刚回家乡不久的医科大准硕士。

本着碰运气的心理准备，钟山拨通了高考前江秀月留给他的电话号码。虽然一早便想到了多半不会有人接听，毕竟已经过了四年，可能对方后来换了其他号码。但听筒里响过三声以后，传来了如记忆中一模一样的回答。

“喂？”

“喂，你好，我是钟山。”

大约过了十秒钟左右的沉默，电话那头只传回一声：“嗯。”

“太好了，我还担心你会换手机号，那样就真的联系不上了。”钟山大喜，在得知对方还记得自己以后，更加预感到这一次一定找对了人。

“号码从来没有变过。”大概是怕一旦换了号码，有些人若不主动联系，便再也等不到那些时候。“就算你找不到我，让你妈去二院门口给我爸带句话也是一样的，反正他们每天都见面。有什么事情，晚上回家一定会当面转告我。”

“当面？难道……你也回来了？”

“虽然高考成绩很烂，但好歹也没念了专科。托你的福，上个月初刚毕业，第一件事就是往家跑。”

“那正好，我现在正有一事相求！”

半夜里，公交一公司集体宿舍楼上，从五层靠西边的窗户里时不时映出电脑显示屏微弱的亮光。在这间小屋内，属于新一天的暴风骤雨，正以它最苍白而露骨的姿态浮出水面。

而林毓真正的噩梦，才正式开始。

第十五章：大暑

一候腐草为萤

二候土润溽暑

三候大雨时行

自钟山离京之后，骆灵茜一边忙于毕业材料的准备，另一边也收到了新剧筹备的邀请通知。由于前来当说客的人是自己大学四年里最敬重的老师，而此次大戏又是老师第一次以出品人的身份投入商演。于情于理，骆灵茜此时断不能谁的面子都不管不顾，而且她自己清楚老师的好意——为的是给一个初出校园却满是才华的外地女孩儿，能顺利留在这座城市而铺路。

首次与投资入、运营公司、发行公司代表的碰头会被安排在六月末的一个下午。

练功房里可供排练走戏的地方很小，一下子塞进十几个演员，便几乎不再有任何富裕。隔着玻璃窗，骆灵茜并不知道外面走廊上那些西装革履的男人们究竟同老师讲了什么，但老师回来后明显一副疲惫。

“大家先休息下，都围过来，我需要宣布一些事情。”

因为房间并不大，所以人们只是稍往前移了两步。

“刚刚投资人决定，把预计公演的24场调整到50场。排练准备时间为一个月，首演日期定于下月23号。”

不多时，人群中由一开始的面面相觑逐渐发展成小声议论。骆灵茜抱着双臂将肩膀倚在墙上，默默等待着迟早都会到来的爆发。

“老师，既然演出场次加了，那是不是我们的劳务费也会比以前多点儿？”

“投资人需要靠加演才能收回成本，而你们的劳务是根据每演完一场按照参演次数统计发放。虽然场次上增加到了50场，可平均下来单场的报酬被缩减到原定预算的70%。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们话剧演员，本身就是一个极其清苦的工作。”

“也就是说，我们累死累活东跑西颠地演上一年多，其实根本赚不到什么大钱。”

这句话，就像是扔进爆竹堆里的那火星子，瞬间在所有人心底炸开。这些二十出头全都一个个自命不凡的俊男靓女们，几时愿把自己的命运与“清苦”二字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先不说四年里在老师

膝下所受到的谆谆教诲，对于这些学生们的业务提高起到了多么关键性的帮助，单就拿这份恩情来讲，在老师身边受训四年，现在需要这帮孩子们拿出一年来效力回报，竟也是绕不开“利”这个字眼儿。

话既已经挑明，便不再存有争议。是留是走，但凭天意，莫问人心。

那天晚上，守着这还剩下的七八人，老师第一次笑得这样释然：“还是你们几个傻。”

“但是只有傻人才会交好运。”骆灵茜也跟着笑，慢慢走向中间弯腰拾起地上的剧本，“这么好的本子，他们居然放弃，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聪明过了头？”

“可不咋地，那帮山炮，你就是摆一座金山搁在他们面前都能当废铜烂铁卖了，甭指望他们能拎得清轻重好赖！”

来自东北的师哥一张口，倒是叫骆灵茜投来一个赞许的表情：“所以我们该排练还是要继续排练，走掉那些人的角色，主演从我们剩余的人里面重新调整。一些不是太重要的角色，可以考虑下两届的学弟学妹，或者打算跟团实习的外校毕业生也可以。”

“对！小骆这个建议好，反正是话剧，不一定非要全部都用声乐歌剧班上的演员，北电、中戏、中传或者军艺，会演戏的人那么多，少了那几个完犊子，这出戏我们照样演的精彩！”

演员的问题暂告一段落，日常排练也恢复如初。因为都是从科班经受过正统学习而挑选出来的孩子，从专业程度上讲，每个人都不存在拖累排练周期的情况。

七月刚过半，演出所要穿戴的戏服道具全部由定制工厂快递发来。第一次带妆彩排自然也引来了投资人与运作公司代表现场校验，好在整体反响均高于每个人的预期，算是为公演前的所有演员心里吃下颗定心丸。

排练结束以后，老师将几位金主送至门口，却没料想到在一行五人的身后，一个从来只负责拎包打伞开车门的瘦小男人突然开口，便成功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请问，贵团的女一号，是最近网络上那个被大家议论最多的公派留学生吗？”

包括老师在内，众人全都一脸的不明所以。

投资人马上板起脸，要求男子将所知道的事一五一十交代清楚。

“最近由一个个人账号曝出，前中音声乐歌剧班上有一名女性留学生，在海外时曾遭受不明恐怖分子挟持。时间地点，有理有据，手段内容极其残忍血腥，甚至还包括性虐，所有细节在帖子里都被描写得足够以假乱真。”

“网上有指明说就是骆灵茜本人吗？”老师追问。

“帖子结尾处，附有一张剧本首页照片，暗指该名留学生近期会有新戏问世。还指责该名女演员排练时随意给自己加戏，故意排挤同事以至于逼走合作演员。”

在众人全都一副愁眉不展的严肃表情之下，老师却不怒反笑：“欲加之罪，一派胡言！这种鬼话有几人会信？你们会信吗？”

投资人首先开口：“若在今天之前，我会先打一个问号。可是看过彩排之后，我相信，这里的每一个孩子全都是戏为痴，醉心表演的好孩子。能把人物演到那样入木三分，正说明了他们心底的纯粹。可是——单我一个人信又有什么用？我们巡演每到一站城市，全都要靠每一张票钱来给大家发工资。如果事态短时间内控制不住，渐渐左右到观众情绪而对我们的戏形成抵制，那样的话一切就都完了……”

气氛再次凝重起来，所有人默不作声，但却隐隐能够预感到那个谁都不愿接受的结果。

第二天上午，所有主要演员提早半小时来到练功房。由昨天随行而来的小个子男人代表联合出品公司，向大家传达投资方的意见：“第一个选择，必须更换女一号人选。”

“这不可能！”众人还未从惊愕中苏醒，但几乎同时间，老师已率先提出反对。

男人并不感到惊讶，而是继续操着他那又哑又低的嗓音对大家说：“或许在听完第二个选择之后，我想大部分人会重新考虑刚才的建议。”

“你不用说了，”突然，骆灵茜从人群中走出，“是不是如果我留下，投资方就要撤资？”

“正是。”

“连前期投入都不打算收回就直接跑路，这笔买卖无论怎么算都是你们赔。”

“老板说，这叫舍小保大。如果真个出现在演员阵容里，到时候30座城市的出票率加起来还不到100张，那才叫血本无归。”

骆灵茜转身看看大家，又看向从刚才起已经陷于沉默的老师，一时间同样是五味杂陈。

东北口音的师哥自然也不同意临公演前突然调整主演，可无论大家怎样哀求，小个子男人永远是一副要公事公办的口吻半点油盐不进。

“那网上胡写乱写的，傻子才信！你信吗？”

“我……当然不信。”小个子男人被噎了一下，但马上进行反击，“我不跟你们争，你们可以现在用手机打开微博，看看最近24小时内话题热度前十名里面，我们这位主演占了几个。就算保守一点估计，我猜至少在国内的各家高校圈子里，有六成以上的学生都详细阅读过原文内容。如果再加上转发与讨论，你猜最终这个数字会有多少？”

“我管你有多少！总之小骆如果不演，那我也退出！”

骆灵茜赶紧拉住师哥的手臂，急忙解释道：“又说胡话。”

虽是在说给外人听，可骆灵茜却在内心深处由衷地感谢这位长自己一岁的大朋友。她不想连累任何人，不想因自己而埋没了这么久辛苦排练的大家，更不想让如此优秀的作品一直难见天日。

如果说不委屈，那才是在骗自己。

可眼下，确实应该舍小我，保大局。骆灵茜可以接受从演出团体中离开，可以接受种种不公平的谣言。这一切，看似伤痛被狠狠扎于一个二十岁少女的心间，却并未使她低头。脏水再多，总有一天会被太阳蒸发殆尽。所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就好了，顺势而为，方能走得不那么辛苦。

新戏下马之后，骆灵茜便失去了留在这座城市里的最后一个理由。理所当然的，想要回家。可当电话打给钟山时，却得知家乡那里此时也是沸沸扬扬地乱作一团。

“如果可以，最好暂时别回来。”

“为什么？”

“前段时间听说有你参演的话剧，好像下周就要公演了，你不用跟组参加排练吗？”

“我被换下了。”

骆灵茜语气平淡，却叫钟山将电话握在手心里半天哑言。他似乎猜到了其中一定发生了变故，而作为牺牲的一定是那些随时可以被舍弃的廉价棋子。

钟山犹豫着不知该不该打听细节，可当听到

她说打算回来时，下意识里勃然而起的怒火却将这一点点好奇之心完全覆盖：“你可想清楚，凭你的专业和资历，回到这样一座经济实力一直维持在三线水平的小城市，会埋没你的一生啊！”

“这些，我都有想过。”

“艺术不同于技术，不是随便一块儿土地到哪儿都可以生根发芽。你需要的，是舞台、鲜花、观众和掌声，而在我们这座城市里这一切还不够成熟、完善，稍有不慎一脚踏空，就会像现在这样遭受万人唾骂。”

“现在这样？”

钟山将林毓的情况向骆灵茜简单说明，也是担心她此时回来会再给好事者抓住机会进行新一轮攻击——毕竟她与林毓的关系，自己清楚，那么别人说不定也可能知道。

“抛开这些，我就问你一句话，后天中午十一点，你会来高铁站接我吗？”

到了约定的日期和时间，骆灵茜从出站口下方的闸机通道里跟随人流缓缓走出来。

“这边。”钟山挥动手臂，落下时，顺便用手肘撞了下身旁的男子。

林毓微微侧转头，脸上一副“你撞我干嘛”的表情。

“快去拎行李呀——”钟山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只见大个子立刻拔腿就跑。

待二人回来，骆灵茜手上只剩一个造型古朴的琴盒。

钟山自然第一眼便认出正是自己临走前赠予她的那把琴，可当下林毓在场，最好谁都不要提及为妙。

“直接回家吗？”为了赶紧岔开话题，钟山边说边走向路边准备拦车。

“中午了，难得一回家就有两个老同学专程赶来接我，不请你们吃饭简直说不过去。”对于林毓的出现，骆灵茜其实没有半点心理准备。原以为钟山都可能因为堵车迟到或者不来，却没想到接自己的竟会是两个人。

另一边，自作主张把林毓带来的钟山从刚开始，心里也跟着不停打鼓。而骆灵茜不温不火的邀请两人吃饭，也看不出究竟是真心还是在生气。

“林毓！”钟山将声音提高一度，唤了他一声。

“嗯，嗯？”大个子忽然回过神来，接口道，“吃饭啊，好啊。”

钟山瞪他一眼，心道这种时候还能够走神除了他也真是没谁了：“打算吃什么？我们两个离家在外多年，这座城里哪一家店关门哪一家店开张，一定要多听林毓的建议。”

“不不不，看骆灵茜想吃什么，我都行。”

骆灵茜微低着头，带起一抹浅笑：“火锅吧，具体要去哪一家，听林毓的。”

钟山不露声色地来回观察着两人，也许说者无意，可明显感觉到林毓的两只眼睛忽然明亮了起来。这一次，他是真看不透骆灵茜究竟是如何考虑才会作出这样的决定。也是从这时起，他渐渐发现眼前的女孩儿，竟越来越难懂她的心思。

大约两三分种后，三人成功拦下一辆出租车准备离开。

而在东南方向三十米外的站前停车场处，一辆灰色本田车里的家用手持摄像机此时被人按下暂停键。

等三人全部上车坐好以后，出租车渐渐驶离路边，本田车紧随其后也跟了上来。

第十六章：立秋

一候凉风至

二候白露生

三候寒蝉鸣

许久未开车，连林毓这种好歹也算半个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也会迷路。过去一年时间里，生活被解茹苏照顾得无微不至，以至于现在离开了她，林毓的自理能力还不如一个小学生。

“实在找不到，要不我们就近吧？”

望着街道两旁绵延数公里的改造施工围挡，钟山暗自庆幸还没有进入到全封闭禁止行车的环节，否则这一路随风扬起的沙土一定能将他三人重新赶回高铁站。

随着城区主要街道的分片儿扩建与规划治理刚刚推行尚未足月，连许多老城居民也大为苦恼出了门根本不知道该走哪条路，姑且七拐八绕的才能较为“顺利”到达自己要去的的地方。而此次旧城改造，南薪中学后门相邻的主街也被划进了整改范围。

待三人一步一步挪至此地时，已近下午三点，可街上除了被黄土掩盖的水泥路面以外，就只剩两边早已人去楼空关门上锁的二层商铺。

“看来，连老字号也搬走了。”钟山望着早以前原来一直摆放着灯箱的位置，不禁有些感慨。十年时间过去，当年的孩子如今已经长大成人，可留在记忆里的味道却始终叫人割舍不下。大概是当年的食材调料还不至于掺杂太多的工业合成添加剂，又或者单是怀念那时候两耳不闻窗外事只顾锅里肉熟不熟的纯粹心情。

人都讲，小时候的快乐最容易得到，所以钟山每次见到林毓总是顶着一张傻乐呵的嘴脸。而现在，几乎很难再见到这个傻大个像以前那样笑得没心没肺。骆灵茜一再叫他不必要过分自责，可林毓还是一刻不停地在一旁道歉。

“修路嘛，这也是难免的。不过，你应该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来过这里了吧。”

林毓一怔，却不敢否认：“毕业以后，就再没有来过。”

“那还真可惜。”骆灵茜转身，朝学校后门走去。

其余两人自然地跟上，钟山用手肘碰了碰大个子小声问道：“怎么，这么多年一次都没有回来看过？我记得你说经常一家人来这里吃涮肉，难道……”

“别瞎想，我爸妈没离婚。”林毓冷冷吐出一口气，但随即意识到可能言过有失，竟没有考虑钟山的家庭情况，“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明白。”钟山将手插回裤子口袋，继续往前走。

“其实这几年，我爸妈的水果生意越做越大，经常需要天南海北地到处联系果园和批发商。许多时候他们都不在家，偶尔过年也不回来。也就是最近这一两年，他们觉着儿子出息了，回家以后能跟左邻右舍随时拿出去炫耀，才肯多花时间留在这座小城里，一刻不停地接受所有身边人的羡慕。可这时，我已经不能够像从前一样带他们随意上街、出入稍微人多的场合。所以这里，我也是第一次和你们一起回来。”

因为正值暑假，学校暂不对外开放。三人只隔着半掌宽的铁栅栏稍微驻足，看了眼把青春年少

留在这里的母校之后，便动身离开。

午饭终于赶在下午五小时前食用完毕。由林毓送骆灵茜回家，钟山以“不顺路”为由正大光明地拒绝与此二人同行。半小时后，在小区门前的公交站台上下了车，钟山犹豫着该不该拨通那个人的电话。最终心里权衡再三之后，还是亲自走向了江秀月家所住的隔壁小区。

“来得正好，洗手吃饭。”

“我……刚吃过了……”

江秀月被噎得半天讲不出话，总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又叫人恨得牙根发痒：“不吃饭，还专挑饭点儿上家里来，你可真有意思。”

“五点就开始吃晚饭那是你们南方人的习惯，我们北方人，必须等《新闻联播》播完才能把碗摆上桌。”

江秀月翻他一眼，也不再劝，指了指饭桌让他在对面落座。

“我觉得，有一件事需要提前报告你一声。”钟山坐下后腰背挺直，给人一种公事公办的严肃感，叫江秀月十分厌恶。“其实，有一个女孩儿，从上学开始一直到现在林毓都很喜欢她，是那种，特别特别喜欢的喜欢。我担心，有人会拿这件事继续兴风作浪，所以想问问你看能找出什么办法提前阻止。”

“那女孩儿回来了？”

“嗯，今天刚到。”

“他们已经见过面了？”

“嗯……见过了……”

“呵。”江秀月把手机从口袋里一掏，拍在钟山面前，“没密码，点开 Safari 自己看。”

钟山依言拿起手机，网页打开以后只有一段长度为三分半的视频，虽然清晰度实在糟糕到难以辨认清楚人脸细节的地步，可远处高铁站前广场上的警察亭坐标还是第一时间暴露了被监视者的行踪。

“这是……这是谁干的！”

江秀月摆摆手叫他稍安勿躁：“一分半以后，注意从出站口走出来的那个红圈儿——看看你认识吗？”

若要论起人心险恶，那些躲在阴暗处一心憋着要使坏的人，还真是不辞劳苦地需要顺应时代发

展、紧跟科技步伐，才能不被瞬息万变的时代浪潮所淹没。画面中，从骆灵茜刚刚走出闸机现身于人们视野的同一时间，便马上被红圈标注起来。而后，一个高个子快速跑向她，接下行李箱后再与她一起返回。

“要我说，通知就不必了，现在有比文字更加生动的视频已经被人贴出来，算是终于图文并茂了。”

“我们该如何补救？”钟山将视频的最后一秒看完，这才把手机还给江秀月。

“对，补救。预防是来不及了，这一点上敌人领先我们许多步，算是给刚刚开始降温的事态重新添了一把火。”

“你有办法救火？”

“没有。”江秀月坦言，“视频已经发上去了，我又不可能直接黑进后台终端把链接删掉。不过，我倒是有把握逼着敌人继续犯错。”

“犯错？”

“你发现没，视频是在你们刚拦到车时突然断掉的。按常理推测，应该会有你们接下来活动的其他影像内容，可是打开链接只有这一段儿视频。不外乎就那么几种假设，磁盘空间满了显然不可能，敌人善心大发决定要放你们一马除非他出门前没吃药，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半路跟丢了你们，后面无论再发生任何事他都没有录到。”

“嗯……因为修路，到处都在堵车。我们从半道儿上下来以后，林毓就领着我们沿小巷子离开了。”

江秀月忍着笑，但心里实在是大写的服气：“所以，很可能敌人只是刚刚发现他和那女孩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并不清楚女孩儿的身份背景以及日常行踪。我们可以设个套，把敌人引出来。”

“一定……要把骆灵茜也牵连进去吗？”钟山犹豫道。

江秀月歪了歪头，快速分析着钟山脸上细微的表情变化：“你今天来，其实为的是她吧？”

“什么？”

“真正的目的，是不想让骆灵茜卷入其中。所以和林毓相比较，你更在意她，而非兄弟。”

“你胡说什么！”钟山大怒，甚至不惜当面拍了桌子，“我的每一个朋友，我都不希望他们平

白无故地受到任何伤害。只恨我自己，没有半点能力可以为他们抵御从外面射来的每一道冷箭，也治不好那些留在他们心里的伤。我想帮忙，可我却什么也做不了。如果打扰到你的正常生活，那我道歉。但是这件事，请无论如何一定要帮他们渡过难关！”

放饵、盯梢、反跟踪、拍照。

在拒绝掉钟山所推荐的“由林毓驾驶公交车”来承担出门以后的交通工具这一馊主意之后，江秀月背起相机踩上单车，用了整整三天时间终于拍到了敌人的面部清晰照。经过林毓辨认，正是同公司里经常替他顶班换班的另一个司机孙强。

“你怎么惹到他了，至于他这样挖空心思地要败坏你？”江秀月踮起脚尖，抬手朝林毓的头上轻轻一拍，算是把他打醒。

“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得罪过他啊……”林毓虽然郁闷，可心里更多还是震惊，“以前大家关系都不错，他大我几岁，一直拿我当弟弟对待。有段时间因为要去医院照顾病人，找孙强替班他从来不说二话直接叫我先走。讲真的，到现在我还是不信孙强能做出这种事……他想害我，但是结果呢？他又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江秀月看了看钟山，又望向一直安安静静站在两人身后的骆灵茜：“说句题外话，根据这几天与骆同学的接触，不小心让我发现了一件事——最近网络上还有另一个大热门在不断升级、发酵，情况愈演愈烈。核心围绕一个留学生展开，但结果却是由她参演的新戏最终因投资人撤资而取消公演。”

“并不是！没有取消公演，我退出后，投资人答应不会撤资！”

江秀月把手机交给面前神色激动的女孩儿：“消息是由演出公司官方认证的企业账号贴在微博上的，全国50场巡演从今天起正式取消。”

骆灵茜手一松，手机险些滑掉。

见林毓逐渐把脸板成一块儿铁板样儿表情甚是严肃，钟山意识到此事绝不能再任由时间无休止地拖延下去：“你担心，孙强已经查到了小骆的负面新闻？”

“既然是半路出家的门外汉，一时半刻的还想不到将两件事联系在一起，正好给了我们喘口气的时机重新开始布局。”

“要不要报警？既然已经找到了罪魁祸首，让警察直接去抓人不就结了？”

江秀月朝钟山翻了一眼：“请问证据呢？拿什么起诉孙强？”

钟山哑言，想了半天，却见江秀月似乎一点儿也看不出急切：“你是不是已经想到办法来对付孙强了？”

此言一出，骆灵茜与林毓均马上抬起头。

江秀月轻哼一声，这才慢悠悠地重新开口：“我们现在返回头来看这两件事的本质，无论骆同学或者林毓，他们都是网络暴力的受害者。那些文章也好视频也罢，最多不过是掀起巨浪的早期风波，真正的推手是跟风而来的媒体和网民。他们既制造舆论又扮演枪手，白天喊着要从你们二人这里讨回公道，到了夜晚却不停更换马甲大量转发附带评论攻击。对付这些披着网络外衣的盲流，求警察真的不如求自己。”

一周之后，待德熏红酒的送检鉴定被取回来时，众人全都松了一口气。

如江秀月预料的一样：先期被曝光的问题酒水，只有受害人饮用过的那瓶中检测出二氧化硫严重超标，其他批次抽样的结果均符合国家规定。

于是真正的反击时刻，从今天起，正式到来。

新闻发布会被安排在德熏酒业工厂外围的空地处，分别搭建了主舞台与记者席，并且调用网络直播全程开辟专属单线与外界同步。议程开始前，闻讯而来的记者与热心市民将台下挤得人满为患。此刻解茹苏也在后台，虽然并不直接参与此次发布会，但江秀月一定要林毓把她叫来。

下午三时整，由厂家发言人率先登台澄清自家产品，在制作加工环节中，均无半点违反《国家食品安全标准》规定以内的不当操作，所有产品全线达标，并当场亮出鉴定结果以供大家随时向有关部门核实。

短暂的哗然过后，林毓同骆灵茜两人先后走入台中。单凭听觉便已经发现了，要比刚才多过数倍的快门声一时间纷纷响起。厂家代表向大家介绍两人，讲了这段时间以来给他们二人生活上所造成的困扰，并直呼在网络上乱泼脏水的凶手就隐藏于台下：“借由虚拟世界的掩护，肆意利用网络暴力攻击他人，无事生非颠倒黑白哗众取宠可恶至极！”

更过分的是，居然连累到其他无辜的人也惨遭舆论攻击，甚至恶意曝光。我想请问大家，骆小姐与此事之间究竟有多少联系值得你们一直揪住不放？你们为什么要出口攻击这样一个女孩子？难道只是因为林毓爱她，就该受到万千网友的折辱？我恳请大家占用一点点时间好好想一想，想清楚，这件事从头至尾林毓做错了什么？骆小姐又做错了什么？我觉得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包括事件发生以后到现在为止，他们没有为自己申辩、没有在网上与那些无聊的网友展开骂战。几乎有几次我们已经在劝林毓报警维权，可他说那些人只是一时间还没有看到真相，并不是在刻意伤害自己。但今天，我们厂家要代替林毓讨回一个公道，绝不纵容漠视他人名誉与破坏企业信誉的不法之徒继续为非作歹！”

厂家代表向舞台一侧比了个手势，随后便放出一段音频，对话如下。

“哟，跟踪你这么久了，还是被你发现了。”

“你是谁？”

“你又是谁？”

长达半分钟的沉默，渐渐有脚步声由远及近。

“别白费力气了，我就一部单车，其他装备今天一件都没有带，带了也怕被你抢去，我一台相机好几万呢，不能便宜你。”

“你是林毓的人？是他派你来监视我的？”

“呃……算不上他的人吧，人家的正牌女友比我漂亮多了。”

“嘁！”男人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要不是靠电台的那个小丫头，哪会有他今天！”

“哟，瞧这满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嫉妒的酸臭味儿，你该不会是羡慕人家吧？”

男人反笑：“我羡慕他？呵，我就是羡慕他！羡慕他可以平步青云被众人捧为明星，羡慕他动辄几万块钱一场的出场费用，而我还是一个只配开着最破的公交车往返于城市与郊区线上的底层司机。他今天所拥有的这一切，我不服，因为那都是别人已经填好装满再拱手让到他碗里的现成，白白被他捡去了便宜。我和他在一起共事四年，他身上的斤两我比你、比任何人都清楚，想让我服他绝不可能！”

“所以你就设计了整出戏？创意不错啊，有事实有依据，参演演员全都超水平本色发挥，你可

以改行做编剧了。”

“只要能毁掉他，我愿付任何代价。”

声音至此结束，随后由大屏幕将孙强的主要信息连同照片公布出来，一时间四下里又是一片哗然。

舞台上，林毓忽然紧紧握住骆灵茜的右手。

骆灵茜清楚感到手背上面那不停传来的颤抖与紧张，知他此刻内心深处的起伏，便没有挣扎。任他一直握到整场活动结束，返回后台时才将手轻轻抽走。

自古兵法云：一步领先，步步紧逼。

江秀月在后台休息室里，满意地看着显示屏上直播互动数屡屡刷新纪录，不由得连眉梢都掩藏不住得意。见林毓与骆灵茜已经回来，便将事先准备好的“万字书”贴到了网上——洋洋洒洒分段落不仅控诉网络暴力吃人的现状，还把大篇幅留给骆灵茜来解释同样因开罪小人而被迫离开剧团的种种不公平待遇。

对于重新夺回话语权，江秀月志在必得，但也将林毓与骆灵茜两人之间的恋情推上了水面。好在这一次，大家祝福居多，一些以往的小歌迷还留言威胁骆灵茜一定要对林毓好，否则歌迷不会放过她。

经历过种种，这种流言大家自然一笑而过。

后来林毓借电台公众号正式宣布要隐退的消息，并称多谢大家厚爱，但自己更适合做一名公交车司机。

到此为止，关于那个华丽的梦终于还是等来了苏醒。而在醒来时，老天把那个最美丽的姑娘，又一次送回了林毓身边。

【待续】



感念崛围山

□ 鲍文昌

离崛围山峰顶还有3节台阶的时候，我拼全力一跃而上。登上山顶，身子软了，心却硬朗起来。我把自己塑造成一座高峰，感觉就像身边的高塔一样挺拔。

山顶之塔，名曰舍利，宋代建筑。佛塔屹立于山顶，一柱擎天，耸于崛围山之巅，宛如守护群山的武士。

山高我为峰，这感觉真好，刚来时在山脚下仰视的一切，现在都成了俯瞰，可以收入眼里，也可以不放在眼里，高度决定了眼界，高度也决定态度。

突然吹来一股威猛的风，吹得我喘不上来气，踉跄几步，赶紧缩头绕到佛塔后面，躲避来势汹汹的风势，一副狼狈之相。

其实，山顶上的佛塔才是最高的，我是自以为是的“山高我为峰”了一回，方觉惭愧。

山下，一条深沟，将崛围山剃成两块，分为南、北两峰，状若八字，仿佛入山门户。山势宛

转盘旋，旋成一个的漩涡。

崛围之名，由此而来。

正是好季节，山间翠色如流，松涛漾波；空气清新得好像刚洗过似的，大口的呼吸，换出肺里的浊气，浑身舒畅，便觉心旷神怡，到了更高质量的心旷神怡，这是每一次登临崛围山的感受。

很多年了，每年都要来崛围山，春夏秋冬的景致也都见过。山是精致的秀，叶是别样的红，松是湛青的绿，雪是雪白的白。

每一次来崛围山的季节虽不同，但感受却都一个样：心旷神怡。

曾经领着三岁的儿子登过崛围山，目的是锻炼儿子的意志。开始是拉着儿子的手登山的。可是还没到半山腰，就感觉汗出如浆、气喘如牛了。试着再走几步，更觉腿如灌铅，心似衰竭。整个人像是要散了架似的，软软地倒在山石上，松开了拉着儿子的手……

儿子小不懂事，吓得哭起来。这可不行，本来是带孩子来锻炼意志的，自己却失了风度，装也要装出个样来给儿子看才对，于是强打精神坐起来，朝儿子笑笑，振臂挥手，发出继续登山的信号。

南峰往里走，山腰处，有一处古朴的建筑，传说是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书法家、医学家——傅青主避难隐居之所，房屋有个好听的名字——霜红龕。

傅山是山西太原市阳曲县西村人，是明末清初难能可贵地保持了民族气节的“志士仁人”，在山西乃至全国也称得上是声名遐迩的名人。

傅山著述甚多，有不少是在霜红龕写成的。因此，后人在收集整理他的相关著作时，便以《霜红龕集》命名。

遥想傅山先生在此处隐居，闲时，登山踏雾，犹如闲庭信步；闷了，二三同志，围炉品茗听松；忙时，自有鸟语花香，流水淙淙

相依相伴，不离不弃。虽不能稍解亡国之恨，却也不失苦中作乐的赏心悦事。“秋山题不尽，霜叶可山红”，是他对崛围山的客观评价。

赶紧抓住机会，乘机借势应景给儿子讲述傅山讲解中国传统文化，从小培养孩子的良好兴趣，可孩子对山上的蝴蝶和红叶比对傅山更感兴趣，我只好带着心猿意马的儿子继续前行。

一路浓荫密布，来到一个好去处——“多福寺”。此寺之名，听着就很顺耳，见了更觉提气，看看还沾福气，希望今后儿子能祥瑞吉利，万事如意。

山门左右为钟鼓楼，晨钟暮鼓是和尚们作息时间的圭臬。

进得山门，脚踏福地，神清气爽，灵魂安静。渐次有大雄宝殿，藏经楼，文殊阁，黑龙殿，千佛殿。寺庙尤以傅山先生手迹及其读书的红叶洞和唐代的千年牡丹闻名于世，堪称镇寺之宝。（刻有“傅山先生读书处”的清代石碑，至今犹存。）

多福寺有傅山先生坐阵，有千年牡丹辅助，腰杆自是硬气了不少。

身临其境，我虽是凡夫俗子，六根不净，但还是动了皈依之心，妄想与晨钟暮鼓为伴，与世无争，潜心修行。儿子过来拉我的手要走，这才回过神来，自己本是红尘中人。

离开多福寺，继续向高处攀爬，儿子却不愿走了，这怎么行，带你出来是想培养你大山意志的，小小年龄就这么没志气，以后长大了该当如何？抱起儿子没走几步，陡生疑问：孩子才三岁，我这样要求，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

着急是没用的，不经意间，儿子就到了叛逆的年龄，所有的不成熟都显现出来，说话行事常常不把我这个父亲放在眼里。父威渐失，父严失效，父爱徒劳，变着花样与其修好，沟通，交流，开导，指引，训教，皆无收效，“是可忍孰不可忍”，但必须忍着，不然，你还能怎样？

子女到了一定的年龄，无论父母怎样用心，都是不起作用的，就好比对牛弹琴，付出的再多，最后收获的也只有徒劳。

庆幸的是，儿子也喜欢爬山。那年国庆长假，天刚放亮，我就和儿子背起行囊，徒步前往崛围山。

十月的深山，颜色是最好看的，也最迷人，心情也像被染了色彩，鲜亮起来。

一路上，我和儿子时而谈笑，时而激励，时而比拼，我努力变换着花招伎俩，极尽所能地讨好儿子，才换来彼此开心的效果。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到得山顶，已接近午时，筋疲力尽的我们在缓坡边停

下，开始安营扎寨。风很大，天真冷，手发麻，行动都僵硬起来，不听使唤，帐篷扎得非常吃力，酒精炉更是费了好大的气力才点燃。

煮好方便面的那一刻，快乐就被热乎乎地吞下去，父子间的温度就暖了起来，人在激动的时候最想表达的就是感谢，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感谢自己还是该感谢崛围山，心里想着最多的，就是孩子什么时候能长大，什么时候能懂事……

山顶上的风越来越大了，云也来赶趟下起了雨，可我还不想下山，这点风雨与我此时的心愿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我迎着风雨注视着远方，朝着儿子军营的方向，似乎看到儿子训练沙场的景象，看到儿子的体魄硬朗顽强，看到儿子已经成为一个钢铁战士，看到儿子的意志已然像这大山一样。

感受着登高望远的辽阔，感受着新的希望，感怀崛围山的一切过往。前往多福寺的路上，祥云慈雾在空中袅袅升腾。



每天下班，还是照常一个人走路回家，就像上学时一样。不同的是，那时身边会有小伙伴的陪伴，现在，总是一个人赶路；那时总会觉得回家路上可以有很多故事发生，现在，总是急切地走向家门……

昨天晚上，天黑的很早，说明冬天已经向我们走来了。还是一个人赶路，急切地奔向家门，总是担心路太黑、灯太暗……身边还是有那么多中学生与我擦肩而过，无意中听到他们的对话，一瞬间，我又想起了中学时的自己。

上了一天的课，到放学时，三五个同学一起回家：

明明有小路，但是一定要走大路，这样，可以走更久一点……

明明回家还要写作业，但是，脚步还是会很缓慢……

明明几个人没什么事情可谈，不过，还能说说八卦杂志的见闻……

放学路上，我们的思维总是很开阔，天南海北的话题，都可以无所不谈：

世界会不会发生战争，明明与我们相距很远，却说得像是发生在身边一样……

哪个明星又爆出了什么八卦，明明就真假难辨，我们还是会为自己的偶像打抱不平……

放学路上

姜红

老师今天究竟讲了什么，我们似乎永远都不记得，但对于老师批评某位同学或者说错某句话都是记忆犹新……

仔细回味一番，在我短暂的人生记忆中，没有哪段路上的故事能比过放学路上。

那时的我，总是天真，一句“绝交”，好像可以承载千年万年；一句“讨厌”，好像可以憎恨一生一世；一句“相信”，好像可以变成天荒地老……

那时的友谊，总是纯真，看到老同学时，我们彼此会变得无比放肆，就像那时的放学路上，可以随心所欲，可以无

限畅想……

现在的我，少了一点单纯，缺了一点执着，丢了一些理想，忘了一些友谊。今天的我，在下班路上，不断放慢脚步，努力寻找身边所剩不多的景色：

其实，我们只是长大了，心里多了一份责任，所以才会放下那些放肆……

其实，我们只是成熟了，眼前多了一些顾虑，所以才会丢下那些幻想……

其实，我们只是遗忘了，世界多了一些色彩，所以才会想不起那些浪漫……

还好，我发现了，原来我还有那么多美好的经历，原来我的记忆深处还有那么多灿烂的时光，原来我的生命也有许多精彩的画面。

今天的下班路上，似乎不再孤单、不再匆忙、不再乏味了……



生活笔记

□ 霍鹏博

■ 1月9日，噼噼啪啪地敲击键盘

“于是我坐在假日汽车旅馆不见阳光、设计古怪的客房（房费五十九美金）的桌子前，对着苹果Powerbook 520 噼噼啪啪敲键盘。”

——村上春树随笔集《无比芜杂的心绪》之《音乐漫谈》之《纽约的秋天——克劳德·威廉姆森三重奏与比尔·克劳》

冲上一杯咖啡，打开电脑，听着心仪的音乐，噼噼啪啪地敲击键盘，写一些可供自己或朋友们消遣的文字——这是多么惬意的生活啊！

此刻，恰好有些悠闲的时间，我不由地打开电脑，享受一下“噼噼啪啪”的乐趣。

昨夜第N次重温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里的那句话，我都能背下来了——“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写家，像欧阳修这样的才是。

昨天还把两本书找出来，放在一起，一本是村上春树的《悉尼！》，一本是熊培云的《西风东土》。

之所以把它们放在一起，是因为他们都是两位作者的勤奋记录。《悉尼！》是村上春树2000年采访悉尼奥运会时，逐日写下的日记；《西风东土》是熊培云2014年访问日本时逐日写下的日记。这二位最令我钦佩的，就是他们在采访时间内，每天不管多忙，都要抽出大段时间，专心写作。

去年八月下旬，我与女儿去了一趟北京，我是背着笔记本电脑去的，去的时候，就想着能不能像两位我喜欢的作家那样，每天都能抽出大段时间，逐日写下游记，可是每天都想着写作的事，却哪天也不曾动笔，天天感到惭愧。一个星期之后，在回程高铁上，终于打开电脑，迅速回顾了几天游历，但是事过境迁，只能记下

一些线索性的东西，当天的温度和热气儿都已经消失殆尽了。

现在想来，在北京的一周内，过得多么惬意啊，天天有景可写，天天有事可记，天天有心情可以表达，但是因为缺乏写作习惯，美好的日子未曾复制，回忆起来也是星星点点，甚至不能连贯了。

生活有趣得很，时不时地，我就能发现生活的有趣之处。但是由于未能根深蒂固地形成记录和写作的习惯，这些生活一页页随风飘去，变成一枚枚难以追寻的枯叶，杳无踪影。

早上在报社主持编务会，自个儿滔滔不绝，说得挺痛快的。会后就想记录下来，整理一下。说话有时也是很有意思的，漂亮话里也有深情，也有构想。但是不知不觉，一天又要过去，什么时候记呢，又从哪里来的时间整理呢？

■ 1月16日，老妇对爷爷说了什么

2004年3月某个深夜，在爷爷的灵堂上，那一把不知名的乐器，吹奏出来的咿咿呀呀的声音，就像村中一个过世的好脾气的老妇人来接引爷爷一样，终生难忘的回忆！爷爷下葬的前一夜，居然能享此幸福，真为他感到高兴！

在那个乍暖还寒的飘着细雨的春夜，在那个爷爷的灵魂即将飘走的春夜，那个乐器发出的声音——就像一位飘在空中的看不见身影的老妇发出的声音，她是那么温柔体贴，那么善解人意，她不停安慰爷爷，耐心地开导爷爷，最终让爷爷安详地离开。在这种安慰声中离开这个令人百感交集的人世，想必也是一种美好的结局……

——不要牵挂了，老头儿！你76岁了，重孙也有几个了。不用再操什么心了。前些年你还能给几个孙儿孙女做饭，可是后来你就没有自己的房

子了。

在你的风烛残年，你在几个儿子的家里辗转，受尽了飘零之苦，受尽了冷落之苦，可你是父亲啊，想必最终这一切，你都会忘记吧。

在你病入膏肓的时候，孩子们都聚到你身边来了，他们也算是殷勤地环侍在你身边了吧，他们也算是日夜守候在你的身边了吧。你的四儿的儿子——你那个上了初中的那么懂事的孙子，常常一个人躲出去抹泪。你的大儿的儿子，也带着他的女儿——你的重孙女来看你啦，你本来已长期卧床，气息奄奄，处于弥留之际，可他们大老远地来看你，你多兴奋啊，你挣扎着起来，居然还到院子里走了走。

唉，老头儿，你仿佛恢复了精神一样，可是你已病入膏肓，你已面黄肌瘦，你能起身，只是回光返照，昙花一现啊……

——瞧我多罗嗦！说到底，孩子们一辈辈地都要往下走，是福是祸，由他们吧。现在看上去不是挺好啊。你现在已经躺在这里了，他们已给你穿戴整齐，是你平素少有的打扮，你的面容也很好啊，安安静静地闭上了眼。你一辈子就好吹个笙，吹个笛子，吹个唢呐，孩子们把你那支笛子放在你身边了……

——明天孩子们就会把你安葬，就在村外不远你家的祖坟里。你的老婆子走了好多年了，现在你要和她合葬在一起啦。你的老婆子活着的时候，也不知合不合你的心意啊。不管怎么样吧，你们也算生了七八个孩子，一起养育了这些孩子啊，你们也算在一个锅里吃了多少年饭啊。世上能有多少合适的夫妻啊？你时不时地拿起你的笙，拿起你的笛子，拿起你的唢呐，跟着本村的、外村的乐队去吹奏，不知道的，以为你想赚几个钱花，你是不是常常想躲开你的老婆子啊？现在要把你和她安葬在一起，你心里愿意吗？唉，放心吧，现在把你葬到她的身边，她是肯定不会说话啦，她是一

声不吭啦。她比你早走十多年，现在只剩下骨头架子啦，现在是肯定不会再说什么啦。

——也不知道你对这辈子满不满意。现在，你的身体冷了，可你的魂儿还没有飘远，如果你还想有个来世，你想往哪儿飘就往哪儿飘吧——谁知道呢，你一辈子也没出过什么远门，也没有多少见识，我看你到头来，说不定还是觉得这个村子好，这块土地好，你还会想起和你那老婆子的生活，想起你那些孩子、孙儿们——不痛快的事，说不定你就都忘啦。

——现在，走吧，走吧，跟我走吧！不要留恋这个人世啦！跟我走吧，跟我走吧——咱们要去的那个地方，美得很啊，去了你就知道啦……

——走吧，走吧，信我吧……

——咱们一路走，一路说吧……

——你说我这样说话很亲？体贴？暖和？——放心吧，我会把你带到一个暖和的地方，那个墓是很冷，可它也只是葬下你这块冰冷的身子，你的魂儿要跟我走啊，咱们到那暖和的地方去，咱们到那很美很美的地方去……

■ 1月27日，小津的电影

“小津是所有导演里最安静、最温柔、最具有人文关怀，也最平和的一位。但他的电影里流动的情感既深刻又强烈，因为它们反映了我们最关心的事情：家长和孩子，婚姻或单身，疾病和死亡，以及相互之间的关怀。”

“我从没听说过哪部电影引起的观众席上的哭声超过《东京物语》。这部电影以微妙的方式展现了子女们忙于自己的事情，而无暇给他们来访的父母以足够的关心。”——罗杰·伊伯特《伟大的电影》。

■ 2月27日，老头子总不会有错

这是我新近喜欢上的一篇童话，作者是安徒生。译本有好几个，对比了一下译者，还是喜欢叶君健。

老婆子让老头子到市场上把家里的马换成别的什么东西。老头子换来换去，最后换成了一袋烂苹果，当老头子回家一五一十地和老婆子说起他一次次换成什么时，老婆子都觉得好，于是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

对比之下，我觉得我的父亲和我，就未必那么幸福了，因为我们常常是做什么都不对，我们为此也很生气，

当然，矛头所指，就是“老婆子”。这样看来，“老婆子”到底是否聪明，就很难说了……

大概是前年，我在饭桌前给家里的“老婆子”和女儿朗读小说《河的第三条岸》，没想到我读到一半，哭得读不下去，因为我想到了我的父亲这位“老头子”的悲苦命运……

■ 3月13日，父亲写的散文诗

早上七点十来分，作为女儿的“车夫”，我骑着自行车送她上学。路上不到十分钟，也是励志好时光，今天讲的是歌手李健的故事。

昨天是一个星期天，晚上在家辅导女儿学习网络文化课程，休息的时候，我和她一起上网搜看了《歌手》节目里李健唱的《父亲写的散文诗》。女儿知道我是一个容易掉泪的人，听歌的时候，多次扭头看我，弄得我挺尴尬。

是啊，我大容易掉泪啦，就在星期六中午，我给母女俩朗读漫画家丁午写的《小艾，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时，居然又是哽咽难言，泪水直流……

在《歌手》节目演出现场，听着李健的歌，又有不少观众泪流满面。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的青春留下来的散文诗，多年以后，我看着泪流不止……”

听着这歌声，看着这歌词，我到头来也是热泪盈眶……

我想到了自己的父亲，这位只有小学一二年级文化水平的采煤工人，从来没有给我写下一个字，但我会想起，从我记事起，有多少个冬夜的凌晨，父亲把一袋袋炭背回我们山上的小屋，一身黑衣，满脸煤灰，只有两只眼、一口牙是白的……

我也想到了自己——我也是一个父亲啊，这些年来，我为了女儿操了多少心啊，多少经历还被记录下来。

我有时候会想，哪一天女儿出嫁的时候，我能不能出席她的典礼，想到孩子酸甜苦辣的成长史，我会不会哭得难以抑制……

今天早上，晨曦中一辆自行车，我骑在前边，女儿坐在后座上，我对她讲李健……

没几分钟时间，到了校门口。三月中旬，天不冷了。

“我要把今天早上对女儿讲的这些记下来”，送了女儿之后，我这么想。现在，我写下来了，事后再看吧，但愿也算一篇“父亲写的散文诗”……

■ 3月31日，谈修改

“人们在使用语言时，习惯于一般化且随心所欲或漫不经心，对此我却不能容忍。我最不能容忍的是听自己说话。因此，我尽量少开口说话，宁愿手写。写的时候，我可以多次修改，不能说改到我对自己的言语满意时为止，至少可以改得让我看不出有什么不满意的理由。”

这是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谈“精确”时的一段话，这段话，让我想起村上春树在《身为职业小说家》中谈修改时的一段话。村上说，每当写出一篇小说的初稿，他总要从头到尾大改几回，即使交付编辑，他还是会一次次要回清样，而且每次都要改得“一团黑一团黑”，虽然惹得编辑很不耐烦，但他却觉得“有趣极了，改多少次都毫不厌倦”。

一个卡尔维诺，一个村上春树，当然还有其他数不清的热爱修改的大师们，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巨匠”，就是因为他们真正领悟了“修改”这一文学创作的真谛。

而我国古代文学大师也深得修改三昧，就是所谓：“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顾文炜）“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贾岛）“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正因为这样，才会产生“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效果。

■ 4月2日，傍晚开始跑步

让音乐在耳边响起
踏上使心情平复的道路
让目光向四处游移
发现使摄影生辉的事物

开辟新路线
穿过村庄
路过寺庙
在寂静的山坳里
蔚蓝的夜幕低垂

看月亮高高在天
树梢犹如丝线
把天空与大地连接
那肃穆的画面
使心潮像涟漪
层层泛起

置身天地之间
感受着风
眺望着云
感觉它们并非那样无情

遥想我们终将飘荡于斯的空间
此刻
是如此地
摄魄勾魂

■ 4月4日，清明小祭

在这个细雨霏霏的傍晚，在清明节的日子，我也有情，想起逝去的亲人——最忆姥姥，当了一辈子“外路人”……

姥姥祖上是河曲人，走西口到了内蒙陕坝。姥姥嫁给外公后，随外公回了外公的长子老家，又在上了一年岁之后，被迫随外公定居阳曲，并在那里去世。

年前某个早晨，我妈说，你既然要放歌给我听，可知我爱听什么？

不知道。

二人转。

我就放二人转。

不一会儿，妈妈神情不对，又一会儿，突然间，妈妈掩面而泣……

妈妈对姥姥的祭奠毫不含糊，说起来她还是姥姥领养的女儿。

那天早晨，并非清明，妈妈哭了。可见，悲悼亲人，不拘时日。

■ 4月9日，雪中行

上午读书到10点半，想着该出出门，去山里跑一跑了。

坐在桌前，听着窗外雨搭传来轻微的滴答声，心想外面正下着春雨呢。

雨大不大？能不能跑？走到窗前往外一看，行人里，有打伞的，有穿雨衣的，也有不少不打伞的，看来雨不大。

若是短途跑，戴个帽子跑一圈，应该不碍事；可我大概要跑一个多小时，要是雨下大了，非得跑成个落汤鸡，还是拿把伞比较保险。

来到室外，才觉得伞拿对了，下的可不是若有若无的毛毛雨，而是雨线清晰的蒙蒙细雨。

挂上耳机，开始跑步。今天有空，跑得稍微远一点吧——今天的路线是，穿过桃杏村，途经村后的关帝庙，到盘山公路上跑，一路爬坡，三弯两拐，到达山顶，然后下山回家。

跑了半个小时左右，来到桃杏村南与关帝庙相交的盘山公路路口，这时，雨下得有些急了，夹杂着雪花。

今日悠闲，在打着伞跑步的过程中，我一直在寻找雨中的美景，可是跑了半个小时，目光之中仍是乏善可陈。

到了村子南端，但见一户人家院门外，有一处杏林。此处杏林被铁丝网遮拦着，也许是防备偷杏的毛贼。杏花盛开着，白花花一片，在细雨中别有一番风姿。

于是从上衣口袋取出手机，打开手机功能，举着手机摆弄一会儿，只见外有铁丝网遮拦，内有杂物处处，忙活了片刻，找不到什么称心的构图。

那就转入盘山公路慢跑吧。

这条盘山公路，一向少有车辆来往。也许当初建设此路，主旨就是为了观光，因此只有特殊季节，才有人来往。这正是我喜欢此路的原因，无车来往，安安静静；没有尾气，清清爽爽。大概修路者不会想到，这么漂亮的公路，稀有的享受者之中，会有我这样一个跑者。

一边跑，一边还在捕捉美丽的景致。按说此路我已跑过不知多少回了，应该比较熟悉了，熟悉的地方，还能有什么风景啊？！但我心期待，总觉得在不同的季节或不同的心情之下，应该有别样的发现。

果然，刚刚跑了百十来米，在山路第一个拐弯处，当我驻足回望时，第一次发现，这个U型拐弯，在春意盎然中，在细雨迷蒙中，竟有一种动人的美感。

于是我停下脚步，开始走来走去，选择角度，精心构图。此刻，虽是细雨，但下得更急，也下得更大了。我在路边后撤构图时，踩到山脚下、道路旁的泥泞里，鞋帮上很快沾上了黄泥，但是，我也因此可以拍到完整的U型公路，U型公路所包围的凹地里，是一片柳树林，嫩绿的柳芽刚刚绽放；公路南北两边，都是延伸向上的坡道，雨水覆盖的柏油路上闪烁着白花花的微光——真是令人中意的风景啊！

拍下这段美景，我从U型拐弯右侧爬坡，刚刚跑了五六十米，走在路旁一个小山崖，往左观瞧，俯视之下，又是一派迷人的美景——最显眼的，是红墙绿瓦、风貌古朴的关帝庙，这个庙同时也是一座寺院，佛陀与关帝在这里和谐共处、相安无事；越过关帝庙往南远眺，是两条伸向远方的山道；更远处，是陷于雨中的空茫，渺不可知了。站在山崖上往西俯瞰，则是静卧在两山梁之间的桃杏村的一角，刚才路过的那户人家的杏林再度映入眼帘，只不过刚才从近处看时，杂乱不堪，此时从远处看时，则成为取景框中一个美丽的角落。

拍摄过程中，我感到那最初的蒙蒙细雨，此刻已被又急又猛的雨夹雪替代。由于我的注意力一直在摄影之

上，我的棉絮外套时不时暴露在雨雪之中，这时也被淋得湿乎乎的了……

大概已是中午12点了，我继续上路奔跑。又跑了数百米的样子，跑到了深山之中。跑着跑着，远远看到，前面道路拐弯之处，有几处杏林探头探脑，似乎期待我的到来——这不又是一幅美丽的图景吗？于是我停了下来，细细观瞧。这段公路，有着缓缓的坡度，雨雪洒落其上，光洁明亮；公路两边，柳树绿意盈盈，但槐树们由于时令不到，依然显露着乌黑的脸膛；还有一些早开的粉红的桃花，还有更早盛开的淡黄的迎春花；还有空中无边无际的霏霏雨雪……不由想到，下一刻即将途经的道路，一定也会很美吧；这初春的雨中的空气多么纯净啊，一冬的雾霾，许多日子不能跑步；想要趁着雾霾不重时趁机跑步时，也不得不戴个口罩，于是跑着跑着，就感到憋气难熬……而现在，我尽可以大口大口地畅快呼吸，这是多么惬意的事情……

就在此刻，就在这深山坳里，就在这一段一段的美景之中，我的好心情逐步达到一个巅峰。

我缓缓地跑着，跑着……突然之间，竟然感动莫名，泪流满面……

一时之间，我也不知因何落泪……

事后，探寻其中原因，我想这是不是就是心理学家所谓的“流畅时刻”，或称为“最佳状态”……

我是不是进入了某种“异度空间”，或者是进入类似于长久冥想后所抵达的那种较为彻底的无忧无虑的状态……

日常生活中一切可说或不可说的烦恼，在这种美妙的处境中，或许都已消失殆尽，代之以某种接近狂喜的愉悦……

接下来的慢跑，我仍然是一边跑，一边左顾右盼，尽力去发现使摄影生辉的美景——

跑着跑着，我看到层层梯田之上，有几排农家栽植的杏树。这时天空阴沉，雨雪飞扬，天上的片片雪花，地上的丛丛杏花，一静一动，彼此交融，浑然一体，真是让人迷醉啊！我使浑身解数，试图拍下心中的梦幻时光，可当我回放拍下的图片时，却感到有些失望——这苍茫的山，这斜飞的雨雪，这一丛丛杏花，这参差错落的山梁沟壑……这大自然尽情铺展的画卷，哪里是一个小小的相机能够拍得下来的，这终究是拍不到的美景啊！

拍着拍着，电池耗尽，相片拍不成了，音乐听不成了，但有刚才的好

心情垫底，我仍然兴致盎然地往前跑着，转过那个山头，我就要下山回家了……

此时中午一点多了，山上空无一人，就在我要下山之时，碰到两个二十出头的清秀的小姑娘，她们穿得都挺厚实，有一个还用围脖半遮着面孔。她们刚刚从山坡上爬上来，说说笑笑，兴致盎然。

能够在这样的雨雪天碰到两个与初春相配的小姑娘，这不就是碰到了村上春树所谓的“小确幸”了吗？这无疑是在长跑途中的幸运，怎么着也要上前搭讪几句才是，尽管我还在担心会不会引起对方的警觉甚至反感。

“雪这么大，你们是上山来玩吗？”我和颜悦色。

“对啊，我们要走这条路，从这个入口，走到下一个出口。”她们清脆地回答，使我觉得她们似乎并无戒心。

“去吧，山里挺好的。”

“这山里有什么好玩的？”她们问我。

“这条山路，没有人，也没有车，有的时候可能会有几匹狼窜出来……”

她们半信半疑地看着我，仍然面带笑意，我赶紧笑着对她们说：

“逗你们呢，没有狼。山里景色很美，现在下雪，可以拍到很美的杏花。你们看……”

说着，我就要拿出手机，想展示我的得意之作，可是很快想到，手机早就因电量耗尽而自动关机了。

“是吗？现在雪这么大，能不能拍上啊？”一个姑娘说。

“现在赶紧进山，还能拍上。过上一会儿，起雾了，就可能什么也拍不到了。”

“哦哈哈，咱们快走啊……”两个姑娘兴奋地小跑几步，像两只小鹿，向深山走去……

■ 5月7日，昨天有意思的事

平时总是缺觉，碰上双休日的中午，老婆一点多拉着女儿学琴去了，我一直睡到三点自然起，醒来翻书片刻，这是有意思的。惦记着母女俩五六点就回来了，要在她们回来之前去对面的生态园里跑跑步、拍拍照，家门口就有如此胜地，满目青翠，空气清新，风光旖旎，特别是上周刚去过的那个山间的大铁桥，站在上面环视四周，想象着此地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开窗看景，是多么有意思的事！

自从发现山间那座观景大桥之

后，设计了一条新的长跑路线，今天就是这么跑的——

最有意思的是，钻过山间一个桥洞，有一个山沟，啊，这个山沟里种了许多树，长了这么些年，很有些郁郁葱葱的味道了；特别是这个山沟的出口处，这一带真是美极了，山坡上种满了迎春花，坡底下是成片成片的杨树林、桃树林，途经这一地带时，听着飒飒的树叶在微风中的抖动声……

啊，这就是当初设计师心目中的“生态园”的意思吧，真是“生态”啊，但愿过些年，树木更加高大，树林更加茂密，那时，虫儿鸟儿再多一些，就更美了……

这一趟连跑带走下来，直拍到手机没电为止。手机没电，可歇心了吧，想起王安石的诗句“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赶紧回家吧，于是发足狂奔，跑得气喘吁吁，真是太有意思啦！

■ 5月24日，有毒的父亲

有的时候我觉得孩子简直是恶魔，心里想，哼！等着吧，几年后好歹把你打发走，我就省心了。但细想起来，在孩子未必真的化身成魔时，我已变成暴君。

你是我生的，我得为你负责呀；我是你爹，我得说了算；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你这个没良心的，不听话——这大概就是暴君心态了。

在这种心态下，我失态的时候可谓多矣！

初二时，我曾挥手打去，事后立即不忍，又道歉，又安慰，孩子哭着，爸爸，这儿肿了，拿鸡蛋敷一下……

哎，孩子上了高中，用“中纪委”的词儿来说，我还是“不收手”！孩子也是越来越顽强了……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我若还用这套吓唬人的办法，也真够没文化的！

最近在想，还是对孩子“亲”一点为好。孩子到现在还没有大规模起义，是因为我“亲”她的时候比较多吧。比如她动不动会问，爸爸，咱们什么时候再去北京啊？爸爸，咱们什么时候去人艺看《茶馆》啊——去年暑假我们父女那趟美妙的北京行，应该永远留在孩子的美好回忆里了。

昨天晚上本来要复习功课的，可是，有一个印度大片《摔跤吧！爸爸》，学习？管它呢！带女儿看电影去。励志大片，超级棒的好片，真想再看几

遍！

孩子多少也被点燃啦。爸爸，我知道你为什么带我看这个电影啦，我觉得，你有点像电影里那个爸爸。

哎，她大概不知道，当我听到电影里唱“爸爸，你为什么折磨我？”时，我一下就掉泪了……

今天中午，孩子从学校传来信息，说腿扭伤了，不能走路了，我就骑车把她带回家。本来担心，她会不会以此为理由休学几天啊？结果大夫一说可以上学，她也挺乐意；到了晚上，我又担心她是不是不愿去补数学，结果她也补了。

我多高兴啊！这孩子，轻伤不下火线啊！而且还学得挺起劲呢！一个“恶魔”，一个“暴君”，今晚合作愉快。

前文说到“暴君心态”，概而言之，就是“我生了你，你听我的”“我是你爹，你听我的”“我为你卖力，你听我的”，其实，我知道那并不高明！

多年来，我常对人推销老子的智慧：

“生而不有”，我虽然生了你，但你并不是我的；

“长而不宰”，我虽然比你大，但我并不主宰你、折磨你；

“为而不恃”，我虽然作了不少事，但我并不为此张扬。

我不知对多少人大大谈老子这些金玉之言，但说实在的，我说不准今后会不会再度爆发“生而有之”“长而宰之”“为而恃之”的恶行……

女儿近来特喜欢把两个流行词儿挂在嘴上，一个是“没毛病”，一个是“有毒”——套用这两个词儿，我肯定不是“没毛病”，我是“有毒”啊！

而且，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这“中毒”也不是一天两天啦……

但是这“毒”，终归得解！

■ 6月18日，看，那个煤黑子

前不久看了一个电视片，演的是有关方面组织老婆到井口接丈夫，老婆在接到穿着黑色矿工服、脸上有煤尘的丈夫时，大多数老婆在对着镜头发表感慨时，难受、惭愧，甚至哽咽。

其实，这一代的矿工的脸和衣服，已经不是那么黑了，我见过更黑的脸、更苦的人！我的父亲大人就算一个。

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在大冬天里，在半夜深沉的睡眠中，突然感到昏黄的灯泡亮了，一个浑身漆黑的人回到了我们山坡上的石头平房里，他把一袋一袋的碳块儿背回来啦，看他黑的，哪里还能看出来那是谁！

不过在六七岁的我的头脑里，我知道，那就是爸，我的父亲！

三班倒式的作息，不见天日的地下，隆隆作响的噪音，晨昏颠倒的劳作，煤尘满面的形象……

父亲的漆黑的形象是会长久地留在我的脑子里，那是深深地镌进去的，无法抹去……

■ 10月6日，昨日之美

早上反复听几首特别喜欢的乐曲，一首是Dan Gibson的《Peacefulness》，一首是Edelis的《Through the sky》，一首是Apple&Stone的《Invisible Moment》，感觉一下就来了，顿时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愉悦得每一个毛孔都能拧出水来，想起村上春树在某些演唱会得到的惊喜感觉，会不会也是这样？

在这种音乐氛围中，以及由这种氛围导致的愉快联想中，昨日发生的一些美好的事情，好像蒙上了一层阳光和清风的面纱，在回忆中变得更加美好——这就是写作的价值所在吧——回味过去，体味美好，并向外传递……

想起来，昨日最美的经历，是跑步到山西大剧场途中的那份联想和心情。

下午五点半，出发了。脑子里做了个小计划，先坐公车到下元，然后从下元跑到山西大剧院，去看“山西印象”民族管弦乐表演。

坐车到了下元，六点多一点。算计了一下，一个小时大概能跑到，说不定还能吃一份长风第六馆的“大鼓米线”。

把耳机戴上，把音乐打开，把步子迈开，享受的时光到来了。

曲子是随机下载的，有的沉闷，有的欢快。听着欢快的节奏感强的曲子，我的步伐随之变得节奏感十足，就像灌注了精力一般，跑得更有劲了。

跑过奥斯卡电影城，跑过千峰路口，跑过太原理工大，跑过省煤炭博物馆，来到了晋祠路。

夜幕降临之后的晋祠路车水马龙，局部施工造成的遮挡更使车流缓慢，然而我的跑步如同一道奔流的小溪，几乎不受影响。

我这还是头一回在晋祠路跑步。这一截晋祠路我曾十分熟悉，我曾在路边的山西焦煤总部大楼工作，曾在山西农展馆附近的羽毛球馆打球，多少次骑自行车往返，但近年来却少有涉足了。于是，我有些新奇地看到，汾河西岸一幢幢高层住宅拔地而起，已经有人装修或入住，楼上颇有些灯

光明亮之处。

再往南跑时，还看到了南内环的高架桥，看到了原来的羽毛球馆正在变身为一个游泳馆，再看紧贴着汾河西岸的天玺公馆、汇锦花园等住宅楼，这一切，让我感到汾河西岸一带脱胎换骨，变得更加洋气了——近年去过西洋的人回来说，和我国的一些大城市相比，西洋的好些城市已经显得破旧了，要不特朗普着急呢！

我是跑着步的，更感到人行道平整、宽阔，行道树茂密，比起目前挖得千疮百孔的西山矿区来，在这些地方奔跑倒也相当舒畅，但也有一丝隐忧，车来车往，尾气恐于呼吸不利吧——幸好，不用经常在这一带奔跑。

又想到，汾河西岸堪称黄金地段，盖在这里的房子多少也算豪宅了，每平米怎么说也在万元以上，但是这些宅子东边是滨河西路，西边是晋祠路，也不知噪音和尾气会有多大影响。

但这些思绪却并非我的浮想的重点，想这些能有多少意思呢，我主要还在想着新近使我大感兴趣的事情。

想到了当天晚上七点左右，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刚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个真没想到，看来瑞典学院真是有意和人作对，“你们猜到的热门作家，我一概不理；你们不大能想到的作家，就是他了！”不过，石黑一雄得奖，应该没有多大争议。我是两三年前从张炜的《小说坊八讲》里知道这位作家的，还买了他的《长日留痕》（哈哈，我现在的写作，岂不也是“长日留痕”？），可一直还没读呢，真不好意思！不过，我买而未读的书太多了。

村上春树在一篇题为《与石黑一雄这样的作家同处一个时代》里说：“石黑是我最喜爱的同时代作家之一，曾见面交谈过数次。”

村上说：“有那么几位作家，只要一有新作问世，我就马上赶往书店买回来翻开就看，哪怕别的书刚读到一半，也会抛在一边，这样的作家对现在的我来说，只有很少几位，石黑一雄就是其中之一。”

村上说：“迄今为止，我阅读石黑的作品时，从来不曾失望过，也未感到不以为然。”

村上形象地评价石黑：“他在描绘一幅巨大的画……每当他画完一部分，几年一度，就向我们公开那些已告完成的部分。于是我们分阶段地与他同时并行，眺望他的宇宙一点点扩张领域。这是扣人心弦的体验，同时又极富内省。”

村上对石黑始终抱着期待：“作

为一个小说读者，拥有石黑一雄这样的同时代作家是一大喜悦；而作为一个小说家，拥有石黑一雄这样的同时代作家是一大激励。”

说起来，去年获奖的鲍勃·迪伦，今年获奖的石黑一雄，都是村上春树特别喜欢的。当然，村上主要是喜欢迪伦的音乐，是不是认可迪伦的文学奖，不得而知；但是石黑一雄获奖，村上应该是会献上祝福的。

就这样乱七八糟地想着，想着，突然内心生起一种幸福感。啊，村上春树先生还活着，今年68岁了，身体很好，坚持跑步，坚持写作；石黑一雄这样的作家也获奖了，他比村上春树还要小五岁；我也还活着，目前大体还算健康，比村上先生和石黑先生还小大概20岁。这就意味着，我还有很长时间可以得到他们的消息，可以读到他们的新作，这样一个事实，让我感到很振奋！

就这样，跑过农展馆，跑过煤炭交易中心，跑过丽华大厦，经过滨河西路，跑进了广经路，大剧院近在眼前了……

这些地带说不上多么熟悉，但都留下了我往日的的生活痕迹。

农展馆，我曾在那里挥汗如雨打了好几年球，多么愉快的往日时光！

煤炭交易中心，在这里听了多少次高端讲座，让我大开眼界；也曾与老朋友在此相聚，推杯换盏。

丽华小区背后的丽园小区，住着一些同事和亲戚，也是我多次探访的地方……

这一区域，是太原新建的文化重镇，比如说山西大剧院，就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全球各地的精彩的文艺表演。

又想想，这里和我居住的西山地区，看似有一段距离，但其实也不算远啊，跑步前来也只需花费两个小时而已，下一步，路更通畅，打车前来，可能连半个小时都用不了。当然，对我来说，我更想跑上一段，这样会更有感觉。

用句时髦的话说，密集分布于这一区域的山西大剧院、山西省图书馆、山西省美术馆等文化殿堂，正是所谓“诗和远方”所在的地方，我只要腿脚还行，只要跑步就可以迅捷抵达——这显而易见的事实，我是在今晚的亲自丈量中才能得知；而且下一步，我还可以用跑步的方式，经由绿树浓荫的生态园，从南边拐进长风街，那条路线相对比较幽静，从那里抵达山西大剧院，感觉也许会更好。

跑步经过这里，经过那里，最后

抵达心仪的文化殿堂，这种多姿多彩的生活，想想都让人觉得妙得很！一定要有一个好身板和一双好腿啊！

■ 10月10日，如何经营自己的书房

村上春树的书房，从他公布的若干图片来看，几乎看不到图书，更像一个“音乐房”——书桌右侧的墙壁上，是一组五层八列的唱片架，上面摆放的，是他从世界各地收罗的黑胶唱片；书桌左侧的墙壁上，挂着他喜欢的爵士乐明星照；明星照底下，贴着墙壁做了一长排两层的唱片架，也是塞满了黑胶唱片；唱片架顶上，摆着一盒盒村上喜欢的CD；紧贴书桌前端，是一个和书桌一样长的皮沙发，沙发前一几一凳，这个区域可能是村上读书和小睡的地方；沙发对面，蹲着三个很不错的落地音响……

总之，村上书房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书房没有书架，几乎看不到书，更像个唱片店。村上是常常听着音乐写作的，如此说来，这个书房称为“写作房和音乐房”更为恰当。

最想说的是，村上书房里摆放着唱片、CD、音响，可以极为方便地聆听音乐，从而使他时时生活在音乐世界之中。

我应该得到什么启示呢？也就是说，我的书房应当如何陈设？难道非要摆满书架，当一个所谓的坐拥书城的人吗？那恐怕是不够的吧。

我的书房，不能全部被书架占据，至少要留出一面墙壁，挂几面镜框；镜框里，可以是我心仪的哲学家、作家、音乐家的图片。

我也不能只顾经营书房，事实上，客厅、餐厅、过道、阳台等处未尝不可做些文章，可以在这些地方张贴一图、画，悬挂一个镜框，或布置一个景观，只要能寓含某种意义，能起到积极的暗示作用即可……

■ 12月23日，灵感与汗水，哪个都不能少

爱迪生有句名言深获我心：“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根据他的“天才配方”，显然汗水更加重要，因为它占到了99%；而灵感似乎不值一提，因为它只占区区的1%。

当然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是用来强调汗水的价值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句话真是说得非常好。如果这个话反过来，说成“天才是百分之

九十九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一的汗水”，我是肯定不会同意的。因为我认为，即便有再好的灵感，不愿流汗，肯定干不出天才的事业。那么这个比例怎样才能是恰当的呢？

我最近的想法是，灵感太重要了！还是举例说明吧。

最近看了一部电影，叫《寻梦环游记》，让我深深折服。好在哪里？我认为好就好在非凡的创意。其灵感的火花，首先表现为它在墨西哥的亡灵节上大做文章。

墨西哥人认为灵魂不死，所以设置了亡灵节，年年邀请逝者的亡灵参加全家的聚会。人们过亡灵节，家家各有自己的故事，电影设计了一个小孩儿追寻音乐梦想的故事。

就像一切好看的电影一样，要想让观众大呼过瘾，就要始终让他们处于紧张状态之中，最后来一个大释放。这部电影制造的紧张，就是孩子的音乐梦一直处于整个家族的围追堵截之中。原因是，家族成员深信，他们最早的祖先就是因为鼓捣音乐，离家出走，背叛家庭，留下了悲伤的妻子和可怜的女儿。这里可以剧透的是，到电影结束的时候，观众知道，原来他们的先祖恰恰是因为要离开音乐回归家庭而被坏人谋杀，后人知道这个情况后，当然是冰释前嫌，音乐重回这个家庭，大家载歌载舞，消除误会的活着的家人和得到理解和宽恕的去世的家人（亡灵）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可是不要因为剧透，就觉得没有细看电影的必要。其实这个电影的魅力，除了故事主轴，还体现在其他妙趣横生的灵感和创意上。比如它创造性地提出，亡灵也是一种存在，但是如果一个阴间的亡灵，它在世时的相片在阳间彻底绝灭，也就是这个死去的人再也没有后人的祭奠，这个亡灵就会彻底消失，化为一缕轻烟飘去，和这个世界再无瓜葛——恰恰是在这里，它制造了一种更深的恐怖，也使我们反省自己，我们如果度过自己的一生，才能使我们未来的亡灵存续的时间更为久长一些？

这部电影还有许多创意，印象深刻的是，亡灵们在亡灵节要回家的时候，必须经过审核，审核的办法是什么？你会哈哈大笑地发现，原来，亡灵世界现在也处于网络时代和信息时代了，面对每一个归心似箭的在一个类似海关一样的地方等待放行的亡灵，审核员会扫描它们的骷髅，再调出世间

的照片：如果你的照片还被悬挂，恭喜你，你可以回家啦；否则，不久之后，你的骷髅就会片骨无存！

总之，《寻梦环游记》是一部具有丰富创意的电影，当然，这也让我们看到，电影的主创团队一定经历了一些灵感之花纷纷绽放的美妙时刻。我相信，与欣赏者的观影乐趣相比，主创者的创意乐趣一定是更加巨大的！

这就是我想说的，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灵感非常重要、创意非常重要的原因。相比之下，也有许多流了很多汗水拍下的作品，因为缺乏精彩的创意，形不成口碑，根本激起观众造访影院的愿望，更不用说怎样去欣赏他们了。

说完灵感，再略谈一下“汗水”。村上春树、斯蒂芬·金、张艺谋、张继刚、牛顿、达·芬奇、爱迪生，看看他们多么勤奋吧！看看他们流了多少汗水吧！

结论是：灵感和创意太重要啦，好的灵感有时候是原创的，是独特的，是优质的，真的是神来之笔，可以照亮全篇，值得苦苦追寻、倍加珍惜。而且，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没有得到灵感，轻意不要盲目流汗！当然，通过流汗终于得到灵感，另当别论。但是有多少作品洋洋洒洒，流下不知多少汗水，但就像刘震云说的，都是“一腔废话”。

关于“汗水”，又可以说出不少话来。我尤其珍视在流汗过程中的那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特别是我最为推崇的村上春树那种反反复复修改作品的精神，太令人钦佩了！

最后想说的是，关于灵感和汗水孰重孰轻的问题，我给出的答案是：灵感占一半，汗水占一半。我的依据，来自于我的人生导师史蒂芬·柯维，他说过一段话，可以称为“两次创造论”，我把它作为座右铭，抄录于下：

“任何事都是两次创造而成：先在脑海中构思，即智力上的或第一次的创造，然后付诸实践，即体力上的或第二次的创造。”

再想想爱迪生关于灵感与汗水的说法，也可以换个说法：天才是两次创造而成，也就是灵感创造加汗水创造，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郊野的月光

(外三章)

李振虎

傍晚时分，天骤然下了一阵雷阵雨，空气中悬浮着的霾，一下子被泼洒得干干净净，三伏天酷热烦闷的燥感，霎时也被调理得凉爽惬意。

晚饭后八点多钟，天上大片的乌云渐渐散去，天空中露出了异常的湛蓝。几颗明亮的星星，犹如晶莹灵动的南非钻石饰扣，闪烁在蓝色的天幕上。

我手提一根老年人健身用的酸枣木棍，独自向小王村和沙沟村之间的郊野走去。

这是一片大约两千多亩地的空旷地带，其中仅有一百多亩是小王村的待征耕地，地里种满了玉茭和多种蔬菜，既像庄稼地，又像菜园子。另外的地盘，原属小王村和沙沟村的生活耕地，改革开放后有人租赁地权建了一个九州家具城，近年在城中村改造中，市政府规划要在这里建一个大型公园，去年就把家具城拆掉了，开发商也将地盘打起了围墙，但不知什么原因，迟迟未能开工，里边的蒿草长得比人还高，一片荒野景象。其实现在叫这里为郊野已经是很不恰当了，它在过去是太原河西区的郊野，而眼下它的四周已被一百多座高楼大厦重重包抄过来，好就好在有一条名叫沙河的河流从西山矿区蜿蜒流过这里，山川和郊野的韵致还没有完全消失，

并与这里的庄稼地和荒草滩交会在一起，依然残存着郊野的大致风貌和气息。

我在晚上经常独自一人到这里来散步，以此感受郊野的静谧和泥土的芳香。

我悠然漫步在沙河的堤岸上，当临近那片庄稼地的时候，天空东方的最后一块浓云悄然远退，遮在云层后面的月亮皓然露出，就像一个刚从水里捞出来的水晶仪，晶莹光耀，皎洁异常。我立即想起了当天的日期是农历七月十六。常言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果真如此。同时我留意到：现如今居住在这省城闹市中，晚上能够看到如此皎洁的月亮已经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了，能有这样一大片郊野气息的地方也是很不容易的了。

月亮刚一露脸，顷刻就把透明的光辉洒满了大地，视线中的全部景物就像镀上了一层银膜，又像披上了一层荧光轻纱。远处那流光溢彩的高楼大厦，庄稼地边和岸头上的几株高茂的杨柳树，河槽中簇簇丈余高的狗尾巴花，河堤上列队挺立着的景柳……全部幻化为奇异的晶体状态。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月光下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草丛中的蚰蚰与河堤土缝里的蟋蟀在弄琴低唱。我似乎可以听得出，它们弹唱的歌曲名字叫

《郊野的月光下》。

我有意无意地轻舞着枣木棍，悠悠地移动着步子，感觉自己就像《聊斋》故事中的一个幽灵，又像世外桃源中悠然漫步的陶渊明，一切处于下意识状态的心中，似乎在想很多事情，又似乎什么也不在想。

走下河堤，走过庄稼地的一个水井泵房，停泵后没有流走的井水和傍晚落下的雨水，汇积在泵房前一个低洼处，聚成了一个明净的水池，水池虽然很小，但月亮和蓝天还是被它最大限度地吞了进来。我呆望着小水池中的月亮，突然想到了猴子水中捞月的故事，一串猴子倒挂的模样，哑然浮现在脑海中。接着我又想起了1965年夏天，我在家乡田间的一片月光下，独自工作在一个机井台上，看守着一台抽水机连夜抽水抗旱的情景。那天晚上的月亮和今天的一样皎洁明亮，但由于当时处于旱情焦心的时候，意识中根本没有观云赏月的心境。由此使我深深地感到：处境是心境的镜子，心境是景物的镜子。处境有舛，心境则无光；心境无光，景物便无色。

走出庄稼地，横跨过一条长长的土路，便是拆迁后形成的大片荒草地，荒草地的东北方位上，施工单位搭建了几间简易二层楼，有两间房中的电灯亮着，似乎有人在里边留守值班。

在月光下张望，景象就像1970年初秋的一天，我们内蒙古军区独立师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锡林浩特大草原上的月光下，为边防部队慰问演出的那个边防哨所。又像1984年我在北石崖风机房隐居时住过的小排房，在那深山老林的月光下，我多次一个人坐在排房前的石桌上就着月光吃晚餐，望着嫦娥喝小酒……

此时此刻，我独自站在皎洁的月光下，回忆着许多难以抑制的往事，全部的思维与联想全都和月亮交织在了一起。我似乎感觉到，在大自然的

所有景物里，月亮清雅圣洁的浪漫色彩，是最能启发人的艺术灵感的：李白邀月豪饮，歌月诗篇如星辰烁烁，单一首五言绝句《静夜思》，月下乡恋之情遍吟神州越千年。苏东坡一篇《水调歌头》问世，“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吟唱，将自然与人生哲理，将中秋月光下对亲情的思念与祈祷，将有关月亮的诗词歌赋的蕴含与意境，全部挥洒到了极致。还有那《春江花月夜》的音律，《嫦娥奔月》的传说，使整个中华民族无休止地陶醉

在对月亮的神往与赞赏之中。

月光下的意境，具有独特的清雅与恬淡，静赏月亮的皎洁，多会让人联想到那些光明磊落和高雅清廉的人，同时也会使自己的理性意识得以省察和升华。

乐意经常独自在月光下散步和思考的人，多是文人墨客中的那些心灵孤独的人，他们在演绎着一种现代隐居的无奈，炼狱着自己《嫦娥奔月》的热梦。

2014.9.2. 写于千峰南路山纺宿舍租寓

龙城汾水喜与忧

进入暑假期，每天接送孙女上学的任务也随之放了假，早晨便可以抽出一个时辰的时间进行自由锻炼，锻炼的地点，经过对几个晨练场所的勘察比较，最后选择在了离居住地较远的南内环桥西汾河公园。

汾河，晋阳之神韵；

汾水，龙城之风脉。

第一天来到这里，便由衷地产生出了一种欣喜之感。

清晨六点多钟，我在桥西收住长跑的脚步，站在桥头舒目瞭望，二伏天的太阳已经爬过了桥东远处居民区的楼顶，太阳和东岸的所有景致全部倒影在汾水中，艺术品般的夏日汾河晨景，犹如绘画大师出手的一副油画作品，大气昂然，缤纷磅礴。

触景生情，我突然想起，当年制定汾河治理方案和绘制汾河时代蓝图的真正艺术大师，是胡富国在任期间，绘制过亘古及今破天荒的大作品，眼前的汾河蓝图是其中的一幅。

昔日的汾河滩，荒芜杂乱。随着南海边唱响的一曲《春天的故事》，龙城人用李双良和申纪兰精神，参加义务劳动，清理掉了千年的陈迹旧貌，又用市场经济的红色钞票，将汾河龙城段铸垒起约450米宽的新型河槽，河槽中间又铸一道宽厚坚实的水泥堤坝，再将河槽分为主河槽和副河槽。主河槽宽约300余米，域阔水清，可

以在里边进行游泳，荡帆，龙舟赛等水上运动。此时已有许多晨泳者，腾荡在晨光水波之中。副河槽宽约100余米，泽幽草茂，是各种水鸟栖息繁衍的生态之地。

南起祥云桥，北至柴村桥，风光烂漫40里，生态汾河就像龙城身躯的脊梁命脉，支撑和滋养着一座省会城市的美丽与文明。它又像伸展在晋阳宝地上的一条金色巨龙，使整个晋阳景象处处涌动着腾跃弄潮之兆。

我沿着桥头的铁栏木阶下至西岸园区，此时的晨练者已是景间处处：沿景道跑步的男女老少，形成了与园景色调和谐的彩色流动；打太极拳的晨练者，对眼前闪过的任何人似乎全都视而不见，一招一式，全神贯注于灵空清雅的音乐声中；养鸟的老者，将精美的鸟笼低挂在海棠枝杈或桃树杈上，画眉和百灵，扯着嗓子唱个不停；一片盛开的菊坪丛间的休闲木条凳前，有六个中老年戏迷，五女一男，他们全是附近大王村的农民，操着地道的太原口音正在练唱晋剧《金水桥》中的一段唱词，那爽达婉转的腔调，飞过缤纷的菊坪，将轻柔的汾水清波变成了音乐动画般的涟漪。

我沿着河岸的景观通道，穿过桥下一路向南，边走边观察河槽中的动静，欣然看到一幅幅水族生灵的动态画面，犹如正在播放的一部小型风光

影视片一样，聚焦不停变换，特写镜头迭出：

平静的水面上，油绿的芦草间，到处不定点地涌冒着许多细小的水泡，这是水中小鱼的呼吸和吸氧行踪。它们不敢轻易露出水面，它们害怕水鸡或野鸭把它们吃掉。所以它们只好在水下把肚子里的废气吐出，随之迅速地将小嘴露出水面深深吸两口氧气，接着再迅速返回水中。然而它们并没有注意到，轻捷的小水鸡就游动在它们的身边。小水鸡时而钻下水去，时而浮在水面，专门捕食小鱼、小虾、小泥鳅。所以，每次出水吸氧的小鱼，总会有丧命者。一条小鱼一旦被小水鸡锁定为猎食目标，即是迅速潜回了水中，也很难逃脱小水鸡的潜杀。食物链和弱肉强食的规律，是动物世界和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必然规律。在这轻柔平静的河流中，也毫无例外地发生着。

突然，一只白色的水鸟从一片芦草中腾然飞起，迎着阳光，照直飞进了河中堤坝上的绿树丛中。我想再能看到它的情影，但等了好大会儿也没有见到。根据它的个头、颜色和落归的地方，我判定它是一只鹭鹭。如果真的是一只鹭鹭，它就是一件让人值得珍视的事情，因为鹭鹭是小河流域水鸟类中的贵族，在龙城周边的水域中，许多年已经绝了踪影。

在一片芦苇丛中的U型水泽之处，十几只野鸭子正在欢歌嬉舞：其中五、六只翩然立起水面，边拍打着翅膀，边高声唱着的晨歌，轻盈地转了几圈华尔兹，又伏身变为平四步。另外六、七只迅然接场，也开始纵身起舞。舞步未平，前者又起，犹如竞技比美，此起彼伏。

一条大鱼闪着鳞光“啪嚓”一声跃出水面，好似对鸭群喊了一声：吵吵什么！随之在水面上砸出个大圆圈。

鸭群停止了歌舞，成双成对或三、五结伙，向不同的方向悠然游去。

三只灰褐色的长脖子鱼鹤，品字形从长风大桥方向飞来，飞过南内环大桥，又向迎泽桥方向飞去。它们这种形姿的出现，就好像开国大典天安门上空飞过的三架飞机，以奇缺的形象接受一个新时代的检阅，同时又像是在巡视查看族类的栖息与生存情况。

……

满目溢美之处，尽管还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能出现如此况味，已经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情了。我之所以对龙城汾水感到欣喜，不仅仅只是对南内环一域之见所产生出的冲动灵感，而是对其水源及上游管理状况进行了大致了解和目睹之后，综合印象所产生的一种感觉。一个月前，我到汾河的出口之地上兰村走了一趟，亲眼看到河中之水碧波荡漾，清澈见底，下午三、四点钟，当地的孩子和外来的游客，成群结队地在浅滩处戏水纳凉。

835路公交车胜利桥东总站至中北大学终点站（上兰村）沿途，凡临汾河之处，偶而也可看到清波中有不少戏水者，而更多看到的是河堤两岸有许多垂钓者，这足以表明汾河上游的水质是没有问题的，管理也是基本不错的。对于汾河的水源情况我问过一位当地的长者，他说，现在汾河太

原段的水全由上边的汾河二库控制，上边的水比这下边的还清。上边的风景也很好……

然而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从电脑网页上看到一个有关方面的帖子，帖子上说，汾河管理不容乐观，省城段河水污染依然较为严重。看完帖子，本来感到比较欣喜的心情突然又变得担忧起来。倘若有一天，汾河水发生大面积严重污染，鱼跃鳖藏，水鸟翩然的情景顿然消失，龙城人的颜面往哪儿搁！我觉得，管理汾河并不单单是管理部门和少数人的事，而是每个龙城人的事。每个龙城人的环保意识和公共道德素质，与汾河水的清澈度是在正比状态下升降的。龙城人是不会自我破坏汾河这道龙城风脉和晋阳神韵的。

我坚信！

2014.8.9. 写于千峰南路山纺租寓

上党和子饭

何谓上党？上者，上苍（苍天）。党者，朋党。合为与天为党之意。

上党何在？巍巍太行山的脊梁之上。即当今的山西省晋东南地区。

上党是个古郡之地，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它的历史渊源和中华民族一样悠久，许多神奇美丽的传说和车载斗量的史迹，就发生在这个上党地区，如女娲炼石补天的那个天台无影山，就在长治县的上郝村；羿射九日的遗址，就在屯留县的老爷山上；尧帝的长子丹朱的分封地，就是今天的长子县；慈禧太后生母的墓，就在长治县西坡村的南河边上。战国时期的长平之战；国共两党的上党战役……都是影响国家历史转折的重大事件。

不过，这篇文章的主题不是写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的，而是要写这里的一种名叫和子饭的民间饭食。这种饭食虽然很好吃，但它并不像交城县的莜面栲栳栳，平遥县的碗秃那样市场化，它排不上地方名吃的市场系列，所以到任何饭店里是买不到和子

饭的。它在外地人的心目中，就和上党这个地名一样陌生。所以我在开笔之处，就先把上党作个大致交待，承上启下再写这里的这种饭食。

其实，和子饭也是从一个当地的民间故事里产生出来的。相传早年有一户穷人家有个心灵手巧的儿媳妇，她能用杂粮和瓜菜搭配成别出心裁的可口饭食。有一次，这户人家濒临断粮，家里除了有些过冬的南瓜和土豆之外，粮食就只剩下了一把小米和一把豆面，那个巧媳妇就用这些原料做了一锅杂货饭，丈夫和公公从地里干活回来，吃到这锅饭的时候，感到有种从未有过的可口味道，公公便问儿媳这是什么饭，儿媳回答说“和子饭”。从此，和子饭就慢慢在上党地区传延开来，并与上党八音会，上党炒饼，构成了上党人民特别喜欢的三大生活要素。

在我青少年时期的记忆中，凡遇上稍好点的年景，全村人家晚上的这顿饭，半数以上的都要吃和子饭。

和子饭虽然是老百姓餐桌上的一种家常便饭，在其它地方也有人在做，但是正宗的上党和子饭却是一种不容易制作，也很难轻易享用到的精美饭食。

我在家乡生活了20年，和子饭吃得并不算少，但正宗的和子饭却是很少吃到的，原因是当时的农民生活普遍贫困，一年缺着半年粮，哪能凑起做正宗和子饭的原料。当兵到了部队，从部队又到了矿山，偶而也吃到过和子饭，但都名不副实。有时自己也亲自下厨做过和子饭，但总感觉到不那么正宗。

那么正宗的上党和子饭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和标准呢？

首先，必须具备五种主要原料：纯天然小米、上等黄豆、豆面、土豆、南瓜。只要有这五种东西，一年四季都可以做和子饭吃。春、夏、秋三季，可根据各家的情况和个人的口味，加入一些时令新鲜蔬菜，比如豆角、苗状小白菜、小菠菜、小油菜，红萝卜

苗等等。尤其在秋季，是和子饭原料最新鲜和最丰盛的季节，可以把五种主要原料中的黄豆、土豆、南瓜酌情调配成别的东西，比如：黄豆可以调换成嫩玉米粒，土豆可以调换成红薯，南瓜可以调换成豆角等等。但无论怎样调配，小米和豆面是绝不能缺少和替代的，这两样东西缺一或调换一样，如小米换成了大米，豆面换成了白面，那就没有和子饭的口味了，就属于不正宗的和子饭。

其次，要掌握好制作程序与方法：用熬小米稀饭的方法，先将小米和黄豆同时下锅慢火熬两个多钟头，直到黄豆熟透，小米在汤中上下均匀有了清利的糊状，然后将土豆和南瓜切成滚刀块，下锅煮至沙面甜软。如果要放时令小菜，此时就可下锅了。紧接着的事情就是下面条。做和子饭的豆面条是很有讲究的，面要和得很硬，擀得要像纸一样的薄，切得要像二寸

多长的短线一样，下锅煮两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道工序就是炆锅。炆锅的方法很多，和子饭炆锅的传统方法是：用舀饭的铁勺或铜勺，把少许食用油直接倒入勺中，上火加热后放入蒜丝或葱花，炸出香味后再放入适量的食盐和少许酱油，趁热连勺子带调料一齐插入和子饭的锅里，另一手同时迅速盖上锅盖，只听见锅内“吐隆隆隆”一声闷响，至此和子饭就算做好了。

就在炆锅的这一瞬间，小米和豆面的田野醇香，南瓜和土豆的沙面香甜，黄豆、豆角、和小菜的田园清爽，全都会随着炆锅的那油蒜香味一齐钻出锅来，飘满厨房，飘满院子，甚至飘到村街上去。如果一条街上有5户人家吃和子饭，又都在这个时间里炆锅，有人走在街上肯定能闻到和子饭的香味。

正宗上党和子饭，单味道闻起来

尚且如此，吃起来的感觉便可想而知了。

我20岁离乡之后，每次回家探亲，老娘就是用自己家里土生土长的那些东西，粗糙而笨拙的手，给我做正宗的和子饭吃。如今老娘去世已经30多年了，但老娘做的那和子饭的味道，一直聚在心里没有散去。

在我刚到部队的时候，我们的团政委当年参加过上党战役，他对屯留县的民俗了解许多。在一次讲话中他和我们屯留县的新兵开玩笑说：“你们这些晋东南圪吵吵，三天不吃小米心里就圪挠圪挠。看见和子饭，就像看见亲娘一样亲。”

是的，这就是上党和子饭的特殊之处，它孕育蔓延着浓重而不老的乡情和牵挂难舍的亲情，成为上党一方水土的生活和情感美食。

2014.8.26. 写于山纺宿舍租寓

纵横家苏秦之鉴

何为纵横家？

纵横家是战国时期的一批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游说于各国君主之间，以审察时势、陈明利害的方法，以“合纵”、“连横”的主张，或牵线搭桥促成同盟，或挑拨离间制造事端的政治活动谋士。

东周列国，群雄逐鹿，相互吞并，战乱不休。经过春秋时期长时间的征讨和弱肉强食，100多个诸侯国，到了战国时期就只剩下20多个了。又经过100多年的激烈征讨，到了战国的中、后期，列国在空前的吞并之后，仅仅剩下了秦、齐、楚、韩、赵、魏、燕7个强国，后人把他们称为“战国七雄”。他们为了在不断兼并的战争中取得主动地位，图强、壮大和保存自己，制约、战胜和消灭对方，他们都十分明白：只有武力是不够的，还需要展开外交和政治上的有力攻势。于是，一批纵横家就应运而生了。其中有个名叫苏秦的年轻人，在他们同类的著名代表人物当中，他是才智卓

绝，业伟倾世，功名双收，最具影响力的一个。然而他的下场也是极为悲惨的一个：被齐湣王车裂而死。

我在多种版本的史书中读到过苏秦其人其事，每读到一次，都会被他那“苦读经书锥刺股”的求知与图强精神，“首途败归秦忍辱”的大丈夫胸襟与肚量，“合纵六国执相印”的创业才能与辉煌，“仗义疏财重感恩”的事理人品与德行所感动和折服，同时也为他的死感到格外的悲痛与惋惜。我许久寻找着他死因背后的答案。最终认为：苏秦之死，从表象上看是一种犯罪性质的酷刑惩处，但实质上却是一种道义上的招祸自杀。

其祸根主要滋生在两个不易察觉的时局中：

一是自从苏秦被燕昭王赏识委以重任之后，他为了报答燕昭王的知遇之恩，受命到燕国的死对头齐国去搞暗中削弱与颠覆的阴谋活动时，就埋下了自掘陷井的祸患。虽然苏秦高举的是合纵抗秦的义旗，游说六国并建

立起了抗秦联盟，但就苏秦的本意而言，他行动的本质目的完全是为了燕国的利益，其中最直接的意图就是削弱和颠覆齐国，为燕国进攻齐国制造条件。公元前286年，秦国以齐国趁人之危灭掉了宋国为借口，约合燕、韩、赵、魏、楚五国大举进攻齐国，就在齐国孤立无援的危难时刻，早已作好攻齐准备的燕国大举攻打齐国，使齐国差点儿灭亡了。当齐国突出险境之后，齐湣王听说这一切都是苏秦预谋策划的，于是便将他车裂于市。对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无论何等高明的朝臣或社会侠客式人物，凡站在私利的算盘上，受命给同盟者的冤家挖设陷井，必然也是在给自己挖设陷井。对别人挖设的陷井，高明人往往是可以识破并躲开的，但如果走进了自己给自己挖设的陷井界内，再高明的人也是躲不过去的。更可悲的是，有的人已经掉进了自挖的陷井中，到死也没闹明白自己的坟墓就是自挖的陷井。

一年有四个季节，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景色。冬天就是一个美丽的季节。

早上起来，冬雾弥漫，雾散之后，会立即出现一幅美丽的景色：松树的针叶上凝着一层厚厚的白霜，煞是好看。行走在大街上的人们，穿着五颜六色的羽绒服，构成了一道流动的风景。

冬天给人的感觉最宜清心，它的内敛、宁静、孤寒总使人不由自主地陷入沉思，领悟到人生真谛，渗透出粉乱的情感，心上的世尘也被一点点地拂去，渐渐露出它原本晶莹纯朴的光辉来，继而让人欢喜不已，宛如获得新生。冬天虽然没有春天迷人的鸟语花香，没有夏天壮观的闪电雷鸣，也没有秋天诱人的丰硕果实，但它却给人们带来一个独特的美：你看窗户上的冰花，有的像森林富有神秘感，有的像小溪仿佛在静静的流淌，有的像圣诞老人好像来给人送礼物……冬姑娘心灵手巧的手啊，为人们绘就了一幅神态各异、形象逼真的美丽图画。

而且因为有了雪，冬天显得生动而纯洁，皑

皑白雪装饰着的世界，琼枝玉叶、粉妆玉砌、皓然一色，真是一派瑞雪兆丰年的喜人景象。在我的家乡晋南农村，看似荒芜的田野里，很容易看到破土

而出的麦苗，只看单根麦苗毫不显眼，但成千上万颗麦苗一丛丛、一簇簇地排列成矩形方阵，织成绿油油的地毯，就有了磅礴的气势；在这冰渣遍地、蓑草连天的原野，蓦然出现这笑傲

冰雪，充满生机的绿色，会让人们心里温暖如春。

冬天给人的感觉是不同于别的季节的，所有的气息里都透着一股冬天特有的香甜。我喜欢季节的变化，因为只要追求，无论风雨还是冰雪，都挡不住季节的到来，但是要追求人生的快乐和美好，即使一路坦途，达到的也不一定是自己需要和满意的。

□ 杨长安

冬 的 景 色



二是居功张扬，忘乎所以。苏秦将齐、楚、韩、赵、魏、燕六国说服合力攻秦的时候，身上佩戴着六个国家的相印，被尊为“纵约长”。当他率众经过洛阳时，各国都派出了使者护送他，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簇拥着他，真可为荣耀至尊，八面威风。周王听到这个消息后，瞠目骇然，惊恐不安，赶快派人清扫道路，并派使者到近郊迎接。

实事求是地讲，这样的六国联盟行动，是苏秦根据战国七雄间的地缘政治关系而筹划创造出的强强牵制与生存的大战略，更是一种处理国际间政治军事关系的原则和方法。合纵以维护均势为宗旨，以地缘政治论为认知基础，以联盟战略为应对手段。立论周密、视野宏阔、分析精湛、旨意

高远，后人称之为地缘政治论的先驱是毫不为过的。在混乱不堪的时局中，苏秦能够睿智地看到，如果一国遭到秦国的攻击而其他国家坐视不救，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犹如多米诺骨牌，一个倒下，其余的将依次倒塌！战国后期的历史发展证明，苏秦的分析是极具预见性的。六国的合纵战略，即便多数国家是三心二意的，但也有效地遏制了秦国的扩张势头长达15年。

然而，就在苏秦登峰造极的荣耀时刻，无意中犯了“功高震主”和“名盛招谤”之忌。他在未受刑之前曾遭到过一次暗杀，受了重伤。虽然他用自己的命作诱饵，用计将刺客擒拿砍了脑袋，但作为苏秦本身而言，无论如何都已经是在劫难逃了。对于这样一种惨痛的命运结果，究其祸根就是

简单的四个字：忘乎所以。

人世间的一切成功或幸运，一切权力或暴发，都会使人丧失理性而忘乎所以。

苏秦已经远去，战国的故事也已经远去，而忘乎所以的流弊意识却像人类繁衍一样一路跟来，道德和法律的压路机无情地碾压着由忘乎所以所造成的各种事件与恶果，从而使许多曾经张扬于世的辉煌和风采，在压路机下全被弄成了灰头土脸。

英雄一世而下场不好，万千才智与功名终归是一种失败。

这就是我读苏秦得出的一点人生借鉴。

2014.9.25. 写于山纺宿舍租寓

上党古镇荫城游

□马小君

时值初夏，上党盆地碧空如洗。我们驾车从长治城区出来，沿着宽阔平坦的林荫大道一直向南，进入长治县城韩店。凭着手机导航，车左拐进入长（治）陵（川）公路，方向变成了东南。又大约走了十几公里，来到了上党古镇长治县的荫城。

唐宋以来，荫城古镇就以出产、交易铁货驰名上党，享誉省内外，素有“万里荫城、日进斗金”之称。现如今，它则是以历史遗存的古建筑、古院落，特别是古代铁文化闻名于世，吸引着众多好奇的游客来这里探古、寻幽、考察、记录。

穿过古镇外围熙熙攘攘的商业区，拐入狭窄的街巷，小车在古镇中心的广场停了下来。环顾四周，清静、安宁、整洁，比肩而立的商铺、老宅，尽显明清和民国时代建筑风格。置身于此，顿觉有一种穿越时空之感。

整个荫城古镇，坐落在太行山延伸到上党盆地的缓冲地带。街道和院落依山坡而建，时上时下，高低错落。院墙和房山多是用条石做墙基，一色厚重的青砖，由石灰泥浆勾缝垒砌，古朴而坚固。弯曲幽深的街巷里，各家院

门构筑不一、各具特色，有的是木雕，有的是砖雕；院子大多是四合院，而且多为二层建筑，楼上楼下。正房、偏房很是规整，墙壁虽斑驳陆离，有的已很是残破，但仍能看出昔日住户曾有的殷实与小康。辨认着大院门楣上旧日的匾额，默读着两边才褪色不久的春联，更让人感叹岁月之轮回、人世之沧桑。

院门口的石阶上，坐着、蹲着几位村民，他们低声地说着什么。面对一伙又一伙远道而来的游客，他们似乎早已司空见惯，没有丝毫的惊讶和厌烦。当问起镇里的街道、景点时，他们不慌不忙，有问必答，如数家珍。这种好客的亲和态度，是古镇先人的遗风，还是因为开发旅游进行过指导和点拨，不得而知，但我宁可相信前者。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古镇东进西出，没有因为闯入人家院落问长问短而胆怯、惶恐，反倒像多年在外的人回老家串门走亲戚打听故旧一般。

街巷里，有几处院门、商铺门旁钉着铭牌，是旧时的老字号和主营货物的介绍，当然最多的是铁匠铺、铁器店。街上有一大一小两个铁器收藏展，参观后加

深了对荫城铁文化的认识。

古镇的西北面山坡上和西南面山坡上，分别建有一座庙宇，颇有些规模。沿着台阶，我们很吃力地爬上西北面的庙宇。庙院周围砌着石头栏杆，洁白、典雅。院中右侧建有一座六角碑亭，亭中央立着一通六面体的柱型石碑，是“长治县荫城乡红旗公社烈士纪念碑”。碑上密密麻麻刻满了在抗战中、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英名。目睹着一个个烈士的名字，深感太行老区人民为全中国的解放事业所作出的牺牲与奉献之巨大，也为这里的后人不忘先烈、崇仰英雄、树碑铭刻的义举深感钦佩。

站在大院平台上，远望华北脊梁的太行山，莽莽苍苍；近看上党盆地，绿树掩映，生机勃勃。曾经书写过潞商、晋商一代繁荣的荫城古镇，作为北方民居文化、制铁文化的经典景区，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宋树德《漏雨堂诗草》出版

暨职工文学创作座谈会发言摘编



编者按：

2018年4月26日，西山文联和万柏林区文联联合在西山文联书画活动室举办了宋树德《漏雨堂诗草》出版暨职工文学创作座谈会议，来自基层前后山单位和区文联驻地单位的近六十名文学创作爱好者和书友参加了座谈交流。

西山文联体协副秘书长傅澍乾主持会议并讲了话，万柏林区文联主席高海琴在会上发了言，她对《漏雨堂诗草》的出版表示了祝贺，宋树德在会上谈了创作体会。西山职工文学创作协会主席马小君和区诗词学会副会长高海生等人先后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漏雨堂诗草》的出版是西山和全区职工文艺创作界的一件盛事，是职工文学创作的一次检阅。

现本刊摘编部分发言，以饗读者。

一、宋树德（诗人、书法家，《漏雨堂诗草》作者）

各位领导、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感谢文联为这次活动提供了这一平台，各位领导及朋友们能在百忙中莅临指导使我深谢意！我在西山工作四十年，如果说有所成绩离不开各位领导对我的关心帮助和支持，我感受颇多。我是一个书法爱好者，我写诗的初衷是为了博学多识，丰厚底蕴，培养字外功，为我的书法创作提供丰富的内涵。西山培养了我，我对西山有着深厚的感情，歌颂西山、歌颂矿工是我发自内心的声音。读万卷书、行千里路，游览祖国山川，也写了不少咏物诗篇，间接地反应了我的爱国情怀。

集子里大篇幅地描述了我学书的认识、体会、感受和志趣。

书法是我终生的追求。“当与古人论高下，不和今世争寸分”是我的座右铭。这一切都在集子里有所反映，这三大块是集子的主要内容，当然还有些其他内容及词类。这本集子的问世得到赵克诚老师、李小鹏、郝天钦、康永平、安俊峰等大力支持，由涂向东出资出版，我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由于个人才疏学浅，诗的水平不高，会有不少缺憾，望各位方家批评指正。

二、高海琴（万柏林区文联主席）

很高兴来到西山文联！

“人间最美四月天”，在这个美好的日子，宋树德诗集《漏雨堂诗草》出版暨文学创作座谈会在这里举行，我代表万柏林文联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也带来一幅楹联对宋树德先生在书法和诗词艺术

上做出的成就表示衷心的感谢：

漏雨堂正之夫子集诗稿；采金地然也书家之词人。

我与宋树德先生于1993年相识，他是一位集书法、篆刻和诗歌于一身的“文武全才”，是万柏林和西山文联书法界之瑰宝。作为万柏林区和西山文联书法界的领军人物之一，宋树德先生通过多年孜孜不倦的探索和勤奋的努力，把书法艺术推向新的高地。多年来，他笔耕不辍，诗作不断，创作了很多优秀的诗词。

欣赏宋树德老师的诗词：有的是小情趣，反映出大美好；有的抒发了蓬勃大气的胸怀；有的则让人感受到抒情和诗情的有机融合，这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也有妙手偶得的灵感，从中可以体会到作者迸发出的真情实感。

近年来，万柏林区的环保工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划分了四大片区，其中西山就有两块，这势必会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也成为万柏林区文学创作的主要方向。近期，我们将举办“我与改革共成长”征文活动，希望大家踊跃参加。

最后，祝愿宋树德老师艺术之树长青！

三、马小君（中国煤矿作协会员、西山职工文学创作协会主席）

今天，我们西山文联、万柏林区文联在这里举办宋树德诗集《漏雨堂诗草》出版暨文学创作座谈会，这是企业和政府的群众文化团体为业余文艺爱好者办的一件好事。作为书法家的宋老先生，书法造诣很高，诗词创作也硕果累累，是我们企业人才队伍中杰出代表和领军人物。在这里，对宋先生的诗集出版表示衷心的祝贺！

宋老先生在书法领域和诗词创作领域里取得的丰硕成果，与他多年来扎根生活、潜心钻研、勤于思考与感悟分不开——正如他在《七十寿诞暨“印痕”首发》诗句中所说：“博览通变得真谛，水到渠成乃出新”！读他的诗集，无论是出行游览，还是读书笔记，都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悟、所得，付诸笔端，成文成篇。这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有着积极的示范和启迪作用。我们每个青年创作爱好

者，要学习宋老老骥伏枥的探索精神和笔耕不辍的勤奋精神，扎根企业、扎根生活，感悟自然、感悟社会，在生活中创作，在创作中生活，为繁荣企业和社会的文化事业，奉献更多、更美的作品、精品。基于此，才称得上是不忘初心，不辱使命，也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生。

《万柏林文艺》、《七色花》刊物，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提供了良好的创作园地，愿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让花开并蒂，香飘四季。

四、赵克诚（原太原市楹联家协会副主席、西山职工文学创作协会副主席）

宋树德先生是中国书协会员，知名书法家，西山书法界的领军人物。我们是多年文友，属同龄人，他长我两岁，是我老兄。早在2004年5月，西山四位中国书协会员宋树德、张俊才、刘政群、周先宝在晋宝斋举办书法作品联展，我曾当场给他们每人撰了一副嵌名联表示祝贺。赠宋树德先生的联文为：立身处世无非树德；泼墨挥毫贵在率真。2012年（龙年）冬，西山文友们为宋树德先生七秩荣寿暨篆刻集《印痕》面世举办庆贺活动，我又即兴赠送贺联一副，请他的弟子李晓鹏书写，联文为：古稀留印痕，身心俱泰；翰墨抒情韵，德艺双馨。去年，先生找到我，说计划出一本个人诗词汇集，将他多年来陆续创作的格律诗词作品一厚册稿本托我先行看一看，提提意见，我当然义不容辞，遂用了几天的时间，将这本纯粹手写的书稿认真拜读一遍，从内容到形式，总体感觉不错，值得编印留存于世。

先生的书法水平、篆刻功夫，此前已出过书法集、篆刻集，且在省城、在家乡办过个展，业内已有定评，而今又编印这本诗词集，尽管篇幅不大，但集中展示其一生文艺成就的另一面——敲诗填词，体现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执着的传统继承。这样，书法、篆刻、诗词三合一，堪称完璧。以了夙愿，以启后学，可喜可贺！

值先生这本《漏雨堂诗草》出版面世之际，特再撰一联以示祝贺，联文为：漏雨堂，正之夫子集诗草；采金地，然也书家亦词人。

五、周成立（西山职工书法协会主席）

今天在这里召开宋树德老师《漏雨堂诗草》出版座谈会，我谨代表西山职工书法协会表示热烈祝贺！

宋树德同志是西山职工书法艺术界的领军人物之一，同时他在篆刻、诗作方面也取得了好的成绩。究其原因，我认为这与他人格特点密不可分。我与宋老师认识已经三十多年，多年的交往中，我认为他是一个有“三心”无“二意”之人。所谓“三心二意”，意指犹豫不决或意志不坚定。宋树德同志有“三心”无“二意”，就恰恰相反。他能做到意志坚定，“咬定轻松不放松”，为了自己的艺术目标，倾其毕生精力奋斗不息。

我认为宋树德同志具有的“三心”是：一是耐心，耐得住寂寞之心。他生活俭朴，不抽烟、不喝酒，应酬少，为自己对艺术的追求争取了大量的时间；二是恒心，持之以恒之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能在书法、篆刻、诗作三方面都取得较好的成绩，没有几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的艰苦努力，是绝对不可能的；三是细心，细致入微之心。这本诗集，虽然内容不是太多，但是，诗词创作，是文学创作皇冠上的明珠，如果没有对生活细致入微地观察，没有对生活细致入微的感悟，那是写不出诗来的……

宋树德同志是西山职工文化艺术界的老同志之一，“苍龙日暮还兴雨，树老根深犹著花”。希望他的艺术之树长青，也希望他密切联系职工群众，对年轻的同志在艺术方面做好传帮带，为西山煤电职工文化艺术素质的提高，继续做出应有的贡献。

六、王 琥（万柏林区书协主席）

今天是我第二次来到西山文联，很高兴看到这本诗集，对作者宋树德先生很是崇敬。多年来，万柏林区和西山文联在宋树德先生等人的引领下，取得很大的进步。而宋树德更像一位精神领袖，有很强的影响力。宋树德这一代人，当年生活条件艰苦，创作环境恶劣，但是他们不懈努力和积极向上的精神值得年轻人学习和借鉴。

现在的文化，更像是一种快餐式的文化，年轻

人也缺少了刻苦学习的劲头，很难创作出真情实感、情感丰富的作品，其作品也往往苍白无力，很难引起人们的感悟和共鸣。翻阅宋老师的诗作，尤其对《偶得》很有感触，表达了作者在春风中的愉悦和创作时怡然自得的心境。书法和诗歌的创作与创新，诗歌要领先一步，书法的创新则更难，非常佩服宋树德老师的是，他用一生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事业和爱好。

最后祝宋树德先生身体健康，长寿！

七、霍鹏博（西山新闻中心副主任）

宋树德老师《漏雨堂诗草》发布会，是万柏林和西山文联的一件喜事。宋树德，字正义。从宋老师的名字当中可以看出，既有父辈对儿子树立德行的勉励，又有对自身品格的要求。阅读宋老师的诗词，感触很深。诗中既有对《张家界》“连峰铺锦绣，叠嶂饰斑斓。云动群仙舞，岚浮众壑妍”的陶醉，又有《感怀六首》“小楼清静静，书屋乐融融”的忘我；既有《忆王孙 观泰山经石》“不虚行，顿悟心开眼界明”的悟道，也有学书偶得中“当与古人论高下，不和今世争寸分”的专注；既有学书中“写道飘摇处，无形更有神”的洒脱，又有“当成大雅气恢宏，古拙沉雄见性情”的追求；既有“乘风破浪驾长空，展翅鲲鹏上九重”的豪迈，又有“年逾古稀心不老，诗书漫道奋登攀”的执着。

纵观宋老师的诗词，语言美、意境美、画面美。诗中体现出作者安于书法、乐于书法的悠然自得；表达了他对老庄和传统文化的向往；抒发了他独特的人生体验；显示了诗人的气度的奔放。同时他也有与司马光《和邵尧夫安乐窝中事吟》“我以著书为职业，为君偷暇上高楼”和王安石《北山》“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的精神交融。充分表现出宋老师作为一个书家和诗人丰富的精神内涵和内心世界。

向宋老师学习，致敬！

八、高海生（万柏林区诗词学会副会长）

很高兴参加宋树德诗集《漏雨堂诗草》出版暨文学创作座谈会，通过聆听大家的评价和浏览宋树德老师的诗作，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宋老师是一位

集书法、篆刻和诗歌于一身的长者，诗集中《学书12首》的“读书开万卷，腕底起云烟”、“治学何尝与世争，孜孜耕耘不求荣；须从博古开新意，切莫随时钓誉名。”和《偶得》“小院梨花雪舞，清居翰墨飞烟；心潮涌来助兴，情激诗绪连篇”等诗句，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些诗，表达了先生的人生感悟，是精神和情感的介入，是人与社会和自然界的融入和共生。

最后赋诗一首，表达我对先生的敬意：

但凭诗笔奏心弦，
音符穿成鸿雪篇；
今日西山逢际会，
我辈幸得仰前贤。

九、潘洪科（诗人，省作协会员，中国煤矿作协理事，西山职工文学创作协会秘书长）

宋树德的诗集《漏雨堂诗草》的出版，是西山职工文艺创作界的一件喜事。宋树德老师多年从事文教工作，是从矿山走出的书法家、诗人，他是山西省诗词学会会员，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煤矿篆刻委员会委员和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著有《宋树德书法作品集》、《宋树德印痕》等书籍。他的这部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漏雨堂诗草》集，是从他近年来创作的诗词中选取的行走于各名胜景点及描写煤矿工人的五律、五绝、七律、七绝作品百余首的结集。

宋树德老师的诗质朴、大气，诗中渗透了诗人和书家对人生的感悟和自然界赋予世人独特的情感与体验，彰显着诗人博大的思想与为文、为人的品质；如《学诗十二首》之六：“书中藏妙理，字外悟玄机；金石随刀舞，诗情伴墨飞。”用平实的语言，道出了“学书”的“妙处”与哲理；再如之八：“情逸任逍遥，挥毫血涌潮；狂来浑不顾，一扫百愁消。”写出了书家与诗人的狂放与气度。

细读宋老师的诗，有他直抒胸臆的绝唱，如《教师节有感》：“三尺讲台情独钟，一张黑板趣无穷；呕心沥血何图报，桃李芬芳唱大风。”和《观矿工书画展》之一：“笔走龙蛇神鬼惊，帧帧画卷写真情；丹青出自矿工手，铁臂挥来两文明。”更体现

出了他对煤矿生活和矿山文明发展的赞颂。在《观十里画廊》一诗中，他这样写道：“绝秀山峰造化功，云遮雾罩露娇容；千姿百态多奇幻，扑朔迷离入画中。”可见诗人借“画”喻情，对自然界美景的畅想与向往。诗集中让人品味的诗作还有《骆驼》《登峰山》《老黄牛》《朝圣路上》《青海湖》等，给人以顿悟和联想。特别是《偶得》这首：“小院梨花舞雪，清居翰墨飞烟；心潮涌来助兴，情激诗绪连篇。”道出了诗人的随性。

记得在多年前，我曾在编早年的刊物时，就读过和发表过宋老师的诗，当时记得是一组几首，其中一首是写陋室听雨的内容，但是怎奈时间久远，记不起了。好在在《漏雨堂诗草》里读到了“漏室听滴雨，窗前鸟雀忙；兴来毫漫舞，闲适读周庄”的佳句，让人叹之！这就是诗人的性情。

纵览全书，诗集中个别作品意象上尚显不足，表现单一，有欠丰富之感，有待在今后的创作中润色提高。

十、皇甫琪（西山职工文学创作协会会员，作家、赵树理文学奖获得者）

祝贺宋树德老师《漏雨堂诗草》的发行，这本书在前几天拿到后，认认真真地看了几遍，感触很深。我与老宋在参加工作时就认识，至今已有四十多年。对老宋谦虚的书品和人品，乐观和勤奋的精神有着深刻的印象。诗集《学书十二首》是很好的创作之谈，立意深、语句美、意境高，当中贯穿了很多学习书法的经验和体会，为书写者提供了很好的营养。书法爱好者仅仅苦练还不够，练习时要多看多思，要注意提高自己文化修养和积淀，只有靠文化支撑的作品才能体现出较高的思想境界，作品中才会有灵魂。

十一、冀小强（西山职工书协会员）

宋老师的诗、书、画、印是“四绝”。常言道：诗言志。宋老师关于书法的诗词，将理论贯穿其中，对学习者有很大的帮助。他的游历诗词，磅礴大气，很有“苏辛”的风格。很值得我们学习。

十二、刘同成（西山职工文学创作协会会员，评论家）

写出真性情，就是好作品。似宋树德老师这样纯粹做人、纯粹书写、纯粹写诗，便做成了好人，书出了新意，写出了好诗。

十三、崔超（西山职工美术协会会员，美术教师）

宋老师是在阴暗的、偏僻的房间里挺立起来的书家和诗人。待人的真诚和诚恳、教学的诲人不倦、为人的不记名利，是他人品的真实写照。

正是有了“漏雨堂”的艰苦和磨练，才有了他凤凰涅槃的今天。他的努力，对我们的生活、学业和工作有着莫大的帮助。做人做事，无论做到什么程度，走到什么样的顶峰，首先要先学会做人。这是宋老师带给我们的启迪和收获。

十四、张文军（西山职工书协会员）

从师宋树德老师学习书法，从而走上正轨，尤其是跟老师学习隶书后，技艺有了明显的长进。尤其是老师如同他名字般的品行，高山仰止般的人格魅力，让我由衷地敬佩。

十五、王刚（西山职工书协会员）

他是一个有野心的老小伙！诗书的喜爱和执着，造就了他今天的成就。

十六、李哲（西山新闻中心记者、宋树德学生）

宋树德老师的书法和诗词，雄厚、端庄，正气不乏性情，具有庙堂文化的深厚，如果说诗歌是带着镣铐跳舞，那么说，宋树德老师跳的很优美。

（鲍文昌 整理）

《漏雨堂诗草》出版贺诗二首

张冬梅

诗书曲墨文章妙，
做人清正品德高。
书法挥洒占鳌头，
煤海扬名树新貌。

范孟师

诗草名家作，
文思沁翰墨。
不落世俗里，
要与同道蹉。

宋树德《漏雨堂诗草》诗选

学书偶得十五首

一

耻随时尚逐风云，
淡泊无为自慰欣。
当与古人论高下，
不和今世争寸分。

二

治学纯真贯一生，
诗书万卷路千程。
急功近利凡夫子，
大器还须晚后成。

三

当成大雅气恢宏，
古拙沉雄见性情。
但作奇才经危难，

岂沦俗辈且偷生。

四

治学何尝与世争，
孜孜耕耘不求荣。
须从博古开新意，
切莫随时钓誉名。

五

书兴来时恣意狂，
驰骋艺海心徜徉。
豪情涌外形神备，
领异标新弃故常。

六

风神烂漫不追形，
无拘无束写性灵。
博古融通寻我法，
老来炉火见纯青。

七

落纸烟飞已忘工，
挥来洒去墨空盈。
拙奇怪丑精神在，
无法源于有法中。

八

挥来即兴少思量，
乱石铺街任激昂。
旭素杨疯徐谓去，
风流更显一书狂。

九

师古求新弃俗尘，
善于通变始风神。
养成大拙方为巧，
学到如愚乃至纯。

十
方寸之间趣味多，
白红虚实耐琢磨。
忽然灵感来时急，
刀舞翻腾一气呵。

十一
年过古稀志不衰，
诗书最解我胸怀。
幽居俗斋心如镜，
写地挥天任我来。

十二
腕底秃毫龙凤舞，
池间宿墨浪花飞。
胸中浩气随心逸，
粗楮毛边应手挥。

十三
雕作修削非我为，
凑刀狠准石屑飞。
自成一格随心欲，
寓苦于甜在一挥。

十四
疾风暴雨墨淋漓，
落纸云烟鬼魅奇。
一扫庸流雕小技，
胸襟直泄费人知。

十五
粗楮秃毫淡墨痕，
翻来覆去迹无存。
流失岁月谁人晓，
不问前程慰梦魂。

壶口观瀑

黄水苍茫接九天，
高峡突兀锁龙咽。
银珠飞溅千寻壁，
金瀑直插幕丈渊。
咆哮惊雷裁谷壑，
奔腾骏马踏山川。
势如破竹难阻挡，
横扫千军勇向前。

抒 怀

英姿飒飒喜由衷，
落落胸怀气若虹。
笔走龙蛇江海笑，
刀穿金石鬼神工。

丹青泼染悬河汉，
诗性涌来遶昊穹。
天马行空独来往，
精诚治学劲无穷。

感怀六首

一
窗前兰吐秀，
案上墨生香。
展卷开心鉴，
诗书蕴意长。

二
小楼清静静，
书屋乐融融。
读帖形神悟，
挥毫物我空。

三
案上颖飞疾，
池边墨溢香。
清居人恬静，
谁与论诗章。

四
漏室听滴雨，
窗前鸟雀忙。
兴来毫漫舞，
闲适读周庄。

五
翰墨驰风雨，
诗书豁臆胸。
清茶思雅韵，
浊酒去尘庸。

六
胸怀三界外，
眼放九州中。
泼墨风雷激，
诗情万绪浓。

教师节有感

银丝悄挂鬓，
两袖染霜尘。
金榜满堂彩，
老身何足珍。

滕王阁

高阁耸南昌，
江天两渺茫。

千秋传一序，
谁复记滕王。

咏竹二首

一
自有凌云志，
耻随垂柳枝。
虚心亦有节，
直立耸高姿。

二
杏月听雷动，
雨来欣向荣。
遮天终蔽日，
拔地与云平。

画梅二首

一
丹青随笔落，
老干著新枝。
无意争春色，
清香出砚池。

二
冒雪迎风笑，
凌寒独自开。
万花皆缩首，
谁与我同侪。

登鹤鹑楼

鹤楼登揽咏诗篇，
极目河东缅古贤。
麦浪翻波歌盛世，
桐花绽彩兆丰年。

朝圣路上

皮襟磨出破窟窿，
铁掌双双血染红。
朝圣虔诚真信仰，
叩程万里向天宮。



序

40年前，18位农民按下红手印的“大包干”契约，冲破思想桎梏，唤醒沉睡的大地，释放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动力。

正是从那一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开启了改革开放这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伟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此开启了伟大的实践征程。

40年来，中国经济滚滚向前、洪流不息，最宝贵的经验之一，就是不断改革——

用改革为发展松绑，用改革激发活力，让人民群众从改革与发展中受益。

今天，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用更高质量的发展来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难题，要用更坚定更深入的改革来破解。

一、春天的誓言

2018，国企国资改革步伐加快，力度加码。

2018，山西省国企国资改革再出发，“828工程”绘就新一年的改革施工图，“腾笼换鸟”将使产业结构更加优化。

契约化成为破解“三项制度改革”的有力抓手，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全面开花。

山西焦煤“一个战略，三大目标”部署意义深远，影响重大。

西山煤电勇于担当，瞄准全球最具影响力焦煤企业目标，战鼓铿锵，新征程上迈出新步伐。

在春暖花开的季节，我们讲述春天的故事，把希望的种子用心播撒。



看，“双为”理念深入人心，企业行动计划护航“八个现代化”。

听，春天的誓言，掷地有声，干脆立撒——

视频（王玉宝董事长在山西焦煤庄严承诺同期声）：我们将全面履职尽责，层层传递压力，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坚决完成指标任务；以契约化管理为重要契机和有效抓手，促进工作提档升级，全面激发企业活力，争当焦煤改革发展排头兵；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在山西焦煤旗帜下，团结带领西山干部职工，全力以赴，攻坚克难，认真贯彻会议精神，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山西焦煤建设全球最大炼焦煤企业贡献新的更大的力量！

二、矿山的回响

甲（基层单位负责人）：契约精神重在诚信，核心就是有诺必践，说话算话！

集团推行契约化，坚持“责权利”对等，充分授权，支持一把手选聘副职重新组阁，把基层班子持续优化。

人事权、物资采购权、薪酬分配权，权权相扣；硬指标、软环境、任期考核，步步为营。

围绕企业增效、职工增收的目标，想方设法把干部职工的动力激发。

我们给职工一个承诺，职工给企业一个惊喜。促进企业长远发展，谋求职工福祉最大化。

为企业、为职工，我，责无旁贷，甘愿披肝沥胆！

乙（基层单位负责人）：“一优三减”列出了时间表，排除了整改期，我们的任务就是，扑下身子抓落实，撸起袖子加油干！

工业化、信息化“两化融合”画出了进度表，明确了集合点，我们的职责就是，围绕目标破难题，倒排工期抓规范！

大道至简，知易行难。越是困难越向前！

为企业谋长远，长远起于今天；为职工谋福祉，福祉源于实干！

为企业、为职工，我，义不容辞，甘愿奋勇登攀！

丙（基层单位负责人）：不要“面子”要“里子”，以质量效益为中心的考核导向体系，寻求内涵式有效益发展正在回归成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

瘦身健体，扭亏脱困，防范风险，做强做大做优国有企业，是我们的职责所系，使命在肩。

为西山兴旺，为职工幸福，我，重任在肩，甘愿激情奉献！

三、群众的期盼

丁1（基层单位中层干部）：单位推行契约化，放眼身边，风气在改变，调皮捣蛋的没了市场，苦干实干的挺直了腰杆！中层干部作为中流砥柱，就得带头执行契约，率先垂范做给大家看，领着大家一起干！

丁2（基层单位队长）：一纸契约责任书，干部职工结成命运共同体，大家荣辱与共，休戚相关。完不成任务，咱这个队长脸上无光，指标超额完成，刚性制度刚性兑现！

丁3（基层单位工人）：签了约就是立下了军令状，企业运作如同行军打仗，自然，军中无戏言！

当工人，就要爱岗敬业，干好每一天，决不能是丛包软蛋！

丁4（基层单位工人）：干得好，有位子，有票子，有面子；干不好，摘帽子，丢票子，丢面子。契约化管理，我们不能置身度外，光说不练。干，才有幸福美好的明天！

四、和声

甲：实行契约化管理，有任期目标、有契约考核，责任更大、压力更大，确实夜不成寐，寝食难安。培育改革先锋，凝练改革成果，我们在行动，我们在实践！

乙：推进“一优三减”，“两化融合”，解放思想，破除藩篱，只要方向对了，不怕路远。

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今天的新长征，就是将改革进行到底。深水险滩，骨头难啃，改革，我们任重道远！

丁（合）：一把尺子量到底，一诺千金不走样。在奉献中成就自我，在发展中成就企业，在改革中成就未来。这是我们的的心声，共同的期盼！

合：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秉持契约精神，严守契约规则，凝心聚力，众志成城，打造全球最具影响力焦煤企业的宏伟目标，一定能实现！一定能实现！



学诗有感

（二首）

学诗有感

□傅澍乾

欣逢立夏聚朝南，
格律诗词浸矿山。
不忘初心平仄韵，
南腔北调共抒禅。

学诗

□张冬梅

风吹草绿四时天，
别院深深下满园。
各路精英来畅曲，
平平仄仄绕西山。

小胖跑腿 (小品)

□ 朱 熙

时间：某年新春腊月二十八上午

地点：王铁柱家

人物：王铁柱，28岁，某项目部工程师。简称：柱

田二妞，27岁，铁柱妻。简称：妞

小 胖，29岁，企业电视台记者。简称：胖

摄像师，24岁，企业电视台记者。简称：师

路人甲，25岁。简称：甲

〔幕启：铁柱家，设置简陋，沙发、茶几、椅子若干，右通卧室。〕

〔田二妞上场，拖地、收拾家。〕

妞：（叹气）哎，这都腊月二十八了，我家那口子还不回家……你们大家给我评评理，结婚前说的好好的，天天在家陪我，现在要么一回家就和我叨叨契约化，要么就住在工地不回家，等他再回来，我非得和他掰持掰持。（一边拖地一边唱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无奈的）。）

〔王铁柱手持行李袋，兴高采烈地上场。〕

柱：（敲门）老婆，我回来了……

妞：（生气、嘲讽）哟……你还知道回来呀你！

柱：（一愣）我不回来我去哪呀我？

妞：正好你回来了，我有话和你说。

柱：你等等，我先有话和你说，今年啊，单位评选我为劳动模范，等会儿有记者来家采访，你赶紧把家里收拾收拾。

妞：收拾什么呀，我话还没和你说完呢。

柱：（不等妞把话说完）赶紧收拾收拾，我先把包放了。（跑进卧室）

妞：（无奈地摇头拍手）看看看看，要么不回家，看这一回家连句话都说不上，我看呀，这日子就是没法过了（扭头冲卧室）没法过了。

〔小胖和摄像师进场，按门铃。〕

妞：这这这，又是谁啊……（开门）

胖：大姐，你好，我是小胖跑腿的记者小胖，（向后看摄像师）这是我的腿，这是王铁柱的家吗？我王哥回来了吗？

妞：（无奈）刚回来。

柱：（听闻）在在……（从家里跑出迎接）看身材是小胖吧。

胖：（不高兴的撇嘴）看长相是王工吧。

柱：对对对对对，快请进，快请进。（往客厅迎接）

〔田二妞一边回身一边解围裙。〕

柱：（拉田二妞衣角）四人进入客厅，坐下。乐呵些！

妞：（生气的一甩）还乐呵些，我保证不哭行吗？

胖：那咱们废话不多说，正式开始好吧。（示意摄像师）

师：（快速大声的）三、二、一，走。

胖：大家……

师：（打断）等等，哥，这屋里太黑了，能加个泡不。

胖：（一瞥）唉，你镜头盖打开了吗？三炮——

师：（打开镜头盖）不好意思。

柱：你这啥队伍啊，今天还特意加个泡呢。

师：（快速大声的）三、二、一，走。

胖：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劳动模范王铁柱王工的家里，首先有请我们的王工和大家打个招呼。

柱：大家好，我叫王铁柱，是咱金城公司普通的一名技术负责人，旁边这位呢，是我的妻子田二妞（二妞撇头不理），感恩啊感恩，感恩老铁，双击666，小礼物走一走。（激动地起身）

胖：（忙起身拉住）我们这是一个访谈节目，不是网络直播。

妞：（嫌弃的瞥眼）丢人。

胖：淡定一点。

柱：我这第一次接受采访，有点紧张，有点紧张。

胖：不用紧张，我们看镜头。王工，我们知道今年你获得

了金城公司劳动模范，有什么感想，和我们金城职工分享一下。

柱：（想）首先呢，我要感谢公司，把这么大的荣誉给了我，这是公司对我这一年工作的肯定，我一定更加努力，给咱们公司契约化做出更大的贡献。其次呢，我要感谢我的妻子田二妞，是她默默的付出，操持着家务，我才能安心地工作，（冲二妞）老铁，扎心了啊……

[妞生气状……

胖：好，非常好，我们这么优秀的青年代表呢，背后一定有一位默默付出的贤内助，有请贤内助，和大家说两句。

妞：（机械地）呵呵……高兴……呵呵呵……高兴（低头不语）

胖：（无奈）额——没了——

妞：人家不让说。

胖：哦，（看铁柱）不让说啊。

柱：（前言不搭后语呐呐）不让说。

胖：那咱们换个话题，大哥大嫂，结婚前你们谁先追的谁啊？

柱：（妞刚准备说话）唉，这我得说一说，你看你大哥，人高马大，玉树临风的，她追的我。当时呀天天去工地给我送饭，我都不带正眼瞧她的。

妞：就你这损色儿样，（对胖）就他长得这险象环生的脸，我能追他？我追你我也不追他呀……

胖：（语塞）额——

柱：你好，你现在光着身子跑出二里地，我要看你一下，算我流氓！

妞：你说什么呢你，要么不回家，一回家就和我吵架是吗？

柱：怎么了！

胖：（忙起身去劝架，冲铁柱）大嫂！

柱：（推）谁是你大嫂。

胖：（冲二妞）大哥！你别冲动！

妞：（推）谁是你大哥！

胖：（猛拉他们坐下）咱们还录像呢，录像呢！

妞：（推开铁柱，挨着小胖坐下）让我和小胖说。（踢铁柱一脚）

柱：说就说呗！（默默拉椅子坐下）

妞：这个男人，结婚前天天一束玫瑰花，一口一个小甜甜，

现在叫人家什么，铁猪夫人。你说损不损？现在连个我爱你都不说了，（对柱）来，说个我爱你，让我们听听。

柱：唉，说那伤感情的话干嘛。

妞：就这种态度……我们结婚半年了，有个两岁大的孩子一直是我在照顾。

柱、胖：（二人同时惊讶状）什么？

妞：（做思考状）呀，不是，是我们结婚两年了，有个半岁大的孩子，你看看你把我气的都糊涂了

柱、胖：（二人同时泄一口气）差点出事。

妞：我白天照顾完老的照顾小的，邻居碰见我还和我说，哎呀，你家男人真是家里的顶梁柱呀，我说是啊，是和个柱子一样矗在那一动不动，你说，我要这铁柱有何用……

柱：你好，人家都说女人能顶半边天，我家这半边天压根就没晴过，不是下雨就刮风，不是打雷就闪电。

妞：你天天不回来，我早就把床都换成上下铺了！

柱：小胖我也不瞒你了，我早已是她睡在上铺的兄弟了……

妞：变成兄弟以后不是关系缓和多了么……

柱：是缓和多了……

妞：我们现在出去吃饭，他都和我抢着结账，人家说，让我来，这是我家附近，我说，你说什么呢？这也是我家附近，你赚点钱也不容易，留着请前女友吃饭吧……兄弟加油。

柱：（掏出兜里的二十元钱）小胖，你给哥评评理，一天给这点钱，谁家前女友这么便宜，给我来十个八个的……

妞：呀呵，你还真想找啊……

柱：你说你，天天说话阴阳怪气的，明明知道单位今年实施了契约化，又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你怎么就不能体谅支持我一下？

妞：我怎么不支持，还要我怎么支持！

柱：你无情、你冷酷、你无理取闹……

妞：我哪里无情、哪里冷酷、哪里无理取闹……

柱：你就是无情、就是冷酷、就是无理取闹……

妞：你比我无情、比我冷酷、比我无理取闹……啊……我不过了……（一边哭、一边拿行李箱往外走……）

柱：走吧，走了就别回来！

胖：大姐，大姐，大姐，别冲动……（伸手拉住二妞，对着镜头）说：广告之后，更加精彩哦……

[小胖二妞坐椅子上]

甲：（上，背景音乐起）金城大酒店，选自早市最新鲜的食材，经过九九八十一道工序，层层筛选，送上您的餐桌，都是傲娇的菜品，只卖呆萌的价格哦，欢迎大家前来品尝……（看表）呀，时间不早了，我得去抢饭了……（跑着下场）

胖：欢迎回来，大姐，其实我大哥这一年也不容易，来之前，我对他这一年的工作环境有所了解，你看（递上图片，背景放KTV照片）。

妞：（气急败坏）我一天就给他二十块钱，他居然能去这个地方。

胖：（忙抢回）呀，这是我上个节目的，你看，是这个。（重新递上图片，背景放工地照片。）

妞：（看了默默流泪），说我也不是不理解呀……可是你看他那个态度。

胖：好，我说说大哥。大哥，你看看这个家，要是没有大嫂的默默付出，收拾的这么井井有条，你怎么能安心的工作。

柱：我也知道，可有时候我就是控制不住我自己嘛……本来我今天回来，给她准备了个小礼物。

胖：哦？是吗？镜头交给你……请……

柱：老婆，老婆你来，老婆这一年你为这个家付出了太多，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咱两结婚的时候，我连个钻戒也没给你买，（从口袋里掏出钻戒）老婆，我爱你！

妞：（愣了几秒）怎么这么恶心呢？

柱：我说我不说，你非让我说！

妞：唉——趁着今天我们把结婚照也拍了吧……

[田王二人拉手走到门口。]

胖：两位请留步，我们最后还要录一段结束语！

柱：好，走……在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我代表金城职工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

妞：我代表所有金城家属，说一句：多理解，多包容，合家欢乐，我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

[田王二人下场]

胖：多么温馨感人的一幕，在这里我也祝愿金城人阖家欢乐，万事如意，我依然是大家最爱的小胖，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胖：（放松问摄像师）唉？录得怎么样？

师：录的挺好的，（惊）呀！摄像机没电了……

胖：（紧张状）啊？那还不快追？大哥……

[摄像师跟着退场。]

[切光……]



皇甫琪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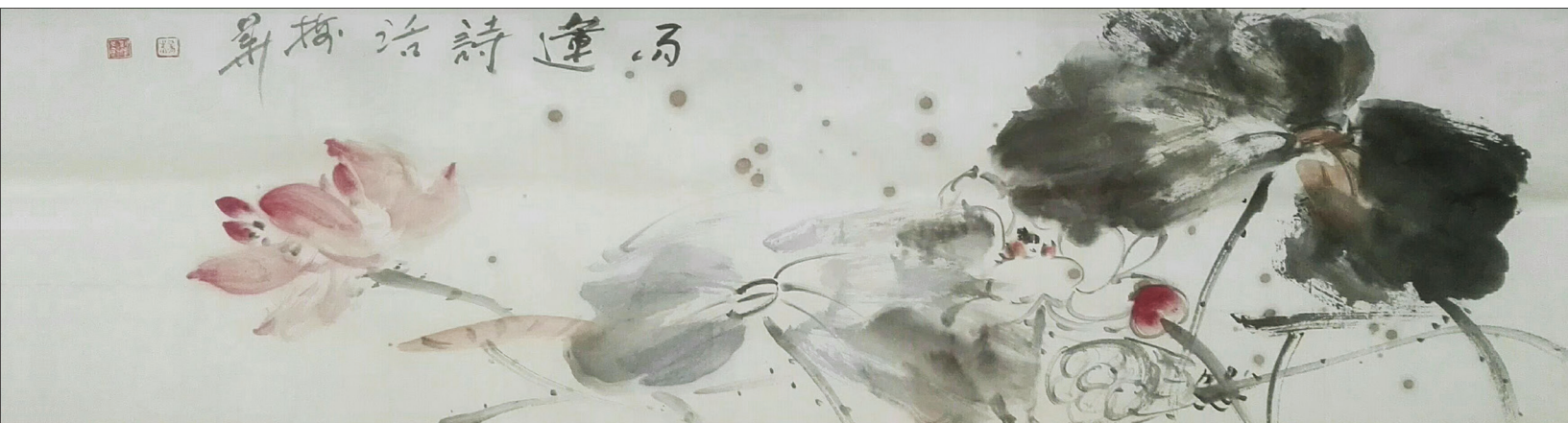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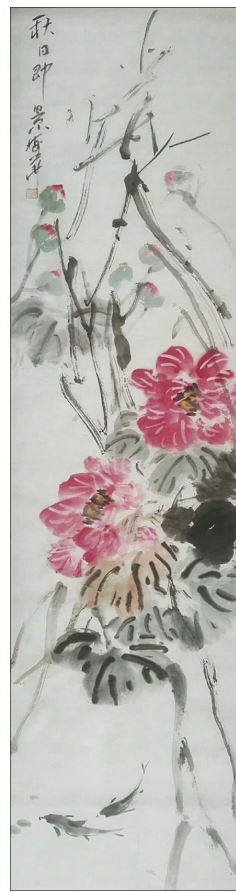
讯

6月26日，中国作家协会发布公告，公布2018年批准入会名单。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会议审议批准524人为中国作家协会新会员，其中山西省13人，集团公司退休职工、作家皇甫琪成为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第一位西山人。

皇甫琪，原籍原平市大林乡，为西山煤电退休职工，曾在官地矿、西曲矿等单位工作，出版有小说集《寻找那半个圆》《雪儿》、长篇小说《龙宫》、长篇纪实《崞山下的古村落》。皇甫琪近年创作颇丰并频频获奖，在《当代》《中国作家·纪实》《山西文学》《安徽文学》《阳光》等期刊发表纪实作品、小说数十万字，小说《寻找那半个圆》、纪实文学《岁月有价》分获第四届、第六届全国煤矿乌金文学奖，中篇纪实《煤矿农民工》分获2010-2012年度赵树理文学奖、第七届全国煤矿乌金文学奖，纪实文学《在底层叙述底层》获《山西文学》2011年度优秀（非虚构）作品奖。

（谢夏雨）

杨树华国画作品选





从矿工队伍里走出来的 矿工摄影师

文 / 刘戍梅



刘志刚，中国煤矿摄影家协会理事、山西省摄影家协会会员、太原市摄影家协会会员、太原市万柏林区摄影家协会副主席、西山煤电集团摄协常务副主席、山西省煤炭系统“摄影十佳”荣誉获得者。曾被授予西山煤电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多次被评为山西省摄影家协会优秀会员。



秋日牧歌

一次偶然的的机会，和刘志刚老师在内的老摄影家们合作了一把。见惯了台下扛着长枪短跑穿梭来往的摄影师们忙碌的身影，那次却被这些老摄影师们沉着、老练、沉静的姿态深深地吸引住了，不由得想更深入地了解他们这一辈摄影师的工作状态，便联系了刘志刚老师。

刘志刚 1952 年 1 月出生在太原，从小看到父亲常常拿一台小型照相机为他们拍照留影并冲洗成照，就觉得那相机里透出一股浓浓的神秘感，很好奇人是如何被印到上面的。这样的好奇一直影响着他，直到他参加工作。

参加工作后，刘志刚一路从掘进工、采煤工、工会干事、工会生产部长，走上了党委宣传部长的岗位……许是冥冥中的安排，他在工会和宣传口终于接触到了神往已久的照相机，爱好加上工作需要让他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看刘志刚的作品，有大自然的旖旎风光，有城

市的五光十色，但更多的是他镜头下的矿山、矿工。他说他总是把矿工比作“太阳”，是因为他们能给我们带来光明和温暖。读懂“太阳”，是他一生追求的摄影主题。因为矿工们长年累月工作在地层深处，用辛勤的劳作和汗水传递着光和热，他们牺牲了阳光和新鲜空气，为我们带来了光明与希望。所以，在他心里，矿工和矿山就是创造光和热的源头，是最美、最灿烂的画面。

刘志刚下了 15 年的矿井，在掘进撑子头和矿工们打过炮眼，在采煤工作面和他们一起挖过煤，熟悉他们身上工作服散发出的浓烈的汗味，也喝过升井后他们热炕头上的高粮白酒，这让他更深刻地体会到“老婆娃娃热炕头”一句普通的俗语所带给矿工的幸福感。太阳每天都从东方升起，矿工每天都在下井或升井，他看着他们的身影，目送着一批批下井的人，迎接着一群群上井的人，在分秒中体会着人生，在记录中留下了矿山和矿工的影子，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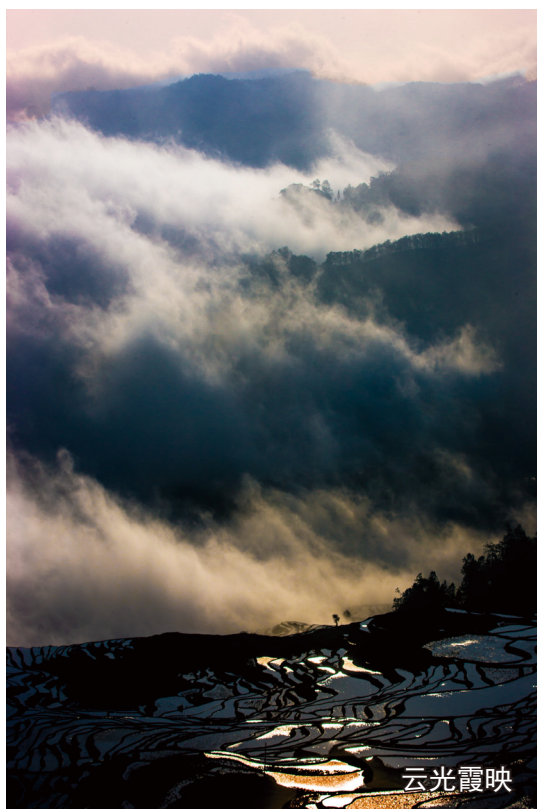
古与今的接轨



摄影的理念中感悟到了“太阳”的故事。

从事宣传、摄影工作 30 余年，加上这么多年不懈的坚持，不但让刘志刚收获了众多奖项，更收获了矿工们的尊敬和热爱。他的作品，尤其是工业题材的作品，先后在《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煤炭报》《山西日报》等省、市报刊发表，获得许多摄影专家的好评。代表作有《省委书记和矿工在京大高速筑路工地》《光与热的奉献》《激战之后》《古与今的接轨》《亲情》《2009 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光明与梦想》等，连续多年入展平遥国际摄影展，作品多幅多次获省和国家级影展的奖项。《父子》获 2014 奥地利超级国际巡回摄影展优秀奖。

大气磅礴而又无比震撼的视觉效果是刘志刚作品的标签，他因善于大量使用广角而使作品极具观赏力，名山大川、矿区美景、企业风采、矿工家属等等，他无不涉猎，使我们感受到了一次次美妙的



视觉冲击。

在大自然宏大场面的表现上，刘志刚也是独具慧眼，拍出了许多很美的作品。他的作品给人带来很强的视觉冲击力，他赋予照片颜色、光泽的对比，加上独特的构思、精致的设计，使得每一组风景都给人一种观看欧美大片的的感觉，尤其是日落与晨曦中蓝天、白云与地面景物的映衬让人心旷神怡、动人心弦。

也许可以这么说，当一个人把兴趣当成一种甜蜜时，为此付出的一切就都不在话下了。在这种甜蜜的牵引下，刘志刚的摄影作品从构图、用光、角度等各方面来看，都能让人透过美感受到背后所支撑的东西。

浏览刘志刚担任摄影网站版主的网页，里面除了各种摄影知识等的交流外，更有对他作品的点赞。

说起摄友们的这些评论，刘志刚谦虚地笑了：“其实我做版主更多地是想为大家服务，把更多的经验和技巧传递给大家，至于他们的‘点赞’，我只是当作一种鼓励和责任，以此来激励我拍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